

工商各業
白手興家

致富錦囊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狀元

MG
K825.3
13



興白
家手

致

富

錦

囊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狀元

上海大通圖書社編印

白手
興家致富錦囊

引言

語云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旨哉斯言。人苟能精於一技。不論屬於知識或技能方面。都可到處謀生。決無凍餒之憂。且可白手成家。面團團作富家翁。著者行年六十矣。就余半生來耳所聞。目所見。在二三十年前。固屬一目不識丁之窶人子。所賴以維持生活者。一種隨身薄技耳。既不托賴資本家之援助。又不憑藉達官巨紳之勢力。祇恃一己之奮鬥精神。經營其特長之事業。精益求精。名聞遐邇。營業蒸蒸日上。盈利歲歲增多。初僅一頁販耳。繼則設肆雇夥。擴張營業。獲利更厚。因是積財至十餘萬。或數十萬者。所見不鮮。諺不云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懷薄技以起家致富者。即各該行中之狀元也。爰將見聞

所及之確實致富詳情。彙輯成書。用資經營事業者之借鑑。定名曰「三百六十行致富錦囊」。收三百六十行之名稱。乃屬江湖上之流行語。別之曰「斤皮利載」。四行。此係江湖切口。字義索解人不得。際此實行新生活時代。「斤皮利載」。四行中之事業。如套紅杆、抽糖塔、抽牌九等。大半屬於賭博、誘騙之末技。非但不能致富。並且有干例禁。故本書不以「斤皮利載」。四行分類。而以法律範圍內之正當行業。確切有致富事實者為資料。凡記一行。必有一行之特長。而能起家致富。可資人仿行者也。閱是篇者。能發奮興起。則著者之意為不虛矣。

白手
興家致富錦囊目次

引言

馬詠齋

少泉瓜子與栗子大王

水手楮銀全

手民喬亦辛

印刷家趙涵波

書業大王夏粹芳

紙傘匠呂四

馬文齋之梨膏糖

口技魯東巴

賣傷藥者楊幼堂

戲法家洪頂子

鼻技鄧增慶

捕蛇者跛丐

酒行司務章豫大

銅匠倪三友

鐵匠金阿水

竹匠俞昌大

鼓手歐陽福

米行夥紀郭成興

賣漿糊者張雲生

皮匠唐永壽

紹興乾菜商羅直之

萬年青發明人陸良生

南翔饅頭

賣牛肉馮三

毛筆匠曹左工

織補張成

紅帮裁縫朱順生

樵夫趙海觀

賣豆腐圓子郭根興

嘉定刻竹者唐霓

洋油販錢幼山

收舊書李士超

漆工毛順保

木工錢小山

觀枚拆字凌瞎子

帽工邵老升

洋鐵匠何根壽

南京板鴨創始人

粥菜大王朱紫陽

油坊夥紀孫挹芝

賣糖菓者文魁齋

賣水菓金

楓涇醬蹄發明人

茶博士戈增大

紙版底紙發明人

△香烟推銷員石小堂

車匠梅春生

理髮匠何四根

花樹匠沈松

磚瓦行主陸幼江

△桑葉大王夏湘如

繭衣掇客石土玉

米行主汪裕豐

布行主謝小印

芹菜大王沈成福

豬行主許荷生

改良錫箔之潘小軒

茶葉行主汪裕如

毛毛匠李南生

槽坊主駝背

胰皂廠主姚雨生

△象皮鞋發明人

南貨店夥呂云生

紙紮匠林小成

花爆匠劉申子

典當經理易來丙

木行主童劉槐

紗布商舒鳳凰

中藥商童壽昌

碾米廠主夏炳云

國貨商場主姜石屏

人力車公司發起人

南洋烟草公司發起人

洋碱製造者梅一笑

蠶蛹油發明人

螺鈿鈕扣廠主但富海

賽銀禮品發明人

花邊廠主章立之

養魚致富之錢云甫

墨水店主康作之

造紙廠主季三立

外國糖菓廠主沈明初

織機匠許容如

賽真象牙發明人

造糖廠主邱富海

薄荷錠製造者

火柴廠主張有成

坑邊紙製造家陸芝山

五金店主季坤生

白手
興家
致富
錦囊

馬詠齋

馬詠生。常熟梅里農家子。初從鄉下廚司學烹飪。三年期滿。所煮菜肴佳妙。能得人讚美。惟依人作嫁。鮮有出息。遂離師自立。開設飯館於梅里東街。烹調雖妙。主顧寥寥。勉力支持一年。債台百級。不得已停止營業。坐食維艱。赴城謀充飯司務。無人雇用。因居小客棧中。思維再四。祇有賣熟食。可以維持生活。便懇逆旅主人作保。向山西人充發來常之徒犯。借到大洋四元。購辦提籃、砧木、切菜刀作生財。開始祇購猪肉三斤。雄鷄一對。宰殺收拾乾淨。用遠近馳名之華墅好醬油。醃浸一日夜。取起置鍋中。加適量之清水黃酒並蔥薑。用文火煮至硬酥時。加下浸鷄肉之醬油、大茴香。再煮到九分熟爛。最後加糖。將汁水收乾。

入鷄肉中。移置提籃。持往各酒肆及烟館中兜售。鷄肉烹煑得鹹淡適口。鮮美無比。酒客烟徒買過一次。以後便成老主顧。見面必購。營業日漸發達。時在有清末葉也。及至民國二年。手頭積有數千元。於是賃屋於城市前街。創設馬詠齋燒熟店。出售熟鷄鴨熟猪肉。概冠一馬字。稱之謂馬鷄馬鴨馬肉。兼售熟蛋及鷄魚肉鬆。遠近聞名。買客紛至沓來。十餘年有盛無衰。及至馬詠生壽終。積有四五萬現款。其子小詠接手後。箕裘克紹。設一分店於姑蘇營業之發達。更甚於老店。小詠經理兩店。不遑兼顧烹調。指派趙二專司烹調。何福專司宰割。趙二心生涎羨。意欲辭歇開店。與小詠競爭營業。始嫌薪工太薄。小詠允其所欲增加之。繼嫌鷄鴨毛猪骨中未派分利。小詠又允其所欲分與之。詎知趙二依然辭歇。旋於鄰近設一同樣之燒熟店。自仗烹調名手。必能戰勝馬詠齋。小詠觸目驚心。怒髮冲冠。決定與之奮鬥。探得趙二祇有八百元資本。容易對

付。卽向宰割夥紀曰。趙二太覺忘恩背信也。彼由學徒升充烹調司務。兩次聲稱出息少。加薪分利。我都依允。不料彼依然辭歇。設肆經營。若然開設在稍遠之地。尙可宥恕。如今與我望衡對宇。故意與我競爭營業。我容退讓。要被天下人唾棄。決計與之奮鬥到底。實行無限期大放盤。爾儘可任意多宰給買客。但求門前主顧擁擠。莫愁虧蝕。好得蘇州分店。每月尙有盈餘。準備將分店之盈利。移補本店之放盤虧耗也。於是同行競爭。便宜吃客。二百文熟肉。約重八九兩。其他醬鷄鴨等。亦比往日多出半倍。無怪午晚兩市。買客擁擠不開也。結果竟被其戰勝。小詠堪稱跨灶子。總理店務更勝乃父。積財倍多於前。馬氏父子。堪稱燒熟行之雙狀元也。

少泉瓜子與栗子大王

孫少泉。江陰人。壯年時曾爲常熟裕大南貨店夥紀。故將家眷遷常。以便照顧。

不料裕大營業日漸衰落。虧耗過巨。宣告停業。少泉賦閒家居。株守三年。坐食山空。一家四口。勢將待斃。少泉欲謀商店位置。苦無親友介紹。祇可暫作賣消閒食物之小販。但求食品精良。不愁招徠不到主顧。於是取妻女之衣服。赴長生庫中。質得大洋一元。卽往南貨店中。購置膠子三斤。要知膠州瓜子。雖較汗梁瓜子小一倍有餘。而肉綻味肥。滋味遠勝於汗梁瓜子。少泉識得此中三昧。膠子壳薄。容易炒焦。於是別出心裁。發明一種甜鹹瓜子。當時將膠子拿回家中。盡傾桌上。教妻女細細揀去撓裂者。彼則取麵粉一茶杯。入瓦鉢中。和以一大碗清水。食鹽一湯匙。白糖一茶杯。用竹筷充分攪和。遂成薄糊。將揀淨之膠子。倒入其中。用竹筷攪拌。使薄糊勻塗瓜子兩面。緊糊厚薄。必須恰到好處。用細眼抓離抓起。平攤竹籩中。放日光中晒乾。傾入鍋中。用文火炒至熟而不焦。急急取起攤開。一面將表心紙一刀。裁成合度之長方塊。取一小杯瓜子。包成

一三角形。三斤淨瓜子。可勻分一百五十包。每包售錢十文。那時洋價祇有千文左右。售盡可得盈利三百數十文。此卽將來遠近馳名之少泉瓜子。亦卽現在風行海上之虞山瓜子之發明人也。彼第一次携往書場中。未及二小時。已售罄。次日添本。買十斤膠子。如法揀炒包。分作二分。一分交長子興生。携往城外書場中出售。二分由自己携往城內兩處書場中兜售。時在新年。三處書場之聽客。日夜兩檔。約有千五六百人左右。十斤膠子還嫌不夠分派。第三日再行加多。亦然售罄。彼想始業如此順利。可望持久。可賴以維持一家生活矣。詎知挨過正月二十日。商店一律開市。店夥不能離店聽書。兼之連日陰雨不晴。書場中聽客寥寥若晨星。少泉祇得將賣贖之瓜子。携歸納諸石灰鬮中。以免變韌。及至正月底。三處書場一律暫停。少泉大受影響。改向茶坊酒肆烟館中兜售。東奔西走。每日祇可售去百包左右。不夠日用開支。轉展思維。嗜好雅片者。

都喜吃甜味消閒食。爲迎合烟客胃口計。惟有兼售精美糖食。銷路必廣。籌思既定。卽赴南貨店中。選購去壳胡桃肉。帶壳松子肉及落花生。潔白糖等。携歸家中。命妻將松子敲開去壳。彼則先將帶壳落花生。和砂入鍋炒熟。取起篩淨砂屑。命子女剝去硬壳及軟衣。然後親手調製。胡桃肉入油鍋中爆熟。取起。乘熱塗上白糖和少許鹽花。入口鬆肥而帶甜鹹。一面將白糖注煎鍋中溶化。分次將花生米松子肉加入。製成松米糖花生糖。分置鉛罐。裝入提籃。持往烟館中兜售。一般烟客。見是糖食。爭相購置。一經入口。咀嚼。未有不嘖嘖讚美者也。本來花生糖。松米糖。各糖菓店及江北小販。都有出售。調製時用麪粉雜白糖拌敷。入口毫無甜味。兼之閱日既久。還韌變味者居多。而少泉之花生糖。松米糖。全屬清水貨。不雜麵粉。略加糖漬桂花。具甜香肥脆。因味。宜乎買客讚美。買過一次。便成老主顧。所以少泉每日於午後滿裝糖菓出門。至黃昏則携空籃。

而歸。逐日換新鮮。滋味格外精良。秋冬兩季。售買良鄉栗子。彼之炒法。與衆不同。砂中所加餡糖。比較他人增多兩倍。剝去壳衣。糖汁遍塗栗肉。入口甜酥。每日携往大烟館中。烟客爭先購買。後至者常抱向隅。此卽現在風行海上之栗子大王之炒法也。總之少泉出售之糖食。色色精良。一掃而空。所以從清光緒中葉携籃充小販。經過三十餘年。如一日。及至壽終。積有一萬多金存款。并隣近鬧市之住宅一所。其子興生於父終七後。卽在住宅門口。開設糖食店。食品調製與少泉無異。而買客寥寥。幸爾不用夥紀。不出房金。得免虧耗。少泉在生時。有南貨店夥謂之曰。爾營業如此發達。儘可擴大範圍。設肆經營。何以甘作小販。終年奔走街頭。不嫌辛苦耶。少泉對曰。我所業。小販也。充小販方有盈利。作店主人不免要虧蝕。我之老主顧都在烟館茶肆中。見面爭相購食。日日且有新主顧。一經開設店鋪。只有從門前經過之少數老主顧。此種消閒食。並非

必需食品。散處城內外之主顧。誰願意風雨無阻。日日趕來購買耶。聆其言者。領首稱是。

水手褚銀全

褚銀全。無錫人。生長農家。頑疲成性。不耐勞苦。炎夏田禾缺水。父兄拖其至水車上。辱水。勉強敷衍。即便逃匿河中。忽冷浴。父兄拾泥塊擲之。逼其上岸。彼即藏匿河底。或游泳至遠處去矣。父兄奈何徒喚。而銀全因躲懶。熟習游泳術。將來竟賴此小技。得以起家致富。此却非其始料所及者也。銀全至壯年時。由母舅荐至錫滬班輪船上充水手。服役年餘。航輪因營業清淡停止。銀全失業。居滬。拜投楊某爲義父。經楊荐至英美烟公司稽查輪船上充燒煤水手。薪工雖不及錫滬班輪多。而稽查輪難得開行。勞逸判若天淵也。比屆八月十八日。大班英人欲往浙江稽查各分公司賬目。順道觀潮。及至錢塘江口。正值上潮時。

際中流水勢湍急。觀潮船排擠在前。稽查輪停在後排。只見無數船尾。不見潮頭。大班怒責老大曰。爾月得百元俸。難得來此觀潮。尙不肯努力向前。職責何在。老大受此面斥。不得不冒險向中流鼓輪而前。斯時江潮水勢。猶如萬馬奔騰。向船頭上冲來。小火輪抵抗力弱。遂被潮水冲翻。全船人盡遭滅頂。最危險者當推大班。身困艙中。自問必死。幸得銀全精明游泳術。將大班從艙中拖出。便一手抱其腿。使其頭透出水面。一手划動至觀潮船前。經人救起。大班固相識銀全者。謝之曰。今日若無爾相救。我必死於江中。嗣後我與爾當生死與共也。從此將銀全升充管船老大。由銀全另用一班水手。銀全月得薪工一百五十元。還有額外收拾。安享十餘年。買田造屋。成小康之家矣。

手民喬亦辛

喬亦辛。南雁北柵農家子。初等小學畢業後。來滬入某印刷所習排字。旋因文

理不通。調習澆字。滿師後。月得薪工數元。日須工作十小時。勞而出息少。心常怏怏。欲圖自立經營。苦於缺乏資本。惟有刻苦儲蓄。經過六年餘。積得存款三百元。是年冬乃父作古。遺有現款。除喪葬用費外。淨餘二百元。合併自己私蓄。集有羅漢數。便向同行中。之前輩唐金士。探詢創設一小印刷所。資本需若干。金士告以僅印傳單名片者。租屋挖費除外。最少需千元。承印書集者。三千元。尙虞不給。五千元則週轉靈活矣。亦辛曰。誠如君言。我積有五百金。欲圖自立經營。將成夢想矣。金士告以合股經營之法。并爲之介紹股東。王某認股五百元。謝某認股一千元。合其積蓄。僅有二千。卽於清和坊賃屋籌備。金士任職某大印書館。亦辛向該館購置兩座印書機器。三副製字銅模。僅付定洋二百元。餘款由金士担保。分四期還清。於是趕製鉛字。擇日開張。第一二兩年。除開支外。盈餘千元有奇。以之清償生財欠款。未曾派分紅利。王謝兩股東嘖有煩言。

不願合作。亦辛想一經拆股。週轉不靈。勢必擱淺停歇。恐慌萬狀。往訪金士懇商設法維持。金士爲之借貸千五百元。拆去王謝股分。歸亦辛獨力經營。聘賀某爲副經理。兼充管工跑街。四出兜攬。營業雖然蒸蒸日上。苦於資本短絀。印工紙張無力代墊。誰知時來運湊。竟有人將三萬元整款。送來儘其使用。蓋江灣某私立學校。自創設讀書儲蓄會以來。學生存款積有三萬元。例定月息一分。該校轉存可輩銀行。月息祇有四厘。出入對照。虧耗甚巨。校長思維。惟有轉放可靠之工廠商場。庶可出入相抵。而與亦辛由印書相識。知其營業發達。人品老成。遂托賀某轉言。謂尊處若需現款應用。祇須月息一分。敝校有三萬閒款。儘可提用。亦辛初尙不敢提用。恐蹈王謝之覆轍。直待迭次函催。方始提用一萬元。備作擴大澆字之用。時在民國五六年間。內地報紙繁興。各縣紛紛創辦印刷所。赴滬批購全副字母者。大都須訂期五六星期出貨。惟有亦辛廠中

存貨充足。隨時付款。隨時交貨帶回。主顧紛至沓來。添用夜班工人。日夜趕製。以應門市。獲利甚厚。信用昭著。北柵及隣鎮之富戶。陸續持款來存放。亦辛給以七厘月息。收集一萬元。還去某私立學校之放款。斯時同行均涎羨。孰知彼之財運。正方興未艾也。旋因交通財政兩部。連年積欠。亦辛印工紙張十餘萬元。一時無現款清付。即將曹家渡落鄉之放棄飛機場田地。照收買價值抵給。亦辛該找回價洋。因無現款清付。權作存款。俟兩部有印件。在存款上扣除。一轉移間。積財數十萬。即日雇匠。在田地上建築印刷工廠住宅。并闢桃園菜園。及畜養鷄鴨場。亦辛已面團團作富家翁。出入摩托卡。鏢師同車坐。夏粹芳之後。一人而已。

印刷家趙涵波

趙涵波。浦東人。初入槽坊充學徒。其堂兄鳳梧與鄧某合股創設華國印刷所。

於上海英租界。涵波因槽坊出息少。改習排字。時已三十餘歲。目力不濟。檢字滯鈍。每日工作不及他人之半。終日直立不得坐。兩足浮腫。困苦萬狀。謀充裝書。可以安坐工作。不料同事全體反對。謂其下手排字未曾學精。安可陞上手裝書。遂作罷論。幸得乃兄提攜。改充賬席。及至鳳梧染時疫死。鄧某鑒其老成。舉爲經理。於是坐包車。上茶會。交際漸廣。經過七八載。積有萬餘金。不料滿則覆。一夕灶間失火。廠屋盡成焦土。不但印機存紙燒去。並保險單。排印底稿。亦不及取出。因半夜起火。先燒斷扶梯。急欲逃命。祇取得一捲紙幣而已。保險公司疑爲放火。將涵波拘押西牢。圖賴賠款。涵波受此無妄之災。自己之行李及四季衣衫。盡成灰燼。猶飽嘗銖窗風味。自知不取到火險賠款。祇可散夥停業。苦於身困西牢。不能奔走斡旋。惟有密囑其弟。赴鄧某處求援。鄧某爲粵東名士。交游廣闊。卽請名律師與捕房律師辯駁。苦於提不出反證。不得直。旋經房

東（係滬上聞人）出庭證明。涵波信用久著。並且此次被燒燬印機、收買之洋紙、各書局交付之紙版稿件。損失溢出火險保費四五倍。豈有縱火圖賠。而不將上列諸物及保險單。預先移放他處耶。捕房律師語塞。涵波始得無罪開釋。及至領到賠款。雇工收拾火場。大小印機。全部無用。廠屋歸經租賬房包給某營造廠重建。而涵波又被焚去底稿及紙版之各書局。在茶會上包圍賠償。涵波謂交件之初。未曾訂立損害賠償合同。不負責任。各主顧堅持此係印刷業上之習慣。爾今稱不負責任。推翻書業界之保障。以後誰敢以貴重底稿。交手民排印乎。雙方爭論不休。亦由鄧某出場調解。平均賠償三成損失。涵波經此磨折。對於自身之生活。分外節儉。對於營業上分外認真。承印書集。精益求精。且於火燒後。乃兄之股分。歸其全權處分。因鳳梧無後。以其子繼承。於是經理兼股東。財權在握。經營穩可獲利之投機事業。二三次。多則盈餘一二萬元。少

則數千元。此爲其個人經營。與廠中無涉。而且日益樸儉。四季常服舊布衣。外人鮮有知其擁有巨資者。彼所經營之投機事業。是擇需用之洋紙。於市價低廉時。便向外國造紙廠定購大宗。外洋廠家。與其交易二十多年。從未缺少一文。信用昭著。定貨時祇付定洋一成。立一昏華英文對照之定貨合同。郵寄外洋。按期陸續交貨。貨價可於三個月內付清。因是書業界托其向外洋定貨者甚夥。故能得外洋廠家之特別優待。滬上紙價。時有漲落。遇到市盤繼漲增高。迭電外洋說明原因。催促出貨。外洋廠家感其爲誠實老主顧。願爲之加工趕造。儘先運滬。涵波一面接收。一面向各同行。各書局各紙號兜售。穩可一掃而空。此爲投機順利之機會。倘遇洋紙市價日益低落。彼即電達外洋紙廠。延緩出貨。遲至合同期滿。不論紙價漲落。定貨一起運滬交齊。彼祇可堆存棧房中。以供本廠印書之用。一俟市價高漲。即行轉批各同行。若然無此機會。祇供本

廠應用。亦須照定貨時價格向人收款。不受損失也。

書業大王夏粹芳

夏粹芳。爲商務印書館之創辦人。本係家無恆產之輩。清光緒初年。來滬學習印刷。滿師後。托人介紹至某報館充排字。旋因謀充管工。被捷足者先得。不願寄人籬下。勉圖自立經營。苦於資本無着。思得一集腋成裘之計。合成一會。收得會洋五百元。旋即辭職。賃屋於棋盤街。創設一小印刷所。祇有一部腳踏架。及少數鉛字。專爲各商號印刷傳單。仿單。招牌紙等。營業日漸發達。時在清光緒中葉。滬上印刷所無多。而歐化東行。排印之書籍日漸增多。若能擴大範圍。獲利可操左券。於是遍訪同事。知交。籌得股本洋五千元。祇敷購置一部大號印機。奚能濟事。旋經油墨廠跑街介紹。得識該廠主人。動以排印事業之發達與利益。該廠主係東洋富商。願出巨萬元股本。以供擴充事業之用。即日成立。

股東會公推粹芳爲總理。油墨廠主爲監察。添印機。聘編輯。請名士張某爲主任。發行教科書及教授法。呈請教育部審定。全國各學校一律採用。年獲巨利。同行嫉之。在學界揚言。謂粹芳係日人代表。時值抵制日貨。不當採用其出版物。滬教育會派員調查。幸爾粹芳得信早。先期召集股東開會。向東洋股東說明原因。請其讓股。維持大局。東洋人許之。公決由粹芳備款收回股分單。酬其創辦之功。滬教育會之調查風潮。無形消滅。而商務之名益振。直至民國初年。異軍特起之中華書局。爭先發行適合共和政體之教科書。並教授法。編法較商務本精良。暢銷全國。商務大受影響。虧耗甚巨。粹芳精明強幹。成竹在胸。召集股東開會。宣佈意見。謂中華書局創設於間壁。籌集百萬股本。延聘名家編輯教科書。出全力與我競爭營業。我以爲教科書利息薄。情甘退讓。不如製造科學儀品及各種機器出售。非但利息厚。而且中國尙未有此項製造廠。營業

發達。可操左券。不過工程師。機器工人等。皆須化重金延聘。若非加添巨額資本。難以籌辦。各股東聞言。疑信參半。願添股本者不甚踴躍。粹芳儘老股東加股後。不足之數。復添招新股。然後延聘工程師。督工製造。並於發行所中。特闢一科學儀器部。陳列出品。凡理化科應用儀器等。莫不俱備。營業蒸蒸日上。獲利之厚。同業無出其右者。

紙傘匠呂四

呂四。嘉興之雨傘店主也。自洋傘風行以來。雨傘營業一落千丈。連年虧耗。祇可歇去夥紀。親手工作。仍不敷開支。不得已肩挑修洋傘担。日日奔走街頭。稍覓蠅頭微利。以補不足。六七年艱苦備嘗。幸而天假機會。適逢五四運動。抵制外貨。提倡國貨。洋傘無人購買。盡用油紙傘。呂四籌思趁此機會。改良油紙傘。銷路必廣。用是羅掘資本。以作改良營業基金。配齊材料。親手日夜工作。用白

竹作傘柄。末端烘彎成鈎形。鑲以透明鉛質套鈎。可以懸掛。傘面用堅韌嫩油紙。繪以不落色之油畫。美觀非常。定價大號七角。小號五角。時新仕女。爭相購置。閱五日而存貨盡賣空。亟行雇用夥紀。日夜趕造。時經數月。而城內外之男女學生及居民。手中大都握有呂四發明之國貨傘。雖有洋傘都擱置不用。各地之雜貨店洋廣貨店紛來躉批。少者二三十把。多者百把。改良第一年。盈餘一萬二千元。次年有紙廠老闆胡君英。與之合資組織國貨傘製造廠。額定資本四萬元。各半分担。呂四祇有半數。由君英爲之担保息借。舉呂四爲總經理。君英爲監察。擴大範圍。租賃廠屋。招雇工人數百。君英熟悉外路商界。兼任推銷員。赴南京、上海、杭州以及各縣。與相識之商家接洽設立分銷處。批發門市兼營。除例得佣金外。每屆年終。取各地分銷處之銷數。列表比較。并提出二成紅利作獎勵金。銷數最多者獨得一成。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各分銷處莫

不竭力推銷。該廠初創三年。竟獲利十六萬元。嗣後各地都有國貨傘製造所。出品雖無呂四所經營之精良。而批價低廉。銷路亦多人。皆稱之曰呂老闆云。

馬文齋之梨膏糖

馬大、江北通州貧家子。自少跟隨賣橄欖糖。諱號小熱昏者。走江湖。趕碼頭。聊以餬口。小熱昏擅長新穎時曲。小調。堪與范少山稱伯仲。不過出售之糖。純用洋綠和白糖製成。全憑口才號召主顧。聽其唱二三隻新鮮時調。不得不買其橄欖糖。馬大隨之六七年。學得數十隻新鮮時調。如蕩湖船、賣草屯、時事小曲、名人小調、西洋灘簧、東洋五更調等。造句滑稽新奇。聽者無不笑。小熱昏死後。獨立謀生。彼思我雖有口才唱時調。祇能號召過路人止步而聽。無能力使聽衆盡肯捨錢給我。此因橄欖糖質地不良故也。欲求聽衆人人捨錢購糖。非改良糖質不可。雅梨膠梨。功能消痰止咳。先用潔白糖漬熟。然後當衆熬成梨膏。

糖。并分加火肉、猪油、各種潤肺化痰藥草。有甜有鹹。定受聽衆歡迎。主意決定。配齊糖梨及雜料。并定製裝糖紙匣及招牌紙。定爲馬文齋。諸色齊備。於遜清乙未年正月元旦始業於蘇州玄妙觀場。挈兩副手。橫架長木板。上遮布帳。彼立於帳中。口唱滑稽新鮮小調。手則熾炭於爐。取梨與白糖置銅杓中。放炭火上煎熬成膏。最後加入藥料。或火肉屑。或小塊猪油。略煮攪和。傾在製糖板上。下襯老油紙。俟其凝結。用木界劃壓面。取小刀平均劃出方格。然後去木框。分作小方塊。入口鮮潔無比。非但聽衆爭購。頗多專誠來買糖。裝成若干紙匣。作禮物送人者。銷路日漸增廣。延至十月底。觀中西風狂吹。游人寥落。彼遂遷往上海城隍廟。經營十餘年。獲利甚巨。旋因另一糖攤。與之放盤競爭。彼因異鄉客地。退讓至常熟。每屆新正。利市二三四月。則赴各鄉鎮。趕演戲出會等。無不獲利而歸。今已開設糖食店。娶妻生子。成爲小康之家。常語人云。我十七歲跟

隨小熱昏。囊中祇有三文錢。今得豐衣足食。殊非始料所及也。

口技魯東巴

魯東巴。山東人。父母早歿。未習職業。生計日漸窘迫。旋爲飢寒所困。早起往深林中。欲圖自殺。適有樵柴婦經過。勸之曰。我一婦人也。夫死多年。絕無遺產。尙能守節撫孤。賴樵柴以生活。汝枉爲年青力壯之男子。竟無生活能力。豈不羞恥耶。汝不聞枝頭之百靈鳥。能學百鳥及貓犬鳴聲。爾真人不如鳥也。東巴聞言。氣憤欲絕。默坐石上。靜聽百靈鳴聲。撮口效之。樵柴婦自去工作。東巴兀坐半日。飢不可耐。入市求乞。就此日往深林中。效學百靈鳴聲。化百日苦功。一切聲音都能撮口效學。維妙維肖。彼思有此末技。祇可當作乞食之幌子。時值炎夏。居民入晚都在門口納涼。彼沿路作百鳥鳴聲。有相識者問之曰。東巴作甚麼。生答曰。唱隔壁戲。爾暫作戲頭。替我收錢三百文。我來奏技。於是懸破帳於

屋角藏身其中。先作三聲狗叫。繼以孩哭聲。鼾聲。牽磨聲。鷄鳴聲。猪叫聲。一時衆聲齊作。繼則打狗聲。狗即狂叫。由高而低。絕類由近而遠。聽者頗爲滿意。由是賴此末技。苦度數年。值此各地發明遊戲場。彼即托人介紹。至各地遊戲場。奏技。日得代價二三元。且有堂差。收入漸豐。今已成家生子。僅賴一技之長。竟恃以成家室。小技豈可忽乎哉。

賣傷藥者楊幼堂

楊幼堂。姑蘇之著名傷科兼技擊家也。傷科三代相傳。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技擊得名師傳授。南拳北腿。以及十八般武藝。無一不精。堪稱全才。詎知自入民國後。蘇城市面蕭條。且有醫院。一班打架受傷者。轉往醫院調治。傷科診務一落千丈。彼上有父母。下有妻孥學徒。仰給於彼。坐食數年。積蓄告罄。生活問題。無法解決。父子磋商。祇有出碼頭賣拳奉送膏藥。幼堂籌思賣拳係江湖上之

末技。各地人士司空見慣。難資號召。必須加一番刷新改良功夫。方能吸引觀衆。於是籌備布棚藥箱及一應生財。并配製許多靈驗傷藥及膏藥。然後挈學徒。攜帶一切應用物件。首先赴常熟。投客棧安頓行李。卽向茶房詳詢當地之有勢力紳董姓名住址。與一班游手好閑之人。及拳術家之姓名住處。次日親往各家投刺請見。紳董知其名者不少。殷勤招待。幼堂說明來意。懇請幫忙。各紳董慨然應諾。聯名分贈黃緞軟匾兩幅。一書國術大家。一書傷科專家。下款列名者數十人。盡屬有聲望者。幼堂得此助力。卽日支布帳於市區隙地上。帳前用粗毛竹釘樁。架起巨索一根。高約三丈餘。長七八丈。形似天橋。用以表演繩技者也。每日下午三時。由三學徒先行登場耍拳。及至圍觀者羣集。幼堂入場。脫帽向觀衆行一旋轉拱手禮。隨手脫去長衣。僅穿一汗馬甲。打一路拳術。手脚乾淨。身段軟捷。技擊家見之。莫不嘖嘖稱羨。繼演三截棍破雙刀。與學徒

演更覺神乎其技。且精金鐘罩功。夫。渾身刀槍不入。命命學徒用鐵尺單刀。向其腰間重擊。絲毫無損。奏技告終。始將丸藥膏藥出售。丸藥能治一切新舊內傷。膏藥可治外傷。每日售出若干份爲限。購者一經試用。功效立見。便爲之口頭宣傳。主顧日益增多。幼堂擅長交際。旅常兩月。結交朋好甚多。凡遇跌打損傷。及發勞傷。朋好爲之介紹包醫。愈後受酬。少則數十元。多則百餘元。絡繹不絕。每日奏技兩小時。賣得之傷藥錢。除成本外。僅足充每日膳宿費。每遇演繩技。彼能於繩上演猿猴倒掛。蜻蜓貼水。後退疾行。流星筋斗。見者都嘆觀止。旅常半年餘。略有積蓄。以後則輪流轉赴各大鄉鎮。耍拳賣藥醫傷。居留日期雖有久暫之別。而能到處受人歡迎。獲得盈利而行。亦屬不易也。

戲法家洪頂子

洪頂子。蘇州木瀆農家子。不耐勞苦。逃亡於外。跟隨一變戲法者。流落江湖十

餘年。變成一戲法大家。時在遼清中葉。蘇城內官紳雲集。遇有喜慶。輒請說書。與變戲法者以娛賓客。洪頂子得此消息。盪返蘇城。投充說書家謝某作助手。旋即自立門戶。每次出堂。差定價五元。嗣後邀請者。日有四五家。應接不暇。聘用助手代庖。親身到場者。定價十元。延請者依然日益增多。一班同行。都稱羨其手法之高超。非他人所能學步也。普通戲法家變水。最多一大面盆。彼能變出兩大木桶。分成十大碗。用皮蓋罩口。蓋連鉄鈎。掛腰帶上。外罩碩大無朋之天青緞外套。頭戴紅頂暖帽。踱步出場。絕無破綻。使用滑稽語調。演說幾句。末云。今天變一隻活獅子。特派五鬼。往香港馬戲場中搬來。言時昂首上視。忽云。來。諸位太翁。瞧見也未。乘此賓客向空注視。彼即一交伏地。將十大碗水平放地上。水洩不漏。命助手携置桌上。見者掌聲如雷。還有變大盆旺火。是用硫磺塗盆底。臨時用火柴點燃出彩。手法不愼。衣服都要燒着。還有一大盆銅鈴。一

大盃活蟹。銅鈴藏在身邊。絕無聲音。活蟹不結縛。不會從身邊逃出。此四件乃屬洪頂子之拿手好戲法。非助手所能者也。旋又添置比衆不同之燈彩。彼且演講聊齋誌。堂差代價增至十六元。三十餘年營業有進無退。得以成家立業。死後有現款四萬餘元。若洪頂子者。亦可稱爲戲法業中之狀元矣。

鼻技鄧增慶

鼻尖上頂板凳。在遜清時乃屬江湖乞丐之末技。自各埠創設遊戲場。凡有一技之長。皆可入場表演。鄧增慶直隸人。不務正業。薄薄家產。揮霍既盡。直至飢寒交迫。方纔覺悟。欲謀工商事業。苦無經驗與資本。於是用苦功。日夜練習鼻技。三年而技成。初次入京。托人介紹與某遊戲場接洽戲技。經理初嫌鼻技屬江湖乞丐之末技。不允入場。增慶自請當面一試。許之。彼即取一小方桌。四角放燃火之小洋燈各一。中央放一滿碗清水。一手舉起。將一隻檯腳。頂在鼻尖。

上手拉胡琴。口唱三娘教子京調一段。再行舉步慢走快走。然後舉手取下碗。水不洩。燈火不息。經理始允其入場表演。除此鼻技外。還有兩種手術。彼能將三根尺許長之竹篾紮成之篾檯。一端蘸洋油點火。先則并持左手。以右手取而上擲。一根常留空中。兩根分執兩手。連擲數十次。火不息。不燙手。最後三根仍并執一手。還有呢帽中放一支點燃之雪茄。帽齊胸口。一手舉之上擲。恰巧雪茄入口含住。呢帽戴頭上。不歪不斜。此雖小技。亦屬真功夫。彼因無助手。在京津滬等處。曾連續招收學徒十餘人。皆因學技無成。半途告退。彼則賴此末技。得以生活也。

捕蛇者跛丐

跛丐。不詳其姓氏。生長青浦。以捕蛇乞食爲生活。浦東張家柵。有陸守眞者。身患蛇皮瘋。屢治不愈。旋則弟妹亦患是症。求醫診治。醫生云。汝家必有毒蛇。非

請有名捕蛇丐捉去。此症將蔓延不止也。守真素知跛丐爲捕蛇老手。四出尋訪。招之來家。跛丐先入灶間柴間。遍觀室隅。皆曰無毒蛇。及入弟妹之臥室。入門卽曰毒蛇在是矣。守真驚問毒蛇在何處。我將寸磔之。跛丐笑曰。談何容易。我僅聞得一股蛇氣。蛇在何處。尙待搜索。惟代價須隨毒蛇之兇善而定。高下善者祇須五元。兇甚而傷我囊中蛇者十元。我身且中蛇毒者二十元。守真曰。捉出毒蛇。給我目睹者。依汝價格。若捉不出。將奈何。跛丐曰。我業捕蛇二十餘年。無有捕不到者。毒蛇未捕出。禁人入此室中。以防感受毒氣。守真率衆退出。跛丐向四面牆根遍覽一周。見南面地板發現一洞。卽取出布囊中一條尺許長之赤練蛇。從洞口放入。彼則退入廚房。索酒飲。守真曰。酒能悞事。且等手續告竣。請汝痛飲。跛丐曰。以蛇尋蛇。最快須二三小時。工作自有赤練蛇担任。無用我勞力也。守真便餉以酒飯。飯後。彼入室探視。俯伏於地。以耳緊貼蛇洞口。

靜聽良久。起立以絮塞鼻孔。取出鉄器。用力將地板撬起。瞥見赤練蛇與一長不滿尺之深綠毒蛇。鬪作一團。彼悞認毒蛇不動。受傷將死。伸手將二蛇捉出。不料被毒蛇在脉門上咬一口。跛丐忍痛緊握七寸。將毒蛇牙齒一律剝下。收入另一布囊中。赤練蛇另囊收好。而蛇咬處。已腫脹變青紫色。急出藥末。用口涎塗敷傷口。閱一小時。痛止腫消。方纔發言曰。險極。此蛇名竹葉青。其毒無比。若無此藥末。至黃昏毒氣攻心便死。如今毒物已除。此室須加修葺方可居人。守真酬以十五元。跛丐辭去。閱數年。守真遇之於呂廟得意樓茶坊中。見其衣帽整齊。不類乞丐。卽與之同桌品茗。詢之曰。近日作甚麼生。景況諒佳。跛丐曰。春夏二季仍操舊業。命徒輩專捕清消蛇。其胆可治目疾。其肉可治菜肴變味。銷路頗廣。此來卽與賣蛇胆者交易也。秋冬兩季。派徒輩販賣糖菓。年可得數百元盈餘。生活不生問題矣。守真慰之曰。爾可稱捕蛇大王矣。佩服佩服。

酒行司務章豫大

章豫大。紹興人。童年入仁記酒行充學徒。滿師後派充造酒司務。每月薪工祇有二千四百文。屢思別謀生計。苦於無資本無經驗。祇可得過且過。日惟借酒澆愁。酒行慣例。司務飲酒。老闆不能禁止。豫大每日三餐。每次飲三大碗。酒量漸大。嗣後仁記因營業清淡停歇。豫大失業家居。每日沽酒一瓶。不能過癮。決意自造。住宅相近鑑湖。即取湖水。製成黃酒數十罈。用泥封口。藏諸室中。逐罈去泥取飲。始則酒味雖醇厚。多飲便覺喉乾口燥。彼知閱時未久。火氣未除也。存儲年餘。酒味益厚。火性亦退盡。吃口更佳。惜乎存酒無多矣。籌思我有造酒之經驗。且有鑑湖水之天然原料。以之釀酒發售。何愁銷路不廣。不過資本要預備二年。方有盈利。造酒後必須存儲二年。俟其火性退盡。然後發售。有酒癖者飲此醇酒。便成老主顧。銷路之發達。可操左券矣。決計進行。第一步籌集資

本自己雖無恆產。而族中不乏有財產者。親往游說。動以利益。族人皆知鑑湖之水。爲浙省冠。以之釀酒。必然醇厚清澈。定能壓倒各地之黃酒也。於是爭相認股。豫大訂期。遍邀認股族人。到家宴會。繳款立集資本五千元。卽席公推章成大爲管理銀錢之司賬。豫大爲總經理。訂立合資經營議據。合股者一一具名簽字。交給司賬保管。議定扣足二年。始行派官息分紅利。當時豫大毫無現款。僅以住宅生財等抵作二千元資本。第二步招收學徒。購置缸罈酒麪原料等。由豫大督同學徒。用鑑湖水造酒裝罈。用濕泥緊密封口。存儲空屋中。第一年只造不售。存儲年餘。豫大啓封試飲。其酒倒入杯中。清淡如竹葉色。滋味醇厚。無出其右。於是取名竹葉清。印貼章豫大招牌。先就當地各酒店廉價批發。嗜酒者一經入口。無不嘖嘖稱美。銷路日漸發達。初期五年。獲利八千元。公議不分利息。概作資本。造酒存儲。第一次所造之酒。贖餘數十罈。經過七年。護封

之泥。乾裂如雕花紋。豫大啓封自飲。滋味更覺醇厚。而且過量多飲。不覺口渴。於是定名遠年花雕發客。價格比竹葉清增加五分之一。銷路逐步堆廣。紹興釀酒家羣起仿造。由是紹酒名聞遐邇。各省都來批發。豫大不能禁止。同行用鑑湖水仿造。又不能招徠。主顧盡赴其門批發。欲圖競爭。惟有設立分銷處於各縣。於是召集各股東議決。設立分銷處於各大都市。由股東各各担任分銷處經理。遞傳至今。已閱數代。盈利不知幾十萬矣。本來中國祇有山西汾酒。行銷各省。而今紹酒之銷路。遠勝汾酒多多也。

銅匠倪三友

倪三友。揚州貧家子。父母俱歿。充牧牛以餬口。年漸長。跟隨挑担銅匠毛甘生爲學徒。奔走三年。未曾學精。捨而隨人至上海。充馬路小工。正值六月。在赤日光中工作。勞苦難堪。又捨而充賣鹹炒花生米。日日從德昌銅匠作門前經過。

店主趙德昌之愛子。每日必購。三友認爲老主顧。時與其學徒打譚。一日。德昌自外歸來。瞥見賣花生米之倪三友。正在替人開鎖。德昌向其妻問曰。學徒何處去也。其妻曰。大福回家取棉被。金生去大解。我托三友去叫回來開鎖。彼云。我亦銅匠。亦能開鎖。於是取鉛絲工作。適爾歸來。德昌聆悉原因。三友已將手提箱之鎖撥開。箱主取出鑰匙。酬以小洋兩角而去。三友授給德昌。德昌曰。是爾之工作代價。不必客氣。復問其爾既精銅匠。因何失業而作此小本生意。三友據實以告。德昌曰。我是外國銅匠。雇用一下手夥。每月薪工二十四元。上手夥。視本領之高下。每月薪工少至三十元。多至四十或五十元。我觀爾工作頗活靈。何不到我店中工作一月。然後酌定工資。比較賣花生米。優勝多多也。三友應諾。約定來朝返店。當日將花生米售去。回至小客棧中。付清旅費。次日入店工作。德昌監察三星期。語之曰。爾普通工作。尙嫻熟。對於西式銅件。殊

難勝任。欲求深造。還須專心學習一年。一切細巧外國銅件。皆能打樣翻砂工作。無論在此工作。或另謀工作。五六十元月薪可期也。目前起薪水。充一起碼夥紀。薪工以十元爲限。太覺小就矣。不知汝意若何。三友願充徒弟。拜德昌爲師。專心學習。德昌見其勤慎而有忠心。傳以衣鉢。及至一年期滿。師徒二人本領相伯仲。其時滬甯鐵路初成。車務處需用外國銅匠。每月薪工五十元。德昌向做車務處生意。總管托其荐保一能手。遂以三友推荐。果能勝任。三年未曾有錯悞。月薪加至八十元。嗣後信用昭著。承辦材料。遂有例外收入。旋與其師合資經營銅床製造廠。門市批發兼售。獲利甚巨。

鐵匠金阿水

金阿水。崑山婁人子。以雇工耕種爲業。旋因連年水旱災荒。田工無人雇用。飢寒交迫。投入鐵匠店學打鐵。三百六十行中。可算舊式鐵匠店之出息最少。學

習期內。祇有飯吃。三年期滿。每月薪工一千文。阿水苦耐多年。厭惡已極。會有本店退出之師兄何森林。在上海開設新式鐵匠店。專做營造廠所用之鐵條鐵欄杆等。營業發達異常。阿水脫離師傅。赴滬尋訪森林。效毛遂之自荐。森林情不可却。留用之。語之曰。此間工作。非爾所擅長。而且都屬包用要件。外行不能加入。派爾担任管理材料。留心被人偷竊。森林所開森記鐵舖。係五開間店面。承包橋樑洋房所用鐵件。工料總在千元以外。陸續打樣製造。堆置店內與門口。由阿水負責看管。五六年來。未曾失去一件。森林感其誠實。派一滿師學徒代其職務。彼則調充收貨跑街。森記全年需鐵浩大。購買生鐵合價貴。收買舊鐵合價廉。阿水專司收買舊鐵。鐵匠出身。優劣一見便知。不過滬埠舊鐵可用者無多。便派阿水出碼頭。向鐵路車務處收買舊鐵軌。各種舊機器。概作廢鐵。以廉價收入。運回店中。照實報賬。比較森林經手。便宜數倍。因是森記獲利。

更厚。營業更忙。森林便教阿水做老閩。開設鐵鋪於隣近。并分以紅利三千元。充開辦費。主顧由森林介紹。凡遇到森記修理鐵件。定製零星雜件。引至阿水店中交易。工作聘用機器匠担任。上海為機器工作世界。修理機件。紛至沓來。工作忙碌。代價增高。每年可做五六萬生意。除去開支派利。總可淨收一萬多盈餘。至今已與森林合資經營地產。手頭積有數十萬財產矣。

竹匠俞昌大

俞昌大。無錫順興竹器店之工匠也。性頗聰明。工作精細異常。惜乎順興係篾籠店。專做竹篾碗架。及一切粗工竹器。不能展其才。月薪式微。昌大屢思另謀他。就苦無門路。一日。清早入廁所中大便。瞥見地上遺一紙包。拾而展視。內藏當票一帑。大洋四元。心想不知是誰所遺。清早質錢。必係急用。貪沒之。悞人大事。守於此而還之。亦屬小陰功也。於是兀立而待。直至日中。始見一少年滿面

愁容奔入。向地上尋視。詢其遺失當票乎。少年曰然。繼卽說明典當招牌及銀洋數目。昌大還之。少年感激拜謝曰。老父病危。質錢去請醫調治。腹痛如廁。遺落於此。幸遇仁人還我。感激不忘。臨行懇切問明昌大之姓名職業住址。昌大回店。飽受老班一場訓責。斥其工作時間不當出外游玩。昌大具以實告。老闖不信。反斥其誑言。唐突。昌大不復致辯。經過半年餘。少年忽來尋訪昌大。同赴茶樓品茗。先問昌大月賺薪工幾何。昌大答稱兩元。少年曰。寥寥之數。奚能贍養身家。我已爲君荐定一位置。邀爾去試辦一星期。能勝任者。額定月薪三十元。昌大訝然。詢問何處有此優缺。少年曰。本縣開辦貧民習藝所。管理員楊民治。是我之東家。因所中缺一籐竹工教師。問我有無相識之竹匠。我感君拾金見還。父病得以告痊。故爲君作荐保也。昌大自信工作勝人。必能勝任。立卽回店辭職。收入行李。徑往習藝所。試教籐竹工一星期。待人謙恭。教導得法。楊紳

大加賞識。請其充任籐竹工教師。月薪三十元。三年爲期。不得中途退職。昌大終年勤慎教工。一年以後。貧民製造之籐榻籐椅。以及竹工傢具。爲數甚多。楊紳稟明知縣。設立發行所於市區。派昌大兼任經理。以資熟手。增加月薪十四元。還有二成紅利分派。出品精良。營業日漸發達。蘇杭寧滬等處來批發者絡繹不絕。連年獲利。直至民國成立。楊紳辭職。昌大連帶去職。手頭已有數千積蓄。獨資設肆經營。專造精細上等籐竹傢具。批發於各大商場。且有外國傢生店。向其定造細巧西式籐竹榻椅者。以全房間計算。工料少至一二百元。多至五六百元。工作之細巧。無出其右。宜乎年獲巨額盈利。漸成富商。而遺金少年。在其店中充司賬。亦成小康之家矣。

鼓手歐陽福

歐陽福。原籍河南。因水災逃荒至蘇州。尙未成年。流落異鄉。作小乞丐。其時金

閭市面繁盛。凡遇婚嫁。必用小堂名吹打以娛賀客。所以鼓手行主。爭相拉收。貧家童子作學徒。歐陽福亦被南濠許鼓手收回家中。先教以吹打十番鑼鼓。繼教以唱京調。拉胡琴。歐陽福歷盡苦難。今得溫飽。處處刻苦學習。三年期滿。變成吹打名手。管絃絲竹。無一不精。而且嗓子宏亮。能唱紅生老生等京調。小堂名中推爲狀元。及至十九歲。軀幹高長。不能與兒童合班。師傅派其充任教師者有年。月薪比較從前少三分之一。鬱鬱不得志。屢思改營有出息之行業。最佳者莫如拜投名師。學習唱戲。無如四五百元贄敬。無法籌措。遂作罷論。時在遜清末葉。蘇城有四十六標新軍駐防。協統張某。急切要組織全班軍樂隊。出示招募樂工。歐陽福應募歸標。共招三十六人。張協統親加面試。評判高下。歐陽福具有音樂全才。拔置第一。派爲軍樂隊長。專司教授各種軍樂。歐陽福對於外器。本來皆能吹打。惟軍營中出隊收隊。以及操演送客等各種樂譜。

未能參透個中三昧。全仗心靈機警。將各譜先自練習純熟。吹給知音之軍士聽而指明。此套爲出隊譜。此套爲歸隊譜。於是日夜教授三十六人學習。四星期教練期滿。組織軍樂隊。每遇協統公出。由歐陽福領隊前導。軍樂悠揚。以壯軍容。每日夕陽西下時。在營前吹一套歸隊譜。歐陽福每月得俸數十元。嗣後江蘇各標軍隊。會集南京。由總督將軍大閱。各標之軍樂隊。亦須齊集演武廳前。奏樂以較優劣。而四十六標之軍樂隊。推爲第一。賞給獎旗。協統信用異常。直主民國。四十六標取消。彼始改營商業。今已積有巨資矣。

米行夥紀郭成興

郭成興。上海南市繼記米行之跑街也。行主投機失敗倒閉。成興失業家居。上茶會。撈露水。（遇有客幫運米來滬。由其介紹交易。抽取一二厘佣金。俗稱撈露水。）無如難得成交。而上有嗜好雅片之老父。下有妻室及未成年子女。每

日需兩元大洋開支。入不敷出。衣服盡化質錢帖子。及至秋風涼爽。衣食問題。交逼而來。彼思撈露水。覓枝棲。皆非持久之計。祇有自立經營。方有出人頭地之望。自省混跡米業中十餘年。從未失過信用。何妨打空拳。開米店。維持目前之生活。不過資本告貸無門。決計空手進行。好得其時。南北市米行慣例。凡屬相識及殷實之米店。到行進貨。例於大小月底收賬。有十餘日之賒貨經營機會。（此例今已革除）儘有彌補之餘地。於是着手進行。先向幾處有交情之米舖中。借到一切應用舊生財。向漆匠店定製米店招牌三方。言明大月底付款。即於石路東段住宅中設店經營。向南市相熟之兩家米行。批進上中下三等白粳米各五十石。以及糯米雜糧各若干。第一日開店。同行咸來送禮道賀。各飯店貪便宜。皆來躉購二十石或三十石。成興招待買客。十分周到。當日各飯店概付樣米五石。貨款先付足者。二日內交足貨色。米價照今日懸牌市盤。

三日內米價雖高漲。分文不加。飯店主手頭都寬裕。一律付清定米價洋。及至傍晚收市。賬箱中銀洋鈔票約有三千餘元。喜出望外。當晚稟請各同行赴狀元樓宴會。次日携帶三千元。赴南市付清上次貨款。信用益著。各米行爭相延接交易。成興擇幾家有交情者。選定上等新白粳二百四十石。新白秈米六十石。付以半價。言明月底付清。裝回店中。當夜命老司務將秈米攙和粳米中。秈米市價廉於粳米甚巨。在秋季新米上市時。秈米尙無特別氣味。攙入新白粳中。非但分辨不出。且能使新粳有漲性。不過只有一種秈米可攙。其餘洋秈客秈米粒大。氣味重。不能混合。飯店幫貪其價格公道。交接和氣。大都歡迎。成興因爲第一日定價過廉。定貨過多。不用此一番手續。每石要虧本兩角。以二成秈米攙入。方不致虧耗。語云死店活人做。良有以也。經營半載。營業雖未衰落。然此種方法。究非正大光明。一度攔淺。幾乎停歇。要知米店是本重利輕之行。

業。進價每石需十元上下。售價最多增加三四角。除非資本充足。廉價收進。囤積居奇。方有巨利可得。成興資本短絀。現批現售。扣取二三成佣金而已。兼之開支浩大。米行幫半月收款之慣例。因為屢次收款不着。公議取銷。成興每次赴南北市買米。皆須備足現款。受此影響。店中存貨無多。一班主顧因嫌不能拖欠。改向資本充足之米店交易。成興睹此現狀。籌思須另闢一門路。方能維持。不過經商以資本為先。我之失敗。即因缺乏資本。亡羊補牢。固非難事。難在籌集資本。於是奔走於親友間者數日。被其籌得流動現銀五百兩。由裕大米行主作擔保人。向南市普大錢莊開一往來摺子。立摺時付銀百兩。論定該摺用銀五百兩。照錢業慣例。到結賬期付清。成興有此流動金。日往米業茶會。與一班販米客商接洽交易。米客都屬常錫兩地人。由本地買糙米碾白。包裝運滬。售給各米行。售價較廉。成興與若輩交易。付以一個月為期之晉大支票。倒

須屆期兌現。客幫不肯收受。幸得裕大行主担保。到期如不兌現。得向該行支取。每次全船收買。約有百數十石。運回店中。若遇市盤高漲。每石有數角或一元盈利。便即全數躉售與同行。有時來貨擁擠。市盤逐步下跌。祇可存在店中零售。庶免虧耗。幸爾經驗宏富。每屆來價霍地高漲。彼總能於機會中。得獲厚利。十餘年來。克勤克儉。至今手頭已有數萬資本。兼設分店於法租界。且設碾米廠矣。

賣漿糊者張云生

張云生。上海人。讀書不就。經商失敗。侷僚無聊。散步黃浦江邊以解悶。每見汽車數十輛。銜接馳道上。車中盡屬赴寫字間之西商也。籌思西人來滬。都能出入汽車。安度高尙生活。我枉爲生於斯長於斯之青年。反不能自立生活。愧煞人也。我無財產。資本浩大之事業非我分。祇可作無本生涯。步人後塵。難期出

頭。祇有別創一新事業。方有成功之望。轉展籌思。想起漿糊一物。爲大小商店日用要品。銀行洋行界。雖都購用洋漿糊。價值貴而膠性易退。遠不如中國漿糊經久而價廉。而且成本式微。不需廣告傳單等費用。決意進行。即赴洋鐵店定製鉛桶一。中間分作兩橢。購麪粉一斤。用沸水調成厚薄適宜之漿糊。親自携往全埠各商店送用三日。分文不取。然後向各商號訂定日日致送一小匣漿糊。月費大洋二角。如遇用場浩大者。月費四角。各商號貪其便利。兼之所費無多。莫不全年購用。全埠共有五千餘家用戶。於是設立營業部。雇用送貨夥紀數人。每日上午肩荷漿糊桶。腳踏自由車。分道出發送貨。每屆月終。命送貨司務。隨帶收賬簿。逐家收取。每月除去一切開支外。穩有百餘元盈利。十數年來營業未衰。每年雖有幾家閉歇商店。拖欠月費三四月不付者。爲數寥寥。不生影響。而今手頭已積有餘財矣。

皮匠唐永壽

唐永壽。浦東人。幼投釘鞋店充學徒。工作佳妙。學習滿期。陞充配料夥紀。月薪六元。爲皮匠業中最高工資。嗣後皮鞋風行一時。釘鞋店停歇。永壽改挑皮匠担爲業。終年奔走。得免飢寒。味同鷄肋。又捨去。適有同鄉李某。開設皮鞋及西式手提箱店於某馬路。缺一上手配料夥紀。問永壽有無朋友推荐。永壽即以自荐。試辦一月。事事勝任。遂定每月薪工廿四元。凡遇接洽批發交易。皆由永壽去與人論貨定價。交友漸廣。旋悉各皮鞋店之配料夥紀。月薪少至三十元。多至五十元。該店老闆欺其外行。故抑其工資。永壽憤而辭職。決心自立經營。於是合會借貸。籌集資本三百元。賃屋於勞合路設立皮鞋製造所。專做批發。而各大商場發賣之皮鞋。都被其承包。於是放大工場。招收學徒。添雇夥紀。出品精益求精。營業蒸蒸日上。連年獲利甚巨。旋又招股開設製革廠。常用二百

多工人。彼爲該廠總理。一皮匠化爲製革界之大商家。殊非其始料所及者也。

紹興乾菜商羅直之

羅直之。紹興布商也。當上海交易所潮流澎湃時。時常來滬入紗布交易所經營投機事業。連次失敗。無法彌補。宣告破產。困居故里。典貸度日。一日來一何姓客。還是從前布店中之同事。而今何某已顯貴。告假返紹葬岳父母。特來訪謁故友。直之與其暢談別後經過。并留便飯。苦於無處借貸。只有幾色家常菜。何某試嘗一碗乾菜湯。便問直之曰。此湯清鮮適口。比鷄鴨魚肉爲可貴。是何物耶。直之曰。大哥係粵人。無怪不識此紹興乾菜湯也。此種乾菜。是摘取紹興青菜之嫩菜葉。除去菜梗。放沸水中煮滾。撈起瀝去水分。菜葉仍須帶青色。放無日光處吹乾。藏諸磁瓶鉛罐中。食時取一撮置大碗中。加少許醬油精與麻油。將沸水冲八分滿。用以佐膳。美味勝過紫菜湯。本地居戶。家家備有此項土

菜以供不時之需者也。何某於飯後謂直之曰：「兄既一寒至此，何不於紹興菜上市時，收買嫩菜數百斤，製乾裝瓶，運往各地寄售，獲利不可限量也。」直之微嘆曰：「創辦此項土菜，最少須有二千元資本。一批運出寄售，例不能立時收款。須俟其陸續售出，運第二批貨色出去，方可收回頭批貨款。小弟經濟已告破產，告貸無門，點金乏術。何來此兩千資本？」何某曰：「朋友有通財之義，兄弟借爾兩千金，兄可即日經營。趁我在此，樂觀厥成。直之喜出望外，惟有感謝。何回寓後，即將兩千鈔洋，命當差送去。時在清明時候，直之一面托各菜行收買紹興菜嫩葉，多多益善，送到家中，用女工揀淨硬梗老葉，放沸水中煮半熟，平攤蘆帘上，放日陰中風乾，不經日光。其葉常青，然後分裝洋鐵罐，外用招牌紙封口。一面親赴各地，訪謁當地名人，請其介紹於南貨店、食品公司等接洽代售。論定扣二成回佣。現批者回佣加倍。由此逐漸銷開，今已設立乾菜廠於紹興。每

屆二三月間。臨時招雇女工數百人。分任工作。銷路以上海平津等處爲大宗。獲利逐年增多云。

萬年青發明人陸良生

陸良生。姑蘇人。初習米行業。充跑街多年。得識一班官僚紳富。嗣後米行倒閉。因而賦閒多年。坐食山空。饗殮不給。始賴其妻鄒氏刺綉以補日用。其妻生產後。爲乳兒所累。曠廢女工。生活益窘。良生謀不到枝棲。降而爲菜販。家居胥門外棗市。地隣田野。向農家批發蔬菜。極爲便利。担荷入市脫售。賺錢以資餬口。時值仲春。上菜戟上市。良生每日取當朝摘下之嫩菜戟。洗淨煮至七分熟。用以佐膳。別饒風味。便向鄒氏曰。此種土產美味。只有江蘇人嘗得到。北方人無此口福也。鄒氏曰。汝何不摘取菜戟之嫩葉。煮成菜乾。運往京津銷售。成本輕。利息厚。何樂而不爲。良生經此一語提醒。決定進行。好得自己是菜販。密囑妻

女每早將出售之菜。摘取嫩葉數斤。午前卽入鍋加水煮一透。隨手取起。平攤蘆席上。放透風處風乾。雨天則用炭火烘逼。不經日晒。菜葉常作青色。經年不變。時在遜清中葉。官場喜討吉利。良生爲迎合人心計。定名曰萬年青。第一次祇裝五百小竹簍。托一素來相識之海運委員德潤。帶往京津求售。不料德潤尙未南歸。銷差。而售價早由信局寄來。并迭次來函添貨。以應朋好之登門索購。信上載明此項菜乾。妙在定名萬年青。京中大員都視爲上品禮物。來貨裝璜。須華麗美觀。京中批價已有人面許六兩庫平銀一簍。重量以一斤爲率。良生就此不作菜販。專製萬年青。不過當年菜乾漸老。添置無多。至次年春。賃定一所棧房。大收菜。招雇女工。摘取嫩葉。一面定製細工竹簍。美麗招牌紙。在二二三兩月間。製備五千小簍萬年青。分裝大竹簍搬運。成本連工資約須五千餘元。資本不敷。幸而德潤南歸。料定萬年青必能暢銷京津間。內廷已經採

爲御廚食品。獲利可操左券。故爾交五千兩庫平銀於良生。並立議據。書明合股經營。所得盈利。除提二成公積金外。其餘良生得六成。德潤得四成。閱兩載。獲利四萬餘。於是設總廠於金闔。而於京津兩地分設營業部。蓋此項菜乾。祇暢銷於京津兩地。江蘇人因嫌售價太昂。無人購買。他省亦無銷路。良生因此積貲成富家翁焉。

南翔饅頭

季林林。初充松江麪店堂倌。中年失業。遄返南翔故里。籌思依人作嫁。終非良策。不如自立營業。方有出人頭地之望。開設麪館。苦於資本難籌。祇可就住宅門口。設立一饅頭店。經理做手。由自己兼充。僅收一雙學徒。供奔走之役。第一年勉強度過。次年鄰近添出一家湯糰餛飩店。買客羣集。店堂中常告客滿。林林之門市一落千丈。爲競爭營業計。忍痛犧牲血本。將饅頭加多。肉心與豆沙

猪油心。特別放大。小號售價每個五文。大號售七文一個。但主顧依然過門不入。林林不信。南翔人都有嗜糰癩。便向饜饕家詢問。因何愛吃湯糰餛飩。不喜吃饅頭。兩者同屬肉餡。猪油夾沙餡。若嫌饅頭屬乾點心。而我家之湯包。用好醬油。重蛋絲冲湯。滋味遠勝糰湯多多也。而食客不來賞光。是屬何故。老饕答曰。點心以清潔爲主。爾家左隣之點心。湯糰心。餛飩心。全用精良。上等猪肉。和以好醬油。製成。爾家之饅頭心。是用奶粉。糟圈。等下等猪肉製成。愛潔淨。厭惡劣。是人類之普通心理。所以都不喜吃饅首也。林林聞言。始悟失敗之原因。籌思湯糰餛飩之餡鬆而小。故可用上等精猪肉。饅頭肉餡結實而大。爲顧全成本計。故用最價廉之劣猪肉作餡。我今與湯糰舖奮鬥。饅頭餡一律用上等腿花肉斬充。不過精猪肉愈斬細愈結實。愈覺減少。趁此春笋上市。和以笋屑蝦仁同斬作餡。并加砂仁末好醬油。放瓦鉢中。用竹筷拌和攪鬆。然後用上白麵

粉做成饅首。先期在店門口懸挂本月某日起出售蝦笋猪肉三鮮饅頭。屆期食客繼續登門。飽嘗三鮮饅頭。果然滋味鮮美無比。而且斬肉砧上。放有數大塊上等腿花肉。并蝦仁春笋。衆目盡睹。足徵傳單所示。確實非虛。當日給吃客一人傳十人。南翔遍地皆知。買客接踵而至。等待出籠。門前擠得水洩不通。第三日添用夥紀兩人做饅首。用兩副蒸籠蒸煮。以應門市。直擁擠到端陽。家家以糴子作點心。門市清淡。林林已獲盈利。趁此機會。暫停歇夏。雇匠將兩進住宅大加修葺。本來祇在頭進營業。及至初秋。老店新開。頭進充蒸做作場。後進分排枱檯。充吃客座室。秋季無春笋。用蟹肉和腿花肉作餡。更比蝦笋鮮美。饅首較春天收小少許。而門市之擁擠更甚。初僅本鎮人購買。而今四鄉八鎮。慕名林林開設之南翔館饅首。不獨路過。順道購食。竟有專誠來購買者。由是南翔饅首。遠近皆知。有一班本鎮工商家。早晨買饅首回家作朝點。單食皮子與

汁滷將肉心挖出。入油鍋中爆透。加些作料煑成紅燒肉餅。以充飯菜。堪稱價廉物美。所惜者是普通點心。無法禁止他人學步。暮年以後。南翔鎮上之饅頭店。觸目皆是一律都用上等豬肉。和以蟹肉或蝦仁等作餡。滋味相類似。林林館中。祇有一班老主顧。此係南翔饅頭創始情形。距今已閱六七十年。林林早已羽化登仙矣。

賣牛肉馮三

馮三原籍山東。赴滬充粥店夥。薪工式微。投入清真教。改業賣牛肉。初用教門燒法。重用紅糶。顏色雖鮮艷。然主顧寥寥。馮三揣摩滬人心理。家常絕無用紅糶煑肉食者。於是換燒法。改行賣牛肉麵。備就擔子。開始僅買一元牛筋肉。隔宿入鍋。配準水分。加入葱薑菜菔片并黃酒。先用武火煑二三沸。撩淨浮起之血沫雜屑。改用文火煑至肉爛筋酥爲度。次日黎明即起。撩起牛肉切細條。

作麵交頭。牛肉原湯置於深口錫鍋中。旁置一沸水錫罐。下燃煤球。使其終日不冷。擔上預備芝麻醬、好醬油、辣油、切細大蒜葉各一磁罐。并向生麵鋪中。購細麵十五斤。入沸水鍋中煮至熟而不爛。用竹籃撩起。瀝乾水氣。堆置木盤中。預備篋碗若干。清早挑至法界某某兩高小學校之左近水門汀上停歇。上張大油布傘。可蔽風雨和日光。牛肉麵一百文起碼。一角大洋爲止。單食牛肉。定價與麵同。每晨學生上學經過。取其湯鮮牛肉嫩。而且發付迅速。取落熟麵放入鉛絲罐浸沸水中溫熱。一面取碗。問明食客胃口。配齊醬油辣油。并加原湯一杓。將麩倒入。加上牛肉絲。即可供人大嚼。學生貪其價廉物美而迅速。接踵爭食。營業蒸蒸日上。加多原料。每日常銷四五十斤生麩。六七元牛筋肉。凡過星期及暑假期間。銷數減少五分之四。及至學堂放年假。彼則暫停營業。快樂過年。而今手頭已積有一萬數千元。并已娶妻生子。有人勸其改設麩館。其妻

亦極力慫恿。惟彼堅持不可。其妻詢以何故。甘作挑担小販。不願作開店老闆。耶。彼答曰。我之積蓄。卽是甘作小販。十餘年積省而來。若然開麪館用夥紀。租店房。每月開支浩大。吃客只有一班小學生。一旦入不敷出。虧蝕堪虞。我願以挑担終其身。聞其言者。無不嘆服。

毛筆匠曹左工

曹左工。湖州人。成年後投入胡氏筆店中習藝。生性老成。工作勤慎。滿師後。希望昇作上手夥紀。不料老闆嫌其性情固執。且係左手工作。仍爲下手。每月祇有二千大錢薪工。左工憤而辭歇返里。居家以少數資本。收買羊毛黃狼毛等。揀選毛穎。製成長鋒羊毫、對筆、狼毫、紫毫、兼毫、水筆等。色色精美。比衆不同。先在本地商家學塾廉價兜售。一經用過。便成老主顧。因其有兩種優點。一是膠水多不脫毛。一是筆管厚嫩不破。用者咸稱價廉物美。銷數漸多。旋於住宅中

設立毛筆店。招收三四學徒。教以選毛製筆法。經過多年。盈餘祇有數百元。左工籌思湖州爲毛筆出產所。筆店林立。用戶限於一隅。我之出品雖佳。每年銷數祇有若干。惟有推行及遠。擴大銷路。事業或有成功之望。主意決定。分派夥紀。趕製水旱筆一萬枝。筆桿上題刻詩句。或刻長鋒兼毫等等字樣。工作既竣。分裝兩竹箱。將店務暫托誠實夥紀。會同其妻照料。彼則收拾行李。川資携筆。搭乘航船。逕赴蘇州。投小客棧休息。時在有清中葉。姑蘇商業之盛。爲南五省冠。左工每日肩荷青布長袋。滿裝水旱筆。向商鋪及延請名師課讀家。登門求售。此時賣筆者習見不少。而湖州人最爲學界歡迎。兼之左工謙恭和藹。交易克己。故到處受人歡迎。第一次到蘇。信用未著。銷路稍遲。并往蘇屬各縣兜售。交易最大者首推上海。次則常熟無錫等縣。蓋毛筆與文學有密切關係。凡屬文風發達之區。銷路必多。嗣後每年准於正七兩月帶筆赴蘇滬常錫等處兜

售一班書香子弟在窗下用功者。爭相選購紫毫羊毫兼毫等。上等湖穎少。至一二元。多至十數元。且有餉以酒飯者。臨行諄諄叮囑。下屆須準期到此。延期過久。存筆用罄。勢將無筆應用也。左工含笑應允。臨別取出上等湖穎四五枝。相贈買客曰。此數枝贈君。以備不時之需。不取值也。遇有名師好書法者。相贈對筆一二枝。以結筆墨因緣。語云。生意活人做。左工參透個中三昧。每次捆載而出。能於數十月中。盡數易白銀以歸。十餘年。盈利萬金。旋經上海某紳幼子。得力於其毛筆。竟以書法得補博士弟子員。力促其設分店於滬上。若虞資本缺乏。向我移借。決不推諉。左工得此靠山。遂於上海城內創設曹素功筆墨莊。出品精良。營業蒸蒸日上。旋設分號於英租界。營業經久不衰。獲利無算。今日之店主乃係其子孫也。

織補張成

張成。北京前門外之成衣匠也。時在有清中葉。西裝未曾發達。張成係屬本幫裁縫。工作雖終年不斷。皆須聘用著名客司裁製。盈餘無多。兼之子女成行。一家七八口。都仰給於其一人。得能過度生活。已屬不易。彼担任裁剪外。兼任縫製。一夕。正在燈下爲某大員趕製藍貢綢箭衣。不料其四歲愛子。在旁劃火柴爲戲。火星落箭衣前襟。燒成一洞。怒叱其妻。將愛子抱入房中安睡。彼將火落洞審視。無可掩蓋。拾取裁下之綢角填補。不縫則黏不牢。一經線縫膠黏。猶恐被主顧看出破綻。罰賠則損失太巨。籌思半夜。祇有將綢角織補於穿洞中。方可遮掩。於是剔淨穿洞四圍之焦絲。取綢角一方。合準穿洞之大小。將四圍織絲一一分開。用極細之小針。逐一穿住絲頭。順織紋嵌入穿洞之四圍。容積小未滿兩小時。手續告成。痕跡全無。次晨。給衆客司觀看。果然天衣無縫。看不出何處是補洞。張成自思。僅費兩小時功夫。能將穿洞彌補到無痕跡可尋。若論

代價四五角錢不爲多。比較縫衣優勝多多。我當兼營織補。堪稱獨行新事業。賺錢較易也。於是赴漆工處。製成一方金字招牌。上書張氏織補處。懸掛門前。并向同業中。作口頭廣告。陸續有人持新舊衣服。登門織補。張成視穿洞之大小。酌定代價若干。掣收據給來人帶回。閱一星期持據來對號取衣。初時數年。獨行生意頗發達。嗣後成衣相率效尤。外城一帶。約有二三十家織補處。旋因營業不振。陸續停歇者不少。惟有張氏織補。三代相傳。至今其孫仍在前門外操祖業。蓋彼之織補。乃屬副業。若子若孫亦以成衣爲正業。兼之張氏織補精密無痕。手法勝人一等。故能相傳永久也。

紅幫裁縫朱順生

朱順生。紹興府屬之簞人子。父母俱歿。一無所能。困居家鄉。流爲乞丐。人家見其正在壯年。不去作工謀食。不願佈施。順生挨餓三日。懇其表兄挈之來滬。充

馬路小工。夜間寄宿於成衣店之扶梯底下。暑夜不能安睡。常常露宿於門外。風寒入骨。入秋大病。無錢求醫。惟拚一死。幸遇二房東毛成衣。生性慈善。往懇相熟之某中醫。到家爲之診脉定方。并爲之購藥煎湯。給其吞服。調治兩星期。始得日漸告痊。願生愈後。自願拜投毛成衣。學習裁縫。三年勤慎學習。且出自願。遂成紅幫名手。幫同師傅工作三年。不起薪工。以報病中援救之恩。師傅感其義。薦至法界西裝成衣店中充上手夥。月薪三十元。分文不用。一年三百六十元。寄存師傅處。師傅見其少年老成。卽爲之作伐。以小姨嫁其爲妻。願生既有家累。月薪供家用。比屆年終。仍有四百金盈餘。蓋從販買呢絨上獲得之盈利也。歐戰發生時。有美國杜小姐者。僑華充某洋行打字多年。因念母妹在美國。滬上謠言。美國將加入戰團。杜小姐思念慈母。向大班懇請給假半年。買船票待期歸國。彼將藏珠寶之小洋箱。送入匯豐銀行保管。詎意保管庫已告

客滿。蓋是時各國寓滬西僑。過半返國服役。而將細軟珍物。租用銀行保管庫存儲。以致庫房告滿。當時杜小姐籌思帶回。猶恐中途遇海盜。寄存西人處。猶恐其回國服役。華人中相熟者。祇有製衣相識之成衣朱順生。老成可靠。其妻亦屬忠厚有餘。寄存其家。可無慮也。於是往訪順生。說明心事。順生初尚不敢接受。恐防盜竊覬覦。杜小姐再三情懇。順生猶覺多年主顧。不便拒絕。當即開箱檢點。鑽石真珠各若干。親書收存保管據。杜小姐接來藏好。謝別而去。次日乘輪放洋。年餘來滬。往訪順生。取還原物。報以二百金不受。杜小姐感激萬分。每遇西人製衣。力爲介紹。順生旋與師傅合股開設呢絨號。事事親裁。連年獲利。今已成爲大呢絨號中之總理。手頭已有十多萬現款矣。

樵夫趙海觀

趙海觀。常熟之樵夫也。居住虞山西麓。每屆秋季。便同妻女樵割山坡下及荒

地上之長茅柴。挑回家中空地上晒乾。捆束堆積於破草屋中。採割三月。可供全家一年溫飽。每遇雨雪阻途。農人不能担柴入城。彼命妻女挑柴入市叫賣。茅柴火力較旺於稻草。人咸出貴價躉購之。此項靠山收入。年可得百元以上。以外夏秋兩季。靠水亦可收入二三百元。每遇黃霉天氣發水。河中頗多白魚。彼用巨網張於四叉河口。得魚即售諸店鋪。時機雖短。數十元水花財餉可得也。及至八九月間。先期築蟹壩於西湖相近處。每夕携油燈去守壩。橫臥於鷄埕式之小草屋中。身畔置油燈瓦鬚各一。蟹向火光處陸續爬來。彼聞郭索聲漸近。以手捕之入鬚。每夕高臥而得。少至十餘只。多至數十只。兩月可獲一二百元收入。以後建築兩大魚池於鄉間。專畜青鯪魚。命子媳築草屋於池旁看守。收入更多。今已成爲小康之家矣。

賣豆腐圓子郭根興

郭根興。常熟一窮無立錐之苦力也。雖未曾踏入學校讀書。心思却靈巧非常。因此迭換行業。初充脚班。繼入豆腐店雇工。都嫌勞苦歇作。改行賣水菓。又無利益。彼思好奇是一般人之普通心理。諺云。豆腐中吃出肉來。算作奇聞。我今實踐此言。用豆腐搗爛。內包豬肉心。製成豆腐圓子。佐以有鮮味之原湯。銷路必廣也。於是籌措資本。購置生財。設攤於壇上。買火肉骨及鮮肉骨頭。終日用煤火爇出鮮味作原湯。用乾豆腐攪鞞。包以豬肉心。在原湯中爇熟。湯中稍加大蒜葉胡椒末。入口清鮮。食客紛來嘗異味。銷數日漸發達。始期五六年。年年獲利。嗣後漸形退化。變計設分攤於姑蘇玄妙觀。上海城隍廟。始期亦都獲利。而今營業雖則遠不如前。幸根興見機得早。早已另開麪館爲正業。豆腐圓子當作副業。不加重視也。

嘉定刻竹者唐寬

唐覓。初名唐二。嘉定之扞脚司務。相傳在有清初年。嘉定有一書畫家袁某。因患脚丫癢。每日赴浴池洗澡。每間一月。須經唐二扞脚。若經他人之手。相隔二十餘日。足趾間便覺嵌爪痛。行步不舒適矣。一日。袁某謂唐二曰。爾懷此妙手。可惜屬下層功夫。若以扞脚之技。用以刻竹。何患不出人頭地。好得扞脚刀與刻竹刀相同。並且工作亦相似也。唐二訝然詢問。何謂刻竹。袁某告以文人小技。在扇骨、書枕、竹屏風上雕刻書畫。此法傳自商周以前。紙張未經蔡倫發明。字體雕刻於竹簡。古代之刻竹。今已成爲價值連城之古玩矣。唐二聞言。躍躍欲試。袁某知其目不識丁。代爲書唐詩兩句於自己白竹扇骨上。授給唐二。促其當面奏刀一試。唐二初尙不敢下刀。恐怕削壞扇骨。袁某曰。爾見過刻圖章乎。刻竹之法亦若是。將墨筆所書字劃中間及四邊之竹雕空。字體個個高聳。扇骨上絕無一點低陷不平痕跡。能事盡矣。唐二依言。卽用扞脚刀將十四字

一一雕刻成陽文。授袁某閱看。袁某嘆賞曰。初次奏刀。有如此飽綻光滑成績。正刻竹天才也。爾未曾學過。如何明白剔空字劃中心。唐二笑答曰。我仍作扞脚觀。鏤空字劃中心。當作挑剔脚丫中之嵌爪。便覺容易也。袁某笑曰。有此巧思。何患不成刻竹名手。從速改行。致富亦易事也。爾不能書畫。有我代筆。目前生活。由我負責。明日來我家工作可也。唐二由是改行爲刻工匠。其時社會上風行刻竹摺扇。而袁某能書正草篆隸及鐘鼎等各體。兼工山水花鳥人物。唐二幸遇此全才名士提携。初則雕刻扇骨寄售。暇則習字學畫。經過三年刻苦練習。居然能書能畫。并經袁某爲之揄揚。全邑皆知唐覓（袁某爲之改二爲覓）爲刻竹名手。收入漸豐。旋設刻竹店於城內。嘉定人慕其名。挽請袁某作介。送子弟拜唐覓爲師習藝者。前後約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學習滿期後。陸續出去開設刻竹店。因其本輕利重。賺錢容易。刻竹業日漸發達。至今嘉定

城內之刻竹店。依舊觸目皆是也。

洋油販錢幼山

錢幼山。初充常熟大吉祥洋貨字號夥紀。旋被經理辭歇。流落異鄉。住客棧。上飯館。日用不貲。時在有清中葉。中國尙無電燈。洋燈還在初興時代。彼思洋油爲日用要品。賣洋油可圖餬口也。於是批買洋油數箱。定製大小鉛皮杓子各一。每日担荷入市叫賣。人家貪其便利。日日都與之交易。日有盈餘。積蓄年餘有二百元。變計設洋貨攤於城市四叉要道。先期親赴上海。收買水漬洋布。洋傘。玩具雜用品等。帶回置攤上。營業日漸發達。洋油整箱出售。其他洋貨皆得善價售去。物稀爲貴。洋貨初興。所以能夠暢銷。三年獲利數千元。卽於設攤地點。賃屋開張洋貨店。就此一帆風順。成爲小康。卽於常熟娶妻生子。入籍久居。

收舊書者李士超

李士超。姑蘇某書店之夥紀也。旋因書店停閉。失業家居。且有烟癖。托人謀事。日久無成。而家屬有六口。日需一元以上開支。難以維持。一度作教書匠。學生無多。旋即停止。托人荐至常熟某藏書家抄書。飽覽各種宋版明版古籍。經驗益富。及至抄書告竣。遷家眷於常門。上黏貼一紙收買舊書碑帖。陸續有人持舊書登門求售。專擇煩用者。以最低價格收進。一面設攤於市。標明市價脫售。日獲微利。依然不敷開支。交際則日益廣闊。一日有學界黃誦清登門造訪。書僮捧一錦緞包裹隨入。誦清語士超曰。近因家計蕭條。欲將家傳初拓皇甫君碑脫售。前年有人願出五百元購去。弟知此係宋拓。世間已少有。非二千金不售。相傳明代盡爲內廷收藏。自李闖陷京師。二帖復流落人間。至乾隆四次下江南。收得一部。此卽其二也。言下展錦緞取出。士超接來展開。果然首尾完全。一字不缺。便曰。皇甫君碑。爲歐陽修得意之筆。翰林進士。多從此帖上用功夫。

而來。故稱館閣體。而今原石上截已斷缺一角。所以新搨缺少數百字。至於舊搨中有「無逸」二字者。價值六七十元。至於一字不缺之真宋拓。乃屬稀世之寶。萬元不爲貴也。誦清因問曰。此地可有收藏碑帖者。士超曰。翁楊曾三氏都嗜好金石者。同往一試可也。言時收好古帖。偕之往登三氏之門。翁楊無人在家。祇曾氏將帖細細展閱。訝然曰。似真又似假。此帖我已見過數十部。舍間有兩部。都屬無逸本。從未見過一字不缺者。據云宋搨早經兵火燬盡。此帖却爲一字不缺本。是否宋搨。不敢下斷語。蓋往上海。請碑帖捐客估價出售。可得善價。士超取得誦清同意。偕往上海某碑帖店。請店主估價。店主展開一遍。微笑曰。此係贗鼎。經裱糊名手裝作宋搨者也。誦清曰。確爲家傳至寶。何以見得是假。店主曰。有兩種證明。一是宋代紙張紋路較後代紙張闊一倍。此帖紙紋太狹。不是宋紙。奚能稱宋搨。二則此帖載明金石譜。元搨本缺某字。明搨本缺某

字而尊帖於某缺字處都是剪斷黏貼者。足以證明是用幾部清揚本拼湊而成一字不缺之僞初揚。昔年我已見過一部。故能立判真僞。言下將拼湊處一指明。士超請其估計。彼云祇值二十元。誦清曰想當年還過五百元。而今只值二十元。氣憤欲絕。再上碑帖茶會。各掬客亦皆云拚湊而成之假宋揚。不值一錢。二人懊喪而歸。士超代付出旅費二十元。隨誦清到西鄉家中索取。誦清一時無款清償。願將兩書櫥舊書抵償。士超檢點。見有一部明刻仿宋版之晉書兩部明刻子書。心中喜歡萬分。即用竹箱裝置帶回。臨別謂誦清曰。書頗值錢。若能售得善價。除去借款。與君各半均分。於是携書來城。兩部子書售於鐵琴銅劍樓主人。得價洋四百元。晉書爲倚雲樓主化二千元買去。殊出土超意料之外。分一千二百元於誦清。旋有人以脫售善價告誦清。慫恿其向士超交涉。誦清曰。多售乃士超之能力。我初意只要二十元。彼肯分我半數。並不欺我。

何能交涉。而士超資本充足。常赴各地收買古書。轉售於各地藏書家。十數年來盈餘六七萬金。於是買糧田購市房。面團團作富家翁也。

漆工毛順保

毛順保。蘇州昌記漆作之學徒。雖則目不識丁。而性頗聰明。工作亦勤慎。店主頗愛之。森記兼做壁書營業。城內外各大醬園及洽坊等門牆上大字。盡屬老夥紀王和尚所書。後王和尚染疫身死。店主便問順保曰。能書乎。答曰。寫字容易。只恨未曾進學堂。不識字。店主取出一本石印顏字帖。給以筆墨報紙。教其空則臨寫。化費百日功夫。竟然寫得一手顏字。於是擔任壁書。寫來出色。當行旋因露天廣告生意發達。店主又教其照來樣繪畫。初學只有三分相似。刻苦學習半年。所繪人物鳥獸。栩栩欲生。見者都嘖嘖稱羨。旋經上海某大廣告公司經理。當面與順保接洽聘用。許其月薪百元。順保歸與店主籌商。店主曰。爾

出去仍舊依人作嫁。安有出頭之望。還是同我赴滬合作。爾出技能。我出資本。專做露天廣告。若有盈餘。每屆月底。各半分拆。順保允諾。旋同師傅赴滬設肆。專包做露天廣告。歲獲巨利。師傅以女妻之。至今翁壻皆成小康矣。

木工錢小山

錢小山。浙江蘭谿人。習木工業。蘭谿本少巨紳富豪。時值連年水旱災荒。居民不復建築修葺。木工生計頓絕。都赴他省謀生。小山有堂叔受雇於蘇州沈裕昌治坊爲常住木工。小山素知蘇州市面繁盛。謀生容易。貿然攜帶工具襆被。及少數川資。由陸路步行來蘇。逕投裕昌探望其叔。不料其叔死已兩月餘。早有本地木匠尤根壽繼任工作。小山投親不遇。川資告罄。欲歸不得。欲留不能。懇托根壽推荐。根壽係小木工人出身。將小山荐至道前街紅木作中充夥紀。無如小山係大木工人出身。祇能建築房屋。不能雕鏤紅木用具。強留一月。被

店主辭歇。移居小客棧。一再至裕昌懇請根壽推荐位置。根壽知其無小木技。能謝絕之。小山人地生疏。視洽坊若惟一生路。依舊日日前往懇托。根壽厭惡已極。捏詞告經理。謂小山常來。意圖竊物。嗣後小山前往。夥紀不許其入作場。詭稱根壽已辭歇。小山進退維谷。流落異鄉。日往建築場中觀看。希望加入工作。有志者事竟成。竟得如願以償。時有上海營造廠主朱其昌。在蘇包造某銀行新屋。親自在場指揮監督。常見小山在旁觀看。時屆初冬。身上尙穿單衣。兀立西風中。戰抖不已。諦視其面。眉清目秀。滿面愁容。好似失業工人。便向小山詢問姓名籍貫職業年紀及現狀。小山據實詳告。說至最後。淚點竟奪眶而出。觸動其昌惻隱之心。慰之曰。爾毋憂。今日遇我是爾之僥倖。爾年僅十八。尙可造就。我將收汝作學徒。不要汝去工作。隨我回滬。學習英語書算及打樣。限以三年。若能一一學習精明。每月薪工一百元。辦事精明。逐步加薪。料汝必然願

意。不過上海游玩處所多。汝不可涉足。務須專心學習三年。業精於勤。方有出頭之望。我亦蘭谿人。與汝同鄉。義當援手。且因江蘇少年充學徒者。容易學壞。可托重任者殊鮮。願汝將來毋忘我今日之言。小山驟聞此言。幾疑在夢中。仰見天日。方信得遇救星。喜出望外。卽向其昌行過謁師禮。尊稱師傅。以後一切惟命是聽。於是日間在場監工。夜間隨師寄宿旅館。直至工作告竣。隨師回滬。其昌送之入專授英文會話及打樣書算之補習學校中讀書。語云。福至心靈。兼之刻苦用心。進步較易。閱一年。一口洋涇浜英語。說得熟極流利。及至三年期滿。成績優良。能寫普通英文信。兼通珠筆算及打樣。其昌愛之如同胞兄弟。始起八十元月薪。漸加至五百元。每年且有數萬紅利分派。蓋小山不獨精明打樣書算英語。且有鑒別地質之特別學識。其昌自愧不如。遂以投標責任完全委托。滬上營造廠包造房屋。例屬投標性質。地王登報招請投標。各營造廠

主紛往問明建築工程。丈量地面。估價投標。估價過多。生意被估少者奪去。估價過少。工程不敷開支。因而虧耗巨金者往往有之。其昌兩次投標。親自估價。虧耗四萬餘金。因此叮囑小山留心學習投標估價。小山細心研究。其師兩次投標虧耗。皆係不明地質之輕鬆與堅實所致。彼即精研地質學。并將滬埠各區地質。密地測量確實。分段記載。及至某洋行建築七層樓洋房於十六舖。招請投標。小山隨師同往丈量估價。洋樓包造每層十萬。共七十萬。此係核實標價。幾同一例。至於地下墊基打樁。大別高下。估多者五十萬。估少者四十萬。投標以一百十萬爲最少數。地產主人整備百萬建築費。初次投標無結果。其昌因工程過巨。不敢遷就。迭次同小山去測驗地質。小山驗得浮面雖鬆。下層堅實。打樁工程。最多不出二十萬。慫恿其昌投標九十五萬。其昌欲投百萬。小山曰。此係二次投標。外面皆知房主整備百萬建築費。投標百萬者必多。偌大工

程。祇須認真監察。節省五萬金頗易。若投九十五萬。工程穩可到手也。其昌如其言。果然以九十五萬得標包造。訂合同。取鋪保。領到半數工資。即日動工建築地基。用最大之巨木名銅超者滿鋪石脚上。用打樁機器打下。第一步工程告竣。祇化去十萬餘元。上層建築。每層約有一萬盈餘。及至全部工程完竣。工資收清。淨多二十七萬餘金。殊出其昌意料之外。自包造房屋以來。從未有如此巨利。飲水思源。皆屬小山研究地質學之功。分以五萬紅利。以資獎勵。小山的利兼收。各營造廠咸思化重金挖聘。小山概以婉言謝絕。旋經陸姓營造廠主。妻以胞妹。結爲郎舅。然後聘其兼任投標主任。旋又創辦地產公司。前後三十餘年。積資有數十萬矣。

觀枚拆字凌瞎子

凌瞎子。隨江湖流丐。求乞至常熟。及至丐頭率羣丐赴太倉。而凌瞎子瘡痍兼

作病倒南城鼓樓中。奄奄一息。去死不遠矣。丐頭不能挈之同行。分給七吊青蚨。訣別而去。凌瞎子卽央同宿鼓樓之貧民。挈其入烟館中抽鴉片。閱二日而痢疾愈。閱五日而瘡疾愈。告化囊中尚餘四吊青蚨。幸遇熱心館主楊某。與其並枕抽烟時。聽得凌瞎子連聲長嘆曰。生有方。死有地。我本餘姚人。不料將客死於常熟也。楊某訝然問之曰。爾瘡痢皆愈。何愁客死耶。凌瞎子對曰。我是盲丐。無人倩扶。不能沿門求乞。一俟餘錢用罄。豈不要餓死。楊某聞言。惻然憫之。沈吟半晌。語之曰。爾何不作觀枚測字乎。凌瞎子曰。此道在少年時。曾經算命師傳授過訣語。固非門外漢。不過生財傢伙。盲於目。無從購辦。徒喚奈何。楊某許爲之代辦。凌瞎子感謝而別。次日復至烟館。楊某已爲之諸色全備。價值祇有七百元。并爲之雇一江北童子。引之往各茶肆招攬觀枚測字。此時凌瞎子福至心靈。遇到有人向他小木桶中摸出一件雛型物件。或問財氣。或問訟事。

所下斷語。兩面俱到。且經楊某爲之在茶寮烟館中隨時揜揚。因此凌瞎子之名大振。祇須他踏上茶樓扶梯。一聲觀枚測字。前樓二三茶客高呼凌瞎子。後樓三四茶客爭喚觀枚測字。此類主顧。盡是賭博場中人。曾見一龐姓賭客。向其問財氣。伸手入木桶中。有心摸出一枚小木元寶。脫自己頭上瓜皮小帽覆之。反向凌瞎子問曰。試猜我摸得最值錢之何物。凌瞎子曰。猜不出。請爾說明。龐君始以直告。凌瞎子判曰。爾問財氣。摸到元寶。吉利之至。不該覆之以帽。元字戴帽子。便成完字。若去賭博必輸。次日龐君告人。凌瞎子之言。應驗如神。彼操業十餘年。積賞數千元。亦屬不易也。

帽工邵老升

邵老升。自幼入吳江協順帽鋪充學徒。心思靈巧。工作勤慎。三年學習期滿。經理見其製作各式女兜及男禮帽等。式樣合時。工作勝人。派爲作場主任。專司

打樣配料。每月薪工十元。爲最優等工資。工作十餘年。娶妻生子。負擔家用。入不敷出。祇可勉力維持。及至民國成立。禮帽廢棄。女兜亦無銷路。協順停止營業。彼亦失業。其時呢帽風行一時。彼卽向親友處籌借資本五十元。親赴上海批發呢帽三十頂。帶回吳江設攤出售。不料買客還價過少。比進價尙短數角。經過三月。祇售去兩頂。天時漸熱。無人過問。守至秋季再行設攤。而呢色變劣。無人問價。結果照進價之半。儘數售於舊貨店。得資抵充家用。比至年終。借款到期。債主登門索取。無款清償。央人担保延期歸還。旋因生活無法維持。頓萌厭世之念。自投吳江中覓死。幸遇一美國教士坐船經過。將其救起。取乾衣給其更換。將送之還家。問其家居何處。詐稱無家可歸。美教士將其帶回上海教堂中。記名於耶穌教會。供其食宿。且謂之曰。居此不過得免飢寒。爾旣屬帽工。本埠不少大帽鋪。何不去投充工人。我願爲汝代覓鋪保也。老升籌思投充帽

工。必須熟人介紹。上海祇有一呢帽店主劉梅坡。由去年批發呢帽時。與彼在飯館中敘過一次。捨此絕無親友。次日冒昧往訪。梅坡悞認其又來批發。殷勤招待。餉以酒飯。老升告以上次經營虧蝕之經過。今已進教。特來懇請介紹入帽鋪中充做手。另有殷實鋪保也。梅坡聆悉最後一言。默思爲之作介。不負担保責任。將來自無賠累。於是慨然允諾。飯後偕往馬敦和帽莊接洽。該莊正少做手。囑其覓到鋪保證明書。卽來工作。老升謝別梅坡。回去托美教士代覓鋪保。立據担保。遂入馬敦和充做手。工作勝人。其時皮帽初興。彼向經理獻計。收買貂皮獺皮。由其打樣。製成新式皮帽。銷路頗多。年獲巨利。彼之薪工亦連年增加。除每月匯洋贍養家眷及還債外。月有盈餘十二元。繳存儲蓄銀行。十五年後本利共得一萬元。卽行辭職。獨資創設鞋帽莊於法租界。出品美觀耐用。營業日益發達。今已全家居滬。分店有三處。手頭約有十餘萬金矣。凡百事業

之成功。必須有兩種要素。一是心思靈巧。發明適合時宜之新事業。二是借力機會。開創事業。一班成功商人。大都如此。

洋鐵匠何根壽

何根壽。自幼從如皋隨父來滬。學習洋鐵匠。工作勞苦異常。滿師後。每月薪工祇有三千文。却須日夜作工。冬季兩手凍瘡潰爛。亦不能停工稍息。憤而辭歇。厭棄本行。改作拉街車度日。無如不諳馬路行車規則。第二日即犯規。街車被巡捕帶入捕房。相識者語之曰。拉街車非但容易犯規。而且雜在汽車電車中奔馳。生命非常危險。爾還是於老本行中求生活爲易也。根壽聞言覺悟。托人荐至長浜路劉和記洋鐵鋪中充當推銷夥記。不給月薪。祇抽一分佣金。而各件由店主標明價格。肩挑兜售。買客都嫌定價太昂。不成交。兜售數日。僅售去兩件。店主嫌其無推銷經驗。即行辭歇。彼思寄人籬下。終無出頭之望。還是自

立經營。於是回轉如皋故里。將基地一方售得洋七十元。重行來滬。租賃一間店面。開設洋鐵店。發明洋鐵風爐。煤球火爐。質地堅固。比之紅泥火爐。耐用十倍。而且定價公道。買客紛至沓來。各雜貨店皆來躉數批購。營業蒸蒸日上。於是招收學徒。親自加緊工作。隣人勸其放大店面。僱用夥紀。根壽曰。鐵質小火爐。雖然由我發明。不能禁人仿造。我若放大店面。同行分外眼紅。羣起仿造。本店營業必受影響。生意之發達。不在店面之大小。而在出品之精良。况本店一年營業總額不過數千元。抱定緊縮節省耐勞三項目的。方有盈餘。一經擴大範圍。開支增加。虧耗堪虞。隣人都服其見識遠到。閱時未久。各洋鐵店中皆有鐵風爐出售。根壽幸爾出品勝人。定價格外克己。門市稍形清淡。而批發生意遍及各縣。營業得以維持永久。

△南京板鴨創始人

遜清初年。南京漢西門外有一板橋。橋南通官河。橋西係河浜。沈大爲橋西之居民。既無財產。又無職業。祇可靠水吃水。春夏兩季。日往河邊捕螺螄。易錢買米以餬口。入冬河水冰凍。螺螄無處捕捉。飢寒交迫。困苦不堪言狀。旋思螺螄爲鴨之活食。我若兼養鴨子。入冬不愁凍餒矣。遂於春季節省賣螺螄錢。至初夏向埔坊中買小鴨數十隻。初時畜於家。飼以嫩草。漸長驅之入河覓食。養至冬季。頭頭肥大。雌者且能生卵。將雄者售去。雌者待其腹卵生空。然後售去。次年資本稍充。養鴨四十頭。至第三年倍多於上年。而板橋一帶居民都厭惡之。蓋數十頭鴨終日在河中覓食。河水攪得如泥漿。甚至羣趨河灘。奪食洗滌之蔬菜。有名陸阿泉者。正在河邊淘米。羣鴨爭來啄食。阿泉以手逐鴨。而米籬傾覆水中。怒甚。奔回家中。拾一木桿復來。向羣鴨猛撲。立斃三頭。向目睹者告誡勿多言。居民都惡沈大養鴨。相率避去。移時沈大走來。阿泉告之曰。近日市上

相傳瘟鴨頗烈。我初猶不信。今見汝家三頭鴨。活潑潑在河中覓食。一轉瞬已倒臥河邊。我拾石投之不動。方知已經瘟死。爾有鴨數十頭。宜速售去。遲恐盡遭瘟死也。沈大信以爲真。皺眉曰。瘟鴨之際。行中豈肯收買。畜之又恐瘟死。不如鹽而漬之。待至年終出售。不愁無主顧也。阿泉恐其中變。自願立刻助其宰殺。於是驅鴨還家。二人各執廚刀。將鴨一一宰殺。拔毛剖腹。購買食鹽花椒。向隣家借得大瓦缸。忙碌數日。手續完備。當下將鴨肫及毛售去。其餘雜件。分贈阿泉及隣家作飯菜。幸爾時在仲冬。鹽漬二十日。取起懸掛風乾。守過臘月二十。沈大担鴨入市。買客見鹽鴨隻隻扁薄無肉。無人購買。沈大兀立至午後。挑鴨還家。經過母舅朱老成竹作門首。停担稍息。卽以經過詳告母舅。老成笑曰。爾太老實。受人愚弄。幸爾冬寒天氣。許多鹽鴨不致變壞。因爾用巨石壓過。滋味更佳。缺乏看相。肥鴨變成瘦鴨矣。我家有截下之毛竹根本。屬供作燃料者。

大可廢物利用。我來替汝裝點。言下拾取竹根。用作刀略加修削。每頭鴨腹中塞一段。頓成腹膨肉厚之肥鴨。沈大道謝而歸。次日担鴨入市。買客爭購。數十頭鹽鴨盡得善價脫售。盈利反多於賣活鴨。及至新年。具酒食邀請朱老成。陸阿泉。及左右隣居吃春酒。并伸謝去冬帮忙之盛意。阿泉見其養鴨七八十隻。終年不必購食飼養。反能生蛋供日用。年底鹽鴨出售。獲利可操左券。心生艷羨。學步養鴨。閱數年。板橋一帶養鴨者不下十數家。至冬鹽漬出售。由是南京板橋鹽鴨。遠近聞名。花牌樓中鎮街及各市區。都有設肆專售生熟鹽鴨者。自從太平天國建都南京。板橋拆去。以後稱作南京板鴨。至今依然暢銷全國也。

粥菜大王朱紫陽

朱紫陽。幼入無錫源盛醬園習業。既長。轉入滬西協昌醬園充夥紀。專司製造醬菜。無如銷路滯呆。閱時既久。醬菜變壞。買客紛來退還。經理不分皂白。歸咎

紫陽做手不良。損及協昌牌號。面加斥辱。揮諸門外。并於同行中毀損紫陽名譽。因此紫陽托人謀位置。各醬園皆謂其習業未精。概不收用。紫陽憤恨已極。欲與各醬園奮鬥。苦於資本短絀。且作小本經營。徐圖發展。口之於味。有同嗜也。但求食品精良。何愁銷路不廣。於是親手製成各種粥菜。捐照會。設攤於住家之衙堂口。醬菜全用自製甜醬套製。油汨果肉及黃豆。逐日換新鮮。買客日漸增多。食品精良之稱譽。由近及遠。兼售粥菜之各雜貨店。慕名而來批發者。接踵而至。彼對一班主顧云。我專爲爭名洩氣。不汲汲於圖利。批發祇有一分利益。經過一年。營業日益發達。於是賃屋於城內邑廟前。創始開設粥菜店。發明玫瑰乳腐、糟鵝蛋、五香菜、以及各種精美葷素食品。不獨可當粥菜。兼可供下酒及進膳之用。價廉物美。暢銷全埠。旋於各火車站樹立露天廣告。各縣各鎮市之買客。紛至沓來。初創五年。獲利數萬。於是添設分店於各縣。營業經久。

不衰。稱之爲粥菜大王。誰曰不宜。

油坊夥紀孫挹芝

孫挹芝，充任無錫振太油坊夥紀十餘年。旋因油坊主投機失敗倒閉。彼亦失業。迨返蘇州故里。謀事無成。坐食豈能持久。不得已每日赴茶會撈露水。在遜清末葉。蘇州油行中人發行一種空頭油票。在茶會上做交易。買漲買落。祇憑一帋油票。與上海交易所中之做交易。如出一轍。挹芝有十餘年油坊經驗。看市面。撈取數十元露水。猶如探囊取物。旋有范子固與之合資投機。交易放大。以前不過數十元上落。油行中人不加注意。而今出入以千計。主其事者。特別注意。第一個月二人合資投機。獲利二千。第二個月變輸二千。幸爾挹芝見機得早。停止投機。已弄到捉襟見肘。飢寒烟癮三問題。幸得一義女淑貞。每月補助十元。時虞不給。籌思我既有油行經驗。當於本行中討生活。時花生油正在

萌芽時代。獲利較易。便向義女告借洋二百元。購辦打油小石磨。雇一老司務。担任工作。批進花生米。打成花生油。批發各小醬園。賴以維持生活。閱時未久。各油坊都製造花生油。整篋批發各小醬園。批價可以賒欠。而挹芝限於資本。概須現錢交易。營業因此一落千丈。自知小本經營。不能與資本雄厚之油坊爲敵。祇有另尋生路。惟須不出油業範圍。於中尋覓蠅頭微利。猶須擇不屬油坊出品。方免競爭。不受資本家之壟斷。思維再四。祇有茶食店中所用之葷油。不屬油坊範圍。向例由各麪館煮取猪肉澆頭中之湯油接濟。出產少而用途大。茶食店中還須自購猪油煎熬。我若充葷油捐客。堪稱獨行生意。於時停止打油事業。先往城內外各大茶食店如稻香村等接洽。包辦葷油。再赴各大麪館。收買葷油。多多益善。價格照市盤。不抬不抑。各麪館貪其逐日上門收貨之便利。皆願與之交易。彼於家中置大鉄鍋於灶上。將陸續收來之湯油。入鍋加

火煎至厚薄適宜。移裝大油篋。俟其凝凍。然後派苦力運送。需貨之茶食店。一經試用。人人讚美。一律與之訂定口頭合同。茶食店方面。要求全年供給葷油。而於七月中月餅上市期內。最爲緊要。挹芝方面。要求各茶食店。不得直接向各麪館收買湯油。以歸一致。經營未久。各鄉鎮之有名茶食店。皆來定貨。旋覺粥少僧多。祇收蘇城內外各麪館之湯油。不敷分配。於是每屆中元節後。擇秋風涼爽之日。親赴隣近縣城。如常熟無錫等繁盛市區。收買湯油。運回煎熬。然後裝篋運送。經營多年。獲利頗巨。民國成立。蘇城市面蕭條。彼即設分棧於上海。交易忙碌異常。若孫挹芝者。亦可稱善於經營者矣。

賣糖菓者文魁齋

滬諺有云。大舞台對過天曉得。此語爲文魁齋之特別廣告。當清光緒時代。尙屬一托盤賣糖菓者。晴和天氣。奔走茶坊酒肆中。稍覓蠅頭微利。遇到久雨不

晴。買客稀少。糖菓中如花生糖。鹹炒瓜子等。變韌。無人購買。因此蝕本。改賣夜飯菜。時值伏天。今晚賣剩之鷄鴨魚肉。留至次日傍晚兜售。一律變壞。買客聞而退步。又虛耗若干資本。懊喪已極。時廣東糖食。著名於滬。彼始販賣廣東橄欖。及陳皮梅。糖山查等。雖則都有持久性。無如主顧寥寥。每日賺錢無多。難以維持生活。終日兀坐於青蓮閣空座上。愁眉不展。堂倌石四厭惡已極。語之曰。爾死守於此無用。何不往妓院中兜售。倌人都喜吃糖菓。自有嫖客破鈔。保爾利市三倍。魁齋經此一語提醒。日往東西蒼芳及清和坊一帶兜售。那時妓院叢集於此。每屆黃昏。遍走各妓院。存貨一掃而空。閱半年。積有盈餘。賃屋於英租界三馬路大舞台對過。創設廣東糖食店。選用做手夥紀。發行廣東糖菓及茶食。出品精良。營業蒸蒸日上。每屆歲底。買客擁擠異常。名聞遐邇。四鄉八鎮。及外縣。都托航夥持函來購。始創三年間。盈餘甚鉅。於是放大店面。添用夥紀。

大加擴充。同行嫉妒。而陸續賃屋於三馬路。開設廣東糖食店者。共有三家。且招牌類似。亦聘廣東茶食幫做手。且用特別招徠法。派夥紀守候各航船碼頭。與各航夥接洽。到其店中交易。許以扣取回佣二成或三成。利己之心。最易動人。一班航夥。遂相率向冒牌店中交易。文魁齋營業。日漸退化。店主明知被同行冒牌競爭。訴諸法律。無如招牌有一二字不同。不能作冒牌論。又不能禁止。他人在三馬路開設糖食店。於是乃於本店門前。懸掛一木牌。聲明本店爲起首始創老店。只此一家。並無分出。不料爲時未久。各冒牌店門前。亦相繼懸牌。聲明爲起首老店。魁齋憤極。命漆匠繪一烏龜於木牌上。詳加說明云。本店是。否是起首老店。天曉得。冒牌者便是烏龜。一面印刷辨眞招牌紙。且在新聞紙上登廣告聲明。並提出一萬元。準備犧牲。便宜買客。茶食糖菓。一律照定價八折出售。而且各種食品。加料精製。每斤加重二兩。買客人人貪便宜。又復接踵。

而來。三家冒牌店。資本缺乏。獲利無多。怎能敵得過真正老店之常期競爭。相率遷移他處營業。文魁齋經此一番競爭勝利。方得維持永久。

賣水菓金

金金生長浦東。成年後投充蘇州順昌水菓行夥紀。服勞過度。致患咯血症。辭歇居蘇。時值青陽地初興。市面繁盛。彼適居住盤門外。卽於輪埠某茶室門口。設一水菓攤。營業日漸發達。不料該茶室基地。原屬水田。且係包工趕造。墊基不固。木料不堅。而樓上茶客終日滿座。一日霍地全部房屋坍塌。死傷茶客數百。金金雖幸免波及。其妻若子。俱被樑柱壓傷。送入傷科醫院調治百日。纔得出院。而薄薄盈餘。已耗去半數。籌思與蘇地無緣。上海市面繁盛。還是遷地爲良。遂將住屋退租。挈眷乘輪來滬。賃屋於英界五馬路。於衛堂口設一水菓店。專售中國水菓。營業清淡。不敷日用開支。幸得其妻入絲廠工作。以工資貼補。

家用。勉力維持年餘。其妻因生產停工。水菓攤營業。更覺清淡。決計停歇。作水菓販。每晨赴行家批貨。專選各地著名出產品。肩挑兜售。例如四五月間。則售東山楊梅白沙枇杷。五月則售波澄黃蜜露。龍華水蜜桃。六月則躉銷著名西瓜。如常熟雪練。宜興烏皮黃。七八月中則售福建荔支蘋果。九月中則售糖炒良鄉栗子。十一月間則售福橘廣橘等。應時食品。每日滿担而出。空担而回。除大雨大雪之日。在家休息。以外日可獲二三元盈餘。一般老主顧。戲呼之曰水菓精。言其專售精良水菓也。彼則精益求精。積得盈餘數千金。重行於英大馬路開設水菓店。售中國各地出產之著名水菓。不售外國水菓。一班青年學生。羣趨購食。并有許多富室聞人。與之常年交易。按時選精美水菓送往公館。每屆月底。憑送貨摺收賬。因而營業較大之各中菜館。如杏花樓、狀元樓、半齋等。陸續前往定批國貨水菓。營業之盛。獨冠一時。各大西菜館如東亞酒

樓。大西洋等。慕名前往批購中西水菓。只以國貨應之。買客勸其何不兼售美國芒菓、蜜橘、蘋菓等。則可壟斷全埠中西菜館之生意矣。金金答曰。我願有飯大家吃。外國水菓退讓他家經售。本店營業之發達。全由專售國貨水菓而來。今生永誌不忘也。同行聞其言者。都器重之。

楓涇蹄發明人

楓涇阿二。不詳其姓氏。因其生長楓涇鎮而行。二人皆以楓涇阿二稱之。家甚貧。老父賴搖木鐸乞錢餬口。阿二以賣素菜爲業。往來於各糟坊各酒店中。兜售所燻豆腐乾、燻豆腐衣、燻菜蔬。以及各種淨素下酒物。在五六兩月中。酒客茹素者多。銷路尙發達。入秋以後。營業清淡。生計乃日漸窘迫。其父囑其夏季售素菜。春秋冬三季售葷菜。但求烹調得法。何愁銷路不廣。阿二籌思鎮上設攤售葷菜者。約有十餘人。所售都屬豬頭肉、豬肝腸肺等。收拾不淨。烹調失宜。

硬淡無味。買客寥寥。我今遵奉父命。改售葷菜。必須不步各燒熟攤後塵。特別烹調精美葷食品。售價克己。方可招徠主顧。思維再四。猪肉只有四蹄中一小塊精肉。名曰蹄筋者。最爲上等。我如加以上好作料。烹調出售。別饒美味。本鎮頗多饕餮家。有此精美食品。銷路之發達。當可計日而待也。意既決。遂於先一日往各肉莊定購生蹄筋。來朝往取。帶回家中。放清水鍋中。加入適量之蔥薑。用急火煮一沸。取起置竹籃內。放河水中漂淨浮沫。瀝乾。然後下鍋。配以好醬油、黃酒、大茴香、清水等。（作料多少。憑肉之斤量而定）加蓋緊密。用平均火力。煮到肉酥而作料入味。再入白糖。改低火力。使原汁收入肉中。然後起鍋。堆置大缸盆內。於午飯前半小時。設攤於四叉市口。行人經過。肉香觸鼻。駐足購買。帶回家中。與家屬同嘗美味。一經入口。無不嘖嘖稱美。時常思食。便成老主顧。閱時兩月。全鎮慕名來購者。爲數至多。捷足者先得。後至者醬蹄已售空矣。

其故限於生蹄筋缺乏。例如全鎮日宰三十隻豬。蹄筋由阿二全數收買。亦不過一百二十塊。片刻功夫。已經售罄。一班老主顧咸囑其多備應市。彼即遣老父赴上海各肉莊預定收買。全埠日宰豬攤數千隻。僅收楓涇航船碼頭附近一帶各肉莊。已日有千餘塊。原料既充足。即行賃屋開設燒熟店。出售醬蹄筋。醬肉。銷路由近及遠。隣近諸鎮及上海之買客接踵而至。楓涇醬蹄之名。遂乃大噪。故今鎮上出售醬蹄者。觸目皆是。上海英大馬路等處之水菓店中。每屆春秋冬三季。亦常有楓涇醬蹄寄售。阿二早已羽化。其子孫仍操此業。俱成小康之家矣。

茶博士戈增大

戈增大。家赤貧而性誠實。初充常熟一壺春茶館伙夫。專司燒老虎灶工作。燒沸水供人家作飲料者。常熟土語稱作湯罐店。薪工甚微。彼却勤慎從事。

始終不懈。老闊察其誠實。調充茶博士。專司泡茶。（俗稱上手夥紀。沖開水者稱下手夥紀。）茶葉用小紙匣裝配。一匣供給一壺。老闊點匣收錢。一班措油茶博士。以四匣茶葉。勻分五匣。一匣茶資飽入私囊。例如日售一千匣。茶博士有十分之二茶資。飽入私囊。惟有增大終年不舞弊。對於下手夥紀收茶資。監察綦嚴。下手撈不到油水。恨之如刺骨。陰損之。夏季之夜。有心於其臥處。敞開窗戶。增大受足風寒。入秋瘧痢交作。多日不愈。下手勸其吸雅片。止可痢疾。增大遂往烟間中抽烟五分。痢疾頓止。次晨又下痢。再去抽烟止痢。就此上癮。幸而歷年積有數百元私蓄。以補日用。而一班下手。在老闊前譖其每日措油一元。以作烟資。那時正值生意清淡。老闊悞信讒言。將其辭歇。增大托人保荐位。置。因有烟癮。各茶館概不收用。增大籌思。寄人籬下。難以持久。還是於本行中。另尋一生財之路。方可維持生活。我原屬燒老虎灶出身。而城廂內外設灶售。

水者。約有三百餘家。燃料概用礮糠。每日每家平均以三角計算。全年耗費甚巨。趁此新穀登場。礮糠上市。我居間作一掬客。抽取一成佣金。足敷我之生活費矣。意決遂行。先往各老虎灶接洽。論定全年需用礮糠之約數。價值照市。由買賣兩方直接論價。彼祇抽一成佣金。負擔全年不缺貨責任。本來遇到雨雪阻途。河港冰凍時。各老虎灶往往買不到燃料。今有增大担負。全年不缺貨責任。各老虎灶主人。自然樂與之訂條件成交。老虎灶方面。需用礮糠若干担。先五日通知增大。由增大轉囑鄉農送貨應用。銀貨兩交。惟不能直接向鄉農購買。增大方面。直接濟礮糠責任。無論水旱災荒。河港冰斷。雨雪阻途。皆須供給。燃料價格隨時照市盤。不得藉故高抬。違者交茶館公會議罰。接洽妥當。便往各鄉村種田大戶家接洽。聲明自己充作礮糠掬客之原因。城內外各老虎灶之燃料。須由其居間經手。價格由雙方直接論定收取。惟不得直接尋主顧。農

民可免一番兜售手續。咸願與之成交。增大充任。捐客五年。淨獲盈餘三千元。遂以廉價收買三畝荒地。圍以磚牆。中建草屋。每屆糶糠出新時。市價較廉。出資收買數萬担。堆積居奇。遇到連日大雪。奇寒冰凍。糶糠缺貨。市價飛漲。彼以收藏之糶糠。接濟各老虎灶。最少可得一倍利益。今已面團團作富家翁矣。此項事業。限於常熟一隅。如上海之老虎灶。則概用煤屑作燃料者也。

紙版底紙發明人

書局家排印書籍。概須打紙版。則再版時可省重排手續。祇須將生鉛溶化。澆入夾住紙版之模型中。待其稍冷凝結成鉛版。一付紙版。約可供八九次澆版之用。紙質之堅牢絕無倫比。祇有東洋出產之雁皮紙充作紙版面紙。最爲耐用。而面紙下須用厚紙襯托。初時用普通硬襯紙。惟不耐久。有收字紙阿六者。不詳其姓氏。以收字紙爲業。每晨肩挑兩大竹篾。往滬埠各印刷所收集墨污。

廢紙專售於造紙廠中。時常兀立觀看工作。以作消遣。積日既久。對於化除廢紙上墨污。用何藥水。將廢紙還原。用何藥水。以及造紙方法。無不明瞭。每至華國印刷所收字紙時。與所中同鄉人。談及廢紙造紙方法。津津樂道。好似三折肱於此道者。管工唐景時語之曰。爾既有此經驗。各印刷所中都缺一種打紙版所用之襯底紙。今以硬襯紙充用。質地不堅牢。澆版二三次。面紙未損。而襯紙已破爛不堪再用矣。有此好機會。豈容錯過。速去籌措一二百元資本。購買應用工具。作小規模之試辦。若然出品精良。適用。全埠印刷所。都屬爾之主顧也。阿六微嘆曰。我是貧民。點金乏術。告貸無門。無法籌措資本。景時曰。我與爾俱是南匯人。不忍見爾坐失此大好機會。助爾創業。替爾合成一碰洋會。本所共有手民七十人。每人各換二元。立可收集百四十元。不過一切創辦手續。要爾自己去籌備進行。各手民聞言。盡表同意。責成景時担保。以後每月舉行搖會。

一次。須由阿六准期召集。無論何人。不得半途終止。言下各出會款二元。由景時代筆。將各人姓名寫明會簿上。阿六收集會款。向景時感謝而別。回至城內住所中。向房東添租餘屋兩間。備作工場。自思我未曾實習過造紙。先要聘定一有經驗之造紙工人。方可進行。於是赴造紙廠。與其友人周有才商酌。就百四十元分配。購置造紙石槽、壓榨機、浸料缸以及一切應用雜件藥水等。一面與一班收字紙者。訂定價格。每日選擇堅牢廢紙送去。充作原料。阿六幫同有才工作。經過三星期。第一次造成三分厚二尺見方之堅韌粗紙。取名紙版底紙。送往華國印刷所。當場試用。質地堅牢。惟嫌紙性太硬。須加改良。方適於用。幸賴有才經驗豐富。用心改良製造。方臻完善。并經華國全部手民。時在印刷界作口頭廣告。定戶日漸增多。工場逐步擴大。出品精益求精。全埠承印書籍之各印刷所。盡與之常年交易。日夜加緊工作。依然供不應求。經過七八年。獲

利二萬餘。依舊只此一家。無人繼起學步。蓋因紙版底紙之銷路。限於一埠一行。外埠無人問津。有大資本者。不願經營此小範圍多手續之事業。無資本之印刷工人。間有心生艷羨。苦於經驗全無。資本難籌。遂讓其一人壟斷。

香烟推銷員石小堂

石小堂。崑山人。開設烟紙店於朝陽門外。營業清淡。連年虧耗。羨海上繁華。決計遷滬謀生活。即托居間人。將住宅絕賣。搬移家屬及店中存貨赴滬。賃屋於法界。仍操舊業。經營半年。尚可出入相抵。一日黃昏。三盜突入店堂。一盜手持手槍。監視小堂及學徒。二盜搜劫賬箱中之鈔洋銀角。還嫌不足。衝入臥室。翻箱倒篋。搜刮細軟。納入於提箱中。携之而逃。小堂妻正值產後有疾。受此驚嚇。病勢增重。耗去醫藥費數百餘元。始得告痊。而小堂之薄薄資本。將告罄盡。告貸乏門。不得已將烟紙店召盤。得洋四百元。移居開北。賃一亭子間。托人介紹。

暫充某外國烟公司局外推銷員。不支月薪。祇抽佣金一成。當繳保證金一百元。論定不得向素與公司直接交易之烟紙店兜售。違者沒收保證金。第一次領出價值五百元之香烟。車回家中。堆得臥室無立足之地。每日出外兜售。除却烟紙店。竟然無處覓主顧。挨延多日。月底結賬期將屆。而香烟祇售出四聽。籌思若秘密批給烟紙店。公司中當無法調查也。次日。即赴營業頗大之協盛烟紙店接洽。經理江梅生原屬友好。遂以四百七十元全數批出。叮囑嚴守秘密。及至月終。至公司結賬。當繳洋四百五十元。尙有二十餘元盈餘。足敷家用。欲圖多抽佣金。於第二次遂領出價值一千元之香烟。公司職員向其追問香烟銷於何處。小堂支吾回答。職員頓起疑心。密派兩稽查員暗地調查。小堂未曾防備。祇管雇小車。將整箱香烟運回。因亭子間中寄納不下。遂暫置客堂前之庭中。然猶恐天雨。香烟着潮變壞。故次日即往相熟之各烟紙店兜售。當日

成交。由協盛元昌一家批進。收到批價洋九百四十元。照公司定率。當批千元。小堂急於出貨。以免着潮變壞。減少六十元。守至黃昏。雇小車裝運。自以為避人耳目。殊不知被公司派出之兩稽查員看出破綻。尾隨運貨小車。查得清清楚楚。回公司報告推銷部主任。並尋保人至公司。告以小堂違章廉價售烟。妨碍公司營業。取銷推銷。沒收保證金。保人即至小堂家中責其不當違章廉價批出。小堂曰。香烟不向烟紙店求售。簡直無處推銷。況且我所交易之兩烟紙店。向來不與該公司直接交易。並不妨碍該公司營業。至於批價減少六十元。損失在我。在公司方面並無損失。況且推銷員售價。本來高下不一者也。理由非常充足。即到公司中。以上述理由。與推銷主任。侃侃爭論。無如公司中執持定章具在。不堪容情。結果罰去五十元。付清貨價。領出保證金。繳還推銷證。就此結束。小堂株守數月。由朋好介紹。得識大資本家席某。且時往其宅中閒話。

談天席某久欲創辦香烟公司。苦於缺少有經驗者助理。及至小堂談及上述推銷香烟之經過。方知其富有推銷香烟之經驗。於是即聘其爲某某香烟公司籌備主任。預備資本五十萬元。設廠自製。派小堂赴香港某大烟草公司。選定英國某地出產之頂上烟葉。訂立合同。經常交易。不得以別地出產之烟葉混充。并付定貨洋十萬元。外國烟葉廠家對於經手巨額交易者。例有一成佣。乃是公開酬勞。小堂一度航海。取得萬元佣。回滬。據實報告。席某勸其以萬元佣金作股份。小堂欣然從命。於是租賃工廠發行所。聘用職員。購機器。取牌名。一俟烟葉運到。遂開工加緊製造。籌備三月。登報宣佈開幕。第一次出品。色香味三美全備。沿路贈送。雖然耗損五千元。而吸過烟味者。皆稱好香烟。各烟紙店紛紛批進。銷路日漸發達。再行添足資本一百萬。出品精益求精。并用精美貴重贈品。常登新申兩報全頁封面廣告。力行推廣。果然不脛而走。暢銷

各省。售價廉於大英牌。而烟味則且勝之。并有精美贈品。銷路之廣。於香烟中。闢一新紀錄。首受其敵者爲某外國烟公司。擬欲以金錢魔力戰勝之。遂托人與席某密商。願出四十萬元。收買其香烟牌名。席某不允。增至八十萬。席某意動。謂小堂曰。以三字牌名。易人八十萬元。此種難得之機會。豈容放過。小堂曰。不然。本公司之出品。不知化幾許金錢。幾許心血。力行推廣。銷數方能與大英牌相伯仲。三字牌名。乃香烟之靈魂。雖八千萬不肯售人也。况某外國烟公司。與我個人有嫌隙。我將進一步力謀推廣。打倒該公司一切香烟而後已。限我兩星期。爲本公司籌措八十萬元。三字牌名仍屬本公司。席某欣然允諾。小堂遂借新春俗例。設盛筵於復興園。東邀全埠各大香烟廠及烟紙店之老闖經理。屆期列席者十餘人。小堂先開會議。宣佈中國香烟之銷路。向推某外國烟公司最盛。華商香烟公司。被其打倒者不計其數。本公司亦屬華商之一。目前

營業狀況。早在列公洞鑒之中。而某外國烟公司竟欲用金錢勢力。壓倒本公司。不得已懇請諸公全體加入本公司爲股東。團結一致。維持本公司利益均沾。此次招收新股八十萬元。專收同行。非同加入。每股五元。認兩股起碼。認滿兩千股以上者。有被選舉爲董事監察等權利。列席諸人。皆知該公司營業發達。當場一律認股。超過定額者達二十萬。小堂又在席面上請新股東全體担任推銷職務。并定特別獎勵金。每月列表比較。推銷額數列第一者。除例得一成獎金外。另加特獎洋五百元。由是銷路之廣。無出其右。而今小堂已成爲香烟界之大資本家矣。

車匠梅春生

車匠。專造包車及黃包車之工人也。梅春生少習此業。充滬上森記包車行之工匠。其性甚孝。每月工資十六元。例寄十二元至家。供養父母。自己除添衣洗

澡理髮外。別無他用。以致數年工作。手頭毫無私蓄。及至森記行主壽終。其子素嗜嫖賭。接手後不顧店務。專事北里遊。父服未終。而債務已累累。每日祇見債主登門坐索。絕無主顧。上門定貨。無法維持。遂告歇業。春生因此失業。暫居客棧。托人謀事。無如滬上車行多。營業散淡。各行都抱緊縮主義。不添工人。春生謀不到位置。每日食宿需錢。囊金將罄。於是暫作小本經營。購辦木盤。每日清晨往糖坊中批進麻酥糖若干。向衙堂里巷中兜售。稍覓微利以餬口。當時因資本短絀。未曾捐照會。旋被巡街捕查悉。帶入捕房中。拘役十日。釋出。囊空如洗。以行李質錢。付清宿費。搭輪船回轉常熟故里。以上述情形。詳告老父。其父曰。何不早作歸計。本地初行包車。現正修築橋梁。不久將發行街車。而城內尚無包車行及修車店。爾可就家中設一修車店。生活可無憂也。春生唯唯。即往洋鐵店製一修車店招牌。帶回釘諸門口。并書寫數十紙傳單。遍貼通衢。一

班富家子弟所坐之鋼絲包車。車輪在高低不平之石子街上翻滾。容易損壞。正愁本地無處修理。得見傳單。俱皆命車夫挑車來修理。每輛修費。少至兩元。多至三四元。始期數月工作最忙。以後平均每日一輛。經過半年。積得三百餘元。其父以私蓄相助。遂開設一車行。專造街車應市。售價廉於上海。一班放租街車之小資本家。貪其便利。咸向之定造。營業日漸發達。於是收學徒。添夥。紀加緊工作。今已成爲小康之家矣。

理髮匠何四根

何四根。吳江之理髮匠。在遜清末葉。設店於城南。不收徒。不雇夥。自食其力。每遇出包。留老母看店。節省開支。尙堪溫飽。及民國成立。男女剪髮。彼舊式之剃頭匠。遂無人光顧。不得已每日挑担至附郭。專爲鄉人剃頭。晴和天氣。尙有二三主顧。每遇雨雪及奇寒天氣。分文賺不到。耐飢以待晴暖。苦度一年。老母病

死。央求善堂收殮安葬後。自思生活不易。還是早隨先母於地下。免在陽間受苦。遂於拂曉至縣署後大樹下。懸繩自縊。適有縣署中一傭婦。啓後戶。瞥見有人在樹間自縊。亟呼之不應。趨前勸之曰。爾尙在壯年。總可自尋生活。何苦出此短見。四根含淚詳告自殺原因。傭婦曰。我縣署中正欲雇用一理髮匠。爾既素業是行。我代爾去求主人。用汝可也。在此少待片時。言下竟其工作。回入署中。閱片時復出。招呼四根入署。見過知事。留署工作。月支薪工十元。四根每隔一星期。自往理髮店中。剪髮修面。留心學習。經過四五次。新式手法。卽已瞭然。在街坊上遇見截髮之時。裝婦女。更留心觀看。語云。世間無難事。只要肯用心。閱時三月。便成爲新派理髮之高手。化費十元代價。購置全副外國男女理髮器具。及至知事辭職返里。彼遂告辭。於吳江市心中設一男女理髮店。招收學徒。聘用著名夥紀。始業舉行贈品。主顧接踵而至。招待殷勤。夏季裝電風扇。冬

季燒火爐。營業之盛。在吳江理髮店中推爲第一。

花樹匠沈松

沈松。世居常熟北門外。以種花樹爲業。在遜清時代。有二三花園主人時常雇彼種花樹。紮盆景。代價頗優。足抵家用。自入民國後。各園主或則官游他方。或則逍遙滬上。無人雇彼種花紮樹。收入大減。全年祇靠九月中賣菊花一種收入。祇充全年用度。不敷之時。遂行典質借貸。以補不足。生計日窘。一日。赴蘇州山塘陸姓家賀喜。係屬同行。入其花園中游玩。祇見遍種白蘭花樹。不下四五百株。詢以何故遍植此樹。陸某語之曰。白蘭花近年銷路發達異常。兼之花期久遠。自二月初花開。至九月爲止。蘇城市面雖然蕭條。幸有火車便利交通。可以携往無錫上海兜售。我家全年用度。惟賴此一花也。四根頓然覺悟。臨別托陸某收買三十株。詢明分種方法。帶回植諸花園。閱數年。滿園皆白蘭花矣。無

如交通不便。銷路限於一隅。幸而熟悉各大菜館。向館主獻議於整席上用白蘭花以代一種水菓。果然食客盡表歡迎。於是每晨摘花送往各菜館。凡遇嫁娶喪殯。亦都用白蘭花紮彩。除歲底年頭無花供給。其餘有花時則不愁無銷路也。由是家計日漸充足。

磚瓦行主陸幼江

陸幼江。姑蘇陸墓鎮之磚瓦窰主。設發行所於陸墓市梢。窰中專燒鋪地方磚。打米缸白。在遜清時營業頗盛。及至民國成立。鋪地盡用水門汀。打米盡用碾米機。方磚缸白遂歸天然淘汰。幼江不忍棄五代相傳之起家行業。守舊維持。改燒舊式牆磚屋瓦。批價格外公道。無如有錢建造新屋者。都喜華麗美觀。造新式洋房者居多數。舊式磚瓦。銷路無多。因此連年虧耗至四萬餘金。正思籌借資本。改燒西式磚瓦。不料債權者齊來索款。不應。結債團訴諸法律。幼江無

法彌補。宣告破產。所有窖地、住宅、生財出品。盡爲債團拍賣。分償欠款。僅得二成半。幼江祇贖二百元。養命私蓄。挈眷赴滬。借居妹夫周某家中。周某語之曰。目前經營事業。有大資本大魄力者。可以壟斷一切。譬若滬上之各大百貨公司。總是歲獲巨利。未聞虧蝕。至於無資本者。則須全憑腦筋新穎。以迎合社會心理。創設新事業。方有成功之望。幼江謹記於心。遂試製水門汀。廉價售於某大營造廠試用。果然價廉物美。不亞於舶來品。遂由周某居間作保。該廠全年所用者。由幼江一人承包。訂合同先收定洋五千元。卽以此作資本。經周某存入某錢莊。立一往來摺子。以一萬兩爲限。於是貨廠屋。購原料。招工製造。出品精益求精。營業日漸發達。旋爲夙債團所悉。經人調解。補還一成了結。就此放胆經營。將水門汀廠大加擴充。銷路推及各省。至今已成該行中之巨擘矣。

△ 桑葉大王夏湘如

夏湘如無錫世家子。讀書不就。改充繭行夥紀。而春繭市面僅兩月。故繭行營業期亦祇五六十日。且薪工式微。抵作一年生活費。不敷甚巨。於是改變方針。於次年春繭上市時。自作收繭客人。不料絲繭市價初期大。中期小。末期更小。彼初期收集二千餘元繭子。中期因耗本不售。守至末期。耗本更巨。不得已而請人繅絲出售。在本地因不能得善價。雇舟運滬求售。不料中途遇盜。蠶絲旅費。搶劫一空。懊喪回家。因憂成病。纏延半年。始得告痊。籌思充繭行夥紀。所得太微。難資生活。決計改作放桑葉客人。想今冬若與種桑樹者。論定價值與担數。至來年蠶忙時售出。定可坐抽二三成佣金。出息可較多於充繭行夥紀。不過隔年定葉。例須付三成或四成定洋。方能訂立合同。當先行籌措資本。於是奔走於至親好友間。說明心事。勢利者婉言拒絕。祇有一姑丈楊君才。許以全力扶助。自身雖非富有。然於社會上之信用頗好。歷辦慈善事業。有無錫孟嘗

君之稱。當下議定由君才出面。向富厚之親戚故舊。合一單刀千金會。會款額定一千元。連首會共二十一人。每人各換洋五十元。合成千數。歸首會坐收。只舉行一次。故名單刀會。以後由首會分夏冬兩期。各出會洋五十元。繳還會友。次序以舉行首會時。搖出點色多少而定。若然湘如到期不能履行。由君才負責代還。載明會簿。各會友方將會洋換出。湘如措得千元資本。即往北郭一帶。訪見桑園主接洽定貨。時近年底。植桑者需款孔急。論定每担一元。先付定洋二成半。訂立合同。註明來春若然市盤飛漲。儘有通融餘地。惟桑主與放葉者。須先行接洽。不得單獨操縱市價。違者罰洋五百元。湘如奔走三日。定葉四千担。無錫爲蠶絲出產地。春蠶期內。需葉數萬担。預定此數。並不爲多。及至來年三月。桑葉市價開盤。祇有九角。湘如心想。難道又如上次收繭。市盤愈降愈小。頭期不售。守過五日。市盤漲至一元。訂合同之桑主。皆來催促出貨。以防市盤

同小湘如曰。我化千元資本定葉。無非欲圖二三成盈利。而今出入相抵。無利可圖。請君等再待兩日。如有人到地購買。可回稱已由夏湘如全數包賣於蕩口大蠶戶。行將裝船送去。爾等要買葉。須與湘如接洽。各業主因有合同拘束。祇得依言停售兩日。市上葉少。市盤兩次高漲。至每担一元四角。北門一帶蠶戶買不到桑葉。陸續來訪湘如。情商買葉。湘如曰。得錢不揀主。賣君等可省一番運送手續。何樂而不爲。不過每家需葉若干担。須預先說明。付定洋四成。價格照今日市盤計算。以後漲落概不問。我負接濟桑葉至春蠶上山之職。君等則付足預定担數之價洋。不得短欠。各買客但願不缺葉。況且市盤不算昂貴。都願與之付定洋成交。結果四千担定葉。盡以一元四角脫手。而各業主亦都賣得此善價。與湘如訂爲經常主顧。湘如第一年獲利一千六百元。第二年定貨多出一倍。祇獲千二百元餘利。蓋因上年所用之壟斷手法。早經蠶戶識破。

及至北門缺葉。盡向別處購買。湘如稍獲盈利。手頭漸寬。爲子娶一善於養蠶之媳婦。并買荒地栽桑。以後每屆桑忙。自己放桑葉。媳婦養蠶。連年獲利。今已面團錢作富翁矣。

繭衣捭客石士玉

石士玉。無錫世家子。在遜清補過博士弟子員。家無恆產。設館授徒。束修式微。憤而經商。摒擋資本。設一賤扇店於市中心。租賃兩開間店面。聘用夥紀。招收學徒。每月開支浩大。而生意清淡。僅閱半年。資本耗盡。舉債維持兩年。弄得捉襟見肘。債台百級。不得已將店召盤。收得洋三百元。半數清理小債戶。有交誼者立借票緩期清理。士玉籌思設館開店。難以謀生。我今改作捭客。有族叔在某絲廠充繭房管理員。繭子外面之亂絲。俗稱繭衣。廠中無用。以廉價售於客人。運至上海。轉售與洋商。利益頗厚。我可捷足先得之。卽赴某絲廠訪見族叔。說

明全年收買該廠繭衣。不過每一批貨款。須延半月繳清。再領第二批繭衣。諒可通融也。其叔曰。以前相熟之收繭衣客人。亦有脫貨後繳款者。惟須殷實舖保。我今爲汝作保。明日來發貨。到期不可失信。士玉謝別而歸。來朝雇舟至該廠碼頭發貨。論定價值總數。由士玉簽立收貨單。當日即離錫開船。次日抵滬。帶樣至收亂絲洋行求售。第一次祇有二成盈利。卸貨後汲汲回轉。繳清貨款。以堅信用。以後無錫各絲廠之繭衣。皆由其收買。數年之間。獲利甚巨。



米行主汪裕豐

汪裕豐。其父以米業起家。開設米行白坊於常熟南門。裕豐繼承父業。接手之初。營業尙稱順利。自碾米機器風行後。白坊遂停歇。常熟富戶概以收租爲業。從前收納糙米。打白囤積居奇。概歸米行經手出售。抽取佣金。嗣後各業主改收現金。米行中頓少一筆巨額回佣收入。裕豐受此影響。虧耗堪虞。兼之家運

厄逆。耗費更巨。資本日益短絀。籌思祇有買米居奇。可獲巨利。而故老有云。五月一箕破。（破日而遇箕星輪值）米價漲步步。上年五月中有一箕破日。我據此買米千石。果獲淨利千元。思至此翻閱本年歷本。見五月中有兩個箕破日。以爲今年五六月間。米價必然大漲。我當籌足資本。作孤注之一擲。實則此種迷信之談。不足憑信。上年買米獲利。乃屬僥倖耳。裕豐不察。以爲可信。兼之經驗充足。遂向往來各錢莊。籌集資本萬五千元。逕往無錫買米。蓋無錫米市爲全省冠。且有堆棧寄貨押款之便利。各地米商雲集。裕豐時往交易。與無錫米行界無不熟識。此次赴錫。在茶會上聲稱。於兩星期內要收買白粳米四千石。無如來貨不多。難以足額。相識者勸其收糙粳。則存貨甚多。不愁缺額也。裕豐三折肱於此道。雖知糙米不能囤積過夏。天氣炎熱。米即發熱變黃。白米可以做廩囤積露天。經過暑天。祇中心靠氣通。周圍熱黃。大部份依然潔白。但當

時一因白米缺貨。二因迷信過深。以爲不到炎夏。米價必定飛漲。遂不顧利害。放盤收買糙粳。市面爲之搖動。一班無錫米商。誤會其買米接濟洋商。米價遂大漲。裕豐反爲得計。以爲出貴價收進。米價可望步步增高。一轉瞬間即可賣出也。於是收滿萬五千元糙粳。寄存銀行堆棧。押款六成。再買米寄存。收足四千石。方行返里。囑托無錫盛昌米行。每日函報米價。以便脫貨。誰知前日之米價高漲。皆由其放盤收買而來。各路米商聞訊。紛紛購米運錫。及至彼已返里。於是錫市來貨擁擠。米價逐日降落。各米船咸運滬求售。上海米價亦因之大跌。錫滬兩地爲操縱全省米價之總樞。就此日漸低降。延至五月底炎夏將屆。堆棧中與裕豐有放款關係。催出貨之快信。如雪片飛來。裕豐搭輪赴錫。與盛行主磋商曰。今照目前市盤售出。則連運費利息。每石共虧兩元五角。若轉期堆存。又恐天熱變黃。設取出碾白堆存。堆棧中例須算清寄費利息。爲數甚巨。

無款清算。如之奈何。盛昌主以爲祇有忍痛從速脫貨。省却堆棧中之寄費利息。且待新貨上市。市盤低落時。重行收買囤積。以圖補償損失。較爲得計。裕豐亦以爲捨此別無善法。卽托盛昌取樣米。向各大碾米廠求售。全數售出。裕豐虧去一萬餘元。懊喪而歸。深悔悞信五月一箕破之謬言。致受此大損失。自是靜待新穀登場。再赴錫買穀。居奇守至九月底。穀價甚高。不敢冒昧進行。遂靜待機會。但轉瞬秋盤結賬期已至。往來錢莊。皆來催促付款。裕豐僅有五千元。而欠三家錢莊。則一萬有奇。若悉數付出。則自己一文無着。非但不能營業。生活亦將陷絕地。不得已。遂懇請有交誼有信用之某同行出面担保。至年終結賬。銀根既緊。無錫之行。因罷門市交易。至年終雖獲利八百元。亦僅敷行內開支。而三錢莊。又來催結賬。裕豐再懇保人。往商結一萬元開期。延至來年春盤清付。三錢莊不允。結果由保人調解。付半數現款。結半數開期。纔得告一段落。

而裕豐資本無着矣。向妻懇商。取出奩贈三千元。赴滬籌辦米店。蓋上海居民。咸係現款買米。米店不吃倒賬。獲利可操左券。裕豐自知資本短。獨力難期發展。卽與上海兩家資本雄厚之米行。合股經營。議定於全埠分設十處米店。裕豐爲總理。每店聘一經理。夥紀由兩米行荐保。來貨由兩米行接濟。并舉一米行主爲監察。開幕以後。營業大盛。第一年十店盈餘三萬。裕豐分得三分之一。回常清理莊款。移眷居滬。今已成爲米業界之富商矣。相識者謂其作事魄力大。故能成功偉大事業也。

布行主謝小印

謝小印。爲常熟布行之巨擘。在清同光時代。常熟布暢銷大江南北。該行營業之盛。獲利之厚。同行中無出其右。嗣後蘇滬等處創辦紗廠。營業稍衰。及至本地織布廠盛行以來。該行營業遂一落千丈。設法改良。亦屬無效。連年虧耗。

甚巨。偕友赴滬。參觀三友實業社工場。以備改良事業。不料抵滬後。隨同伴入紗布交易所。看人做交易。獲利易如反掌。十分艷羨。即借同伴之戶名。開始做空頭。閱一星期脫售。獲利五百元。即以之向相識之經紀人開立戶名。常往交易。或輸或贏。且終年常包房間於旅館。每晚則往著名之菜館宴飲。雖則不入妓院。所費已屬不貲。既做此投機事業。資本愈耗愈短。不復謀劃改良。布行旋告歇業。莊款債主結團體起訴追償。遂將行屋住宅變賣。以料理債務。餘二千元。挈眷遷滬。遂不復入交易所。日往布業茶會品茗消遣。時與朋好談論在滬經營以何項事業。可資生活。某布店主謂之曰。開設染坊。祇須購辦生財機器與染料。無需大資本。苟能出品精良。利益無窮也。小印深韙其言。與之商酌進行。合資籌備。賃工場於城內。設發行所於法界。聘一富有經驗之配料工程師。選用有名司務。及熟悉布店綢莊之跑街。小印爲經理。開幕以後。初時營業清

淡。嗣後染品精益求精。確有不落色不泛色兩種優點。綢莊布行。咸陸續送貨來染。營業日漸起色。盈餘逐年增多。今已購地自建工廠及發行所。并設分發行所於英法兩租界。已成爲全埠著名之染坊矣。

芹菜大王沈成福

沈成福。農家子。向設菜行於常熟小東門外。在遜清時營業所入。尙可維持生活。嗣後子女成行。兼之米珠薪桂。家用比以前增多三四倍。而菜行收入反較前爲短絀。出入懸殊。遂借貸典質以補不足。自維如是斷難持久。欲另謀副業以資補助。時逢六月。四面羅掘大洋一百元。收買上好西瓜。裝船運至上海。初到來貨充足。市價低落。不願脫貨。不料連日大雨。天氣涼爽如深秋。市價更低。西瓜多數變爛。不得已以最低價格售去。虧耗十之六七。懊喪而歸。大病三月餘。始得恢復健康。一日來一上海菜行主陸某。聲明收買常熟土產之芹菜。多

多益善。成福與之論定合資經營。由成福在常坐莊收貨。裝船運往上海交陸某發售。當場陸某付出資本五百元。訂立議據。註明利益均分。成福卽往種芹家收集水芹一大船。交陸某帶滬出售。果然銷路廣大。蓋上海向來祇有藥芹。入口有藥氣。常熟之水芹。無藥氣而有鮮味。白莖更嫩於青葉。買客爭相購買。成福收貨接濟。直忙至年終收市。赴滬與陸某結算。分得盈利二千元。陸某素知常熟四季皆有著名土產。如春笋、松樹蕈、茭白、紫茄、玉蜀黍等。都是別有鮮味。且具耐久性。故囑成福按時收買運滬。至秋季預先向種芹菜者。付定洋儘數收買。以資擴大營業。成福應允。回里後。遂如言按時收買著名土產。運滬零售。無不利市三倍。近年經營此業者。已有數家。而成福已積有多金。立於不敗之地矣。常熟芹菜之風行滬上者。自沈成福始。

猪行主許荷生

許荷生開設豬行於太倉城外。在遜清時營業頗盛。獲利甚多。嗣後豬行增多。營業分散。自厲行屠宰稅以來。抽佣更薄。而行場寬大。用夥衆多。開支浩繁。以致連年虧耗。不得已實行緊縮。不料一班歇夥。亦合資創設一豬行。專與爲敵。將許氏行中之買賣主顧。一網打盡。荷生無法挽救。旋將豬行停歇。坐食年餘。積蓄告罄。擬將寬大之行場出售。另營他業。無如市面日益衰落。日久無人承買。日困愁城。尋思設行開店於蕭條城市間。獲利難若登天。還是專門養豬。既有現成行場。祇須用一飼豬人。本輕利重。獲利較易。於是籌措資本五十元。以三十元買小豬三十頭。卽派飯司兼顧餵食。以二十元作購買豬食資本。不敷甚巨。幸有猪窠灰可充肥料。一星期脫售一次。得資購買食料。支持八九月。猪身俱皆肥大。擇滿八九十斤者先行脫售。及至年底全數出售。得洋一千二百元。次年養猪增多兩倍。雇用二人餵食。至年底售盡。得洋三千餘元。由是以養

豬爲業。竟能重振門庭。一班茹素者咸謂養豬積得之造孽錢。難遺子孫。殊不知豬糞生成是肉食。若不供人作食品。世間無人留種豢養。況且宰殺由肉莊操刀。與養戶無涉。有何罪過耶。

改良錫箔之潘小軒

潘小軒開設錫箔莊於姑蘇城內。在清代光宣間。營業頗盛。自從民國成立。蘇城市面冷落。箔錫銷路一落千丈。連年虧耗甚巨。籌思南京市面初興。獲利較易。卽行携眷至石頭城心。開設錫箔莊。不料中央下令破除迷信。錫箔幾乎無人過問。小軒方悟南京城內之官紳。都是不信神鬼之新人物。懊悔貿然遷來。便向同行中探悉錫箔祇有上海銷路最大。於是再行搬店至上海法界。人地生疏。專做門市。不做批發。買客稀少。虧耗更大於蘇州南京。亟謀補救。幸得某大香烟公司經理指點。製造包香烟錫紙。上等香烟用錫。次等香烟用鉛。設廠

製造。承包之公司。日漸增多。連年獲利甚巨。

茶葉行主汪裕如

汪裕如。原籍浙江。經親戚荐至上海。邑廟前大昌茶葉店爲夥紀。服務十餘年。店主因投機失敗。停止營業。裕如就此失業。借居滬友周某家。尋思寄人籬下。縱使勤慎守職。亦難持久。不如自立經營。或有成功之望。我於茶葉頗有經驗。收買居奇。可資生活。遂與同行中人磋商結伴。適有沈張石三人。奉行主命。將赴龍巖產地收貨。蓋上海茶葉。向由贛浙閩三省供給。贛浙兩省交通便利。入山採茶。客人衆多。產地價格因而日漸增貴。惟有福建龍巖出產之茶。質地雖不亞於浙茶。贛茶。祇因交通不便。販客不多。價格因此低廉。故爾三家茶行於仲春時際。派夥帶款赴龍採茶。裕如帶洋六百元。與沈張石結伴同行。搭輪至閩省登岸。探訪素常交易之閩省茶行。行主款以酒食。并告以本省連年災荒。

盜匪遍地。君等不可帶銀洋入山。宜換本省通行鈔票。密藏貼身絮襖中。以防意外。各人宜懷藏一二成現洋。以供沿途零用。沈張等依言。密藏完備。然後搭乘小火輪至龍巖地界。換坐民船入山。不料行抵半途。突來土盜十餘人。將各人身上之現款衣服搶劫一空。各贖一身短衫褲。四人跪倒船板。索還棉襖以禦寒。而盜匪預料襖中必藏鈔票。僅脫身上破襖給四人。易穿藏鈔短襖而去。四人奈何徒喚。催促舟人送回閩侯。舟人飯食照算。舟人答稱囊金亦被盜匪劫去。不能遠行。君等上岸。東行二十里。有鎮集可以雇船回省。四人祇可登岸步行。沿途問路。行至傍晚。始抵鎮集。探問至船埠頭處。說明遇盜情形。埠頭告以舟人與盜通聲氣。故不敢送回省中。恐將其送官究辦也。以後沿途切勿雇船行路。言下指派老實船戶。領至舟中供膳宿。俟至天明送客歸省。沈張石等亟投前日招待之同行中。說明經過。請該行代付舟金。并借錢購衣禦寒。三人

合電上海各本行。略述資本被盜搶空。請即匯款至省城某茶行。以便在閩省坐莊收貨。結果沈張石三人。仍得收貨而歸。損失由行中賠償。而裕如資本已罄。旅費全無。幸賴沈張石三人。爲之竭力設法。托閩省茶行主何某。墊款收買頂上茶芽五百元。由三人担保三個月歸還墊款。結伴同歸。裕如將茶芽寄存滬友周某處。雇女工揀淨。并親加整理。然後脫售。獲利二百元。亟將欠款交銀行匯還。以堅信用。及至來春。籌借資本五百元。附函匯至閩省某茶行。托其代收頂上紅綠茶。多多益善。未曾寫明限制。該茶行信其誠實。爲之墊款代收。進價五千元之紅綠茶。分數批運滬。裕如亟行於城內租賃棧房。竟以赤手空拳。開設茶葉行。且得沈張二人。爲之向南市晉隆錢莊担保立一用銀摺子。言明千兩爲限。得此基本金。方能用夥雇工。開始經營。幸有十餘年經驗。與內地各城市同行都熟悉。招徠批發。行務蒸蒸日上。每屆春期。閩浙贛三省都有同行

爲之墊款收貨。因此竟得成爲茶業界之巨商。

毛毛匠李南生

毛毛匠。專司縫拼灰鼠、狐嵌等皮統者也。李南生爲蘇州之有名毛毛匠。在遜清時蘇城內候補官不計其數。而前清慣例。冬季之皮外套箭衣。須按節令更換。深秋穿珠皮。或青種羊。初冬穿銀鼠。仲冬穿灰鼠。大雪穿白狐或貂皮等。遇有損壞脫毛。必請毛毛匠修補。南生秋冬兩季工作之代價。可抵全年一切用度而有餘。自辛亥國體變更。蘇城三憲取銷。官員遷避一空。市面一落千丈。猶其是南生。受變更禮服之影響。主顧全無。告貸典質。支持三年。日漸窘迫。籌思鬱鬱居此。坐以待斃。不如摒擋資本。遷地爲良。於是貨其居室。及首飾木器等。集成一千二百元。挈眷搭輪赴津。賃屋開設一小皮貨店。兼收舊皮帽。皮外套等。第一年收得幾件貂外套。貂馬褂。親加修補。脫毛者改成大衣領。帶至上海。

出售獲利三千餘元。由是往來津滬間。年年獲利。今已成爲皮業中之巨商矣。

槽坊主駝背

駝背不詳其姓氏。因其背偃。人皆以駝背稱之。客氣者稱以駝翁。自幼繼父業。設槽坊於上海南市。釀造黃白糟燒等酒。在遜清時營業尙可支持。嗣後汾酒花雕盛行一時。益以白蘭地。惠格司等外國酒運華發客。本幫之槽坊酒。祇有內地鄉鎮間之銷路。而駝背向來專做滬埠各酒店之批發。至此一蹶不振。連年虧耗。亟謀補救。兼售食鹽食油。添領行帖。營業依然清淡。及至年底結算。虧蝕更巨。就此歇業。將生財底貨召盤。無人過問。旋將底貨以最低價格。賣於南翔協盛醬園。閒居無事。一度去買先令。又耗去一千餘元。悔恨之餘。托人謀荐位置。經至戚介紹。入租界張裕釀酒公司分發行所充司賬。服務三年。而該店房屋被某地產公司挖去翻造。該分發行所因營業無發展之期。就此收歇。

駝背又告失業。尋思張裕能以少數資本開創釀酒公司。專造外國酒。能與舶來品競爭營業。我亦中國酒業界一份子。豈竟不能效法張公。與外國酒商競爭乎。近年啤酒風行一時。夏季銷路之多。勝過各種外國酒萬倍。若能僥倖銷開。致富可計日而待也。決計分三步進行。第一步籌措資本二千元。第二步訪聘有經驗之啤酒司務。第三步定製啤酒瓶。就舊槽坊作場中工作。舊式釀酒器具皆可應用。擇日開工製造。至四月。由駝背攜帶新製啤酒。親往滬埠各酒店。各菜館。各雜貨店接洽寄售。第一批各付二十瓶。大月底結賬。若然缺貨。打電話至南市若干號啤酒總發行所。即派送貨司務。坐腳踏車送來。并與各店主論定批價而歸。以後次第赴繁盛各城市。向相當店舖接洽寄售。此係上海慣例。凡有一種新發行之食品嗜好品等。第一步推銷方法。資本無多者接洽寄售。資本雄厚者。犧牲數千元。到處逢人贈送。不取分文。一面於各地或設分

銷處。或則接洽寄售。一經銷開。買客衆多。各寄售處概須用現金批發。此爲推銷一切新出品之常例。駝背守至大月底。親往各寄售處收賬。皆云出品不良。買客皆來退貨。本外埠總計。只銷去十分之二。於是在上海各大報上。登廣告宣傳。又化費一筆廣告費。以爲第二個月底。銷路必能增多。屆期又去收賬。詎知更不如上月。有一家大酒舖與駝背因有戚誼。店主取出兩瓶啤酒。一爲青島出品太陽牌。一爲駝背之寄售品。分傾兩杯。請駝背自飲。駝背將兩杯啤酒且飲且辨。本廠出品味淡而帶藥氣。青島出品味醇厚而含香氣。優劣懸殊。銷路永無發展之期。酒店主勸其懸崖勒馬。另謀他業。爲是。駝背宣告暫停營業。即日搭輪往青島。旅居一月。托人荐入太陽啤酒總廠工作。留心廠主買原料。無如不假手他人。無從探悉。惟有勤慎工作。閱時既久。廠主深加信用。拔陞監工。助理配料。經過半年。天假之緣。廠主暫歸日本。爲子完姻。臨行以原料房鑰

匙交駝背。叮囑不可假手他人。不可放本廠一切人等入內。駝背唯唯聽命。及至廠主歸國。方將原料一一認清寫明。并購料核對無悞。守至東洋人回廠。請假回滬。重振舊業。親手買原料配製。亦然保守秘密。自知上次出品不良。已失信用。此次開始僅造二千瓶上好啤酒。重定商標牌名。分送本埠各酒店。各雜貨店。請各店主先行開瓶嚐試。與太陽啤酒比較。果然滋味相同。而批價較廉。各店主願爲推銷。銷路日漸發達。駝背得此機會。籌資本。添夥紀。大加擴充。數年間盈餘十餘萬。此皆從苦心奮鬥中得來者也。

胰皂廠主姚雨生

姚雨生。向在漢口洪昌胰皂廠中充跑街。初時銷路尙不惡。旋因出品不良。而市上之新牌老牌貨充塞。優勝劣敗。本屬天演之公例。洪昌旋歸失敗收歇。雨生失業。回轉南通故里。與親友合資創辦糧食行。經理邵芝汀並非米行出身。

作事好大喜功。且係大股東。行務獨斷獨行。旋因經營米麥投機。連次虧耗巨款。米行倒閉。債團訴追欠款。雨生連帶破產。困守經年。謀一枝棲而不得。其父謂之曰。欲謀生活。當於有經驗之事業中求出路。爾屬胰皂業出身。何不於老本行作小本經營。但求出品實踐價廉物美四字。胰皂係家家日用要品。不愁無銷路也。雨生答曰。父言誠然。惜乎我之積蓄已罄。懇請代籌八百元。即可從事經營也。其父即出私蓄五百元。命其就家中作小規模製造。俟有銷路。然後籌款擴充。雨生依言。以二百元購辦模型木箱及招牌鍋灶等。以三百元購辦原料。按胰皂以四分苛性鈉。一分油脂化合而成。出品之優劣。係於所用油脂適當與否而定。成本之輕重。係乎原料合價之高下而分。雨生賴有十餘年經驗。購買石灰與鹼。製造苛性鈉。其法以一分生石灰。（例如以斤計。則所用清水與鹼概以斤計。照十分比例。增減斤量。）溶化於五分清水缸內。另用敞口。

缸一只。置碱一分。加清水五分。俟其溶化。併入石灰水內。入鍋攪和加火。煮至發沸。將鍋離火靜置。俟其澄清後。取其上面之澄清液。用濾紙鋪於粗眼竹篩上。下盛瓦缸。傾液於紙上濾過。卽成純淨之苛性鈉。（此液悞染衣服上卽成穿破。製時須注意。）另將油脂一分。（以牛油豆油各半混合。）傾空鍋內加火溶化。俟其充分溶化。有渣須撈淨。卽以製成之苛性鈉四分。（例如十斤油加四十斤苛性鈉。）用大銅杓徐徐傾入油內。隨傾隨用手細竹桿攪拌融和。攪至油與水渾合成錫糖狀。離火傾入模型內。冷後卽成洗衣皂。若攪時太久。原料嫌乾。加入清水適宜。若然油水不能相合。加入胰皂一小塊。攪至胰皂塊全體溶解後。油與水必然渾合。然後傾出。有時水分嫌多。多煮片刻。水分收至合度時。傾入模型。靜置風燥處。俟其乾固堅實。然後從模型中取出。切成每條四塊。裝入木箱。一面印成許多傳單。遍貼通衢。逢人散給。一面雇人挑担零售。

井於城內外各雜貨店接洽寄售。按大小月底收賬。第一批出品。於兩星期內售罄。於是添用工人。日夜加緊趕製。就此銷路日漸發達。至年終獲利二千。卽於住宅後空地上。趕造工廠。籌措資本。大加擴充。出品精益求精。銷路由近及遠。直至固本皂暢銷以後。營業大受影響。自知資本與配料都不如五洲藥房。（固本皂係五洲出品）老牌祥茂肥皂尙被其打倒。自己更非其敵。還是趁早召盤爲妙。其父亦以爲然。卽日將胰皂商標及工廠生財。一起盤頂於人。時人皆服其能於中途知難而退。此非常人所能冀及者也。

▲ 象皮鞋發明人

李保成。原籍台灣。清光緒時。保成往南洋。年僅十八。未曾習過工商業。旅居新嘉坡半年。川資告罄。食宿問題無法解決。不得已。懇逆旅主人作保租車。以拉街車度日。保成體質柔弱。不耐勞苦。旋得傷寒症。病倒旅館中。幸遇館主胡子

文亦屬華僑。人頗熱心。爲之延醫診治。遷延兩月始愈。病後體質更弱。不能再充苦力。子文轉托某華僑。荐其入陳嘉庚總公司中充製造樹膠底跑鞋工人。工作多年。目睹所製跑鞋。暢銷全中國。該公司連年獲利數百萬。購地數千畝。栽種膠樹。最盛時每兩樹膠售價六七兩。陳嘉庚因此致富。積有財產額二十萬。保成羨慕非常。每於工作之餘。與知己同事評論華僑中誰以糖業致富。誰以植樹起家。起初都屬貧民。我儕亦屬僑寓南洋之華人。苟能發明一種日用物件。達到暢銷目的。發財可操左券也。保成福至心靈。想起象皮亦屬樹汁。用場極大。摩托卡之車胎。人力車之輪圈。皆用象皮製成。若以之製成雨鞋。成本低。質地牢。輕而耐用。必能暢銷也。卽與子文商議。籌款試辦。子文曰。茲事體大。爾但有創業計劃。並無製造經驗。且待我調查明確。然後與爾共同創辦。我籌資本。爾任工作。有利均分。保成曰。我早已向製汽車胎廠中觀看切問。盡悉底

蘊造鞋極其容易。我可担任工作。由我一人先行試造。俟有優良成績。然後籌措資本。設廠工作。方無失敗之虞。子文深韙其言。當日同去購置原料。就旅館中試造。當晚工作告竣。次日自將出品試穿行路。惟嫌底質太薄。重行試造。將鞋底加厚。試穿合宜。由子文帶樣品。往各鞋莊各洋貨店中接洽寄售。定名象皮套鞋。批價公道。買客貪其價廉質輕。購者頗多。一經試用。耐久性勝於皮鞋。銷路日漸發達。保成辭去陳嘉庚職務。由子文籌措資本數千元。設廠雇工。日夜分班工作。以應各地批發。六七年間獲利甚巨。兩人各半均分。而今製造象皮套鞋者。東洋南洋。不計其數。而保成與子文手頭都積有十數萬財產矣。知其事者。以子文比之鮑叔。保成比之管仲。同行中都敬重之。

南貨店夥呂云生

呂云生。原籍崇明。自幼入南通昌順南貨店充學徒。旋陞門市部夥紀。店主盧

榮心熱。報捐知縣。分發閩省候補。并化巨金運動補缺。旋被御史參革。又復化巨金開復原官。前後耗費十餘萬。店中資本被提一空。因此收歇。云生連帶失業。一時謀不到位置。函懇舊東家提携。接得復函許可。云生收拾行李。搭輪赴閩。恰值辛亥革命。福建插白旗反。正官員逃避一空。云生投親不遇。流落異鄉。川資用盡。亟寫快信至家索旅費。無如家居鄉僻。無門牌村落。連次去函寄不到。不得已暫作苦力。借住沿海何大家中。同以苦力爲生。往來海濱招徠主顧。時當仲夏。見海灘上遍生牛尾草。葉都扁平細軟。便謂何大曰。此種肥軟之牛尾草。盡屬石花菜（又名洋菜）之大好原料。惜乎沿海居民不知製造法。視作燃料。東洋人賴此以起家發福者不計其數。全國各南貨店中之洋菜。都是東洋貨也。我原屬南貨店出身。故知其詳細。何大曰。既有現成原料。大可刈割帶歸。製成洋菜。售諸南貨店。有利可圖。不必再作苦力矣。云生唯唯。卽往鎮上購

鎌刀兩柄。復往海濱割草。背負回家。嗣後仍作苦力。兼收原料。至立秋前。擇久晴之日。先行「天然漂白」法。以水浸濕。乾牛尾草。除盡雜草。置竹簾上晒乾。再浸再晾。約經七八次。草盡潔白矣。守至寒天。方行「取汁」法。取漂白原料一斤。入大鍋中。加清水一石（此係約數）。用文火煮沸。沸時用醋二升和水注入。隨注隨攪。約五六小時。見原料全體溶解。再加清水三四升。取起。入麻布袋中。攪取其汁。以速爲貴。袋中之渣再加水五六升。醋一升。再煮五小時。如前法壓取其汁。以供製次等洋菜之用。從速再行「凝結」法。將汁倒入二寸高、六尺長、三尺闊之木盤中。靜置十小時。見已全體凝結。卽用薄口切麵刀切成二寸闊、尺半長之粗條。再入石花菜分切器中切細之。（第一年未曾置備。用人工分切。殊欠美觀。）平鋪竹簾上。移置屋外。用木橈攔起。嚴寒時曝露一二夜。天暖增多兩夜。雨夜收入屋內。露後晒於日光中。使水分蒸發。隨時底面翻轉。使其蒸

發均勻。不可有污損與折斷。工作完成。售諸專營批發之南北雜貨行中。得洋二百元。儘數添置生財。而最重要之分切器。閩省無從購辦。旋托日本輪船公司。向橫濱儀器館中買來兩具。用亞鉛皮製成。爲尺半高。二寸二分闊之無底筒。一端鑲以鉛絲篩。并有木杵一根。用器足備。命何大家屬幫同割收扁平細軟之牛尾草。以外肥壯之雞足草、頭髮草、紫草等亦可作原料。陸續收來藏好。及至秋冬。何大率家屬加入工作。出品多於上年十倍有奇。製法比較上年進步。形式與東洋貨無異。得於年內全數批出。得洋二千餘元。成本祇化去買器具買醋數十元。卽以四成分派何大。以後出品精益求精。抵制日貨以來。銷路更形發達。設廠雇用臨時工人。加緊工作。并親往崇明接父母至閩。組織家庭。今已娶妻生子。成爲小康之家矣。

紙紮匠林小成

林小成。原籍海門。貧苦無依。隨人至常熟。學習剃頭。一耳重聽。往往纏悞。主顧叮嚀。一次剃去蓄鬚。軍官之鬚鬚。大起交涉。店主恨甚。將其揮諸門外。小成自怨命苦。終日嗟嘆。欲圖自殺。一日。兀立河邊。欲待行人絕跡時。投水以了殘生。適有紙紮店主姚南山經過。與之素來相識。即呼其名。詢以竚立於此何事。小成無以對。向之流淚哭泣。南山與剃頭店比鄰而居。固知其已被師傅逐出。流落異鄉。勢將自殺。見死不救。於心何忍。即以手拽之回行。且慰之曰。爾正在青年。儘可自立謀生。語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求肯專心學習。紙紮業亦有出人頭地之望。且在我店權充學徒。衣食住不成問題也。小成感激道謝。隨之歸。改業爲紙紮匠。經過窮途末路。自知刻苦用心。一切紙紮物件。皆能依樣造作。精益求精。出品人人讚美。營業因之大盛。南山特別優待。第二年即陞爲上手夥紀。担任一切重頭工作。如紮冥庫中之裝飾品。以及紙質銅床沙發及

全房間紅木傢具等。雖則都用紙與蘆頭紮成。遠看與真者無異。還有各廟春季會社中所放之燄火。常熟素無高手。各社友先期赴蘇滬兩地紙紮店中定製。小成本屬門外漢。南山僅知配製明火。紮成之燄火不良。因此無人定製。小成特別留意。凡遇廟社放燄火。偕同南山於日間趕到。借觀定製之燄火。每一桿裝連三套。粗看僅有一桿。及至扯上杆頭燃放。一桿完結。紙壳下落。火星上燃。第二桿自行脫出。脫至第三桿完結。結構精良。花樣翻新。誠然非普通紙紮匠所能效法者也。小成資質聰穎。一經詳細觀看。深印腦筋。歸來先行試造小燄火。供給道士爲富紳家做道場之用。雖屬小件。紮得與大燄火無異。見者嘖嘖稱美。及至新年。南山命其紮成八杆三套燄火。每屆元宵。東嶽廟中例行夜宴。慶祝聖旦。南山亦屬社友之一。捐送燄火八杆。於廟前燃放。屆時觀衆如潮湧。所放燄火八杆。脫出二十四套。觀衆掌聲如雷動。凡結有會社者。當場詢問

爲小成所紮。以後各廟社繼續來定貨。小成遂成爲紮燄火巧匠。名聞蘇滬。南山倚爲店柱。以弱妹妻之。遷滬營業。兩人俱成小康。

花爆匠劉申子

劉申子。原籍江北。來滬充飯店伙夫。飯店旋因虧本歇業。彼以拉車度日。奔走如飛。出息尙佳。一日拉車行經四叉路。被汽車撞倒。幾乎送命。經巡捕送入醫院。調治百日。始得出院。而一足已成殘疾。不能再作苦力生涯。一度販賣水菓。買客稀少。資本虧蝕殆盡。流落異鄉。飢寒交迫。幸遇一同鄉人宋大福。設紙紮店於法界。憐其窮苦。收入店中充學徒。該店承辦各商店舉行廉價時之燈彩。營業頗盛。申子日隨紮燈匠。專心學習。僅閱一年。紮成之燈彩。細巧美觀。無出其右。旋陞爲管工匠。支配一切工作。每屆七月。法租界例行慶祝民主紀念。入夜於法國公園燃放燄火。以作餘興。每歲舉行。申子因承辦燈彩。與法商相識。

者頗多。隨之入公園中相幫放燄火。順道研究其製法。盡悉其妙。及至下屆慶祝。先期接洽紮燄火。屆期燃放。數萬觀衆一律拍掌。要知外國燄火。不用紙盤燈彩。全用五色明火紮成。(明火用硫磺松香顏色電石等製成)形如一個大爆仗。燃放時砰然一聲。紙筒上陞天空。再發一響。各式燄火明耀天空。是日所放燄火。各有名稱。一曰、紅日高昇。用深紅色明火紮成圓形。光芒數丈。與旭日相似。二曰、月照申江。全用淡藍色明火紮成。照耀天空如月色。最佳者名曰風動星移。紙筒上昇天空。放出兩粒明火。紮在極輕紙帆上。順風在空中橫飄。歷四五十分鐘始滅。法商皆稱勝過歷年香港名匠所紮之燄火。申子因此得名。各遊戲場及各地廟社。紛來定紮燄火。每屆新春。彼又製成各種新式花爆。如金錢砲小炸彈等。銷路之廣。更盛於燄火。而今申子已獨資創設燈彩花爆製造所。聘宋大福兼充批發主任。報其從前提携之恩也。

典當經理易來丙

易來丙。生長崑山。及冠入滕墩盛昌典當充學徒。滿師後不得陞缺。蓋當規學徒依次遞陞。來丙係後進居末。故無陞遞希望。憤而辭退。旋入蘇城某小押店充夥紀。時在清光緒年間。該店係流東罪犯開所設。因其資本不過千元。上下閱時未久。即行停歇。來丙借寓在胥門洽興當內。其姑丈王某爲該當管包夥紀。來丙托其安插位置。無如該當經濟有限。夥紀有歇無添。來丙謀事無成。憂能傷人。得病回轉。滕墩。經數月始復健康。在家株守。幸爾性情和藹。善口才。工酬應。常往盛昌當中。與一班朝奉閒話消遣。該當旋因資本被東家提用一空。經理已另有高就。不願維持。宣告只贖不當。一俟贖清質物。料清存款。便可解散。一班朝奉爲飯碗問題。慫恿來丙接辦。全體夥紀爲担保。來丙答稱現成典當經理。何樂而不爲。只恨點金乏術。空手怎能維持。不知此典最少限度要有

若干資本。可以勉力維持。管錢房夥紀答稱。本典現有六千元當本。可以陸續收回。原擬以之清償存款。若然足下接辦。存款祇須付息不必還本。最少再有一萬元現款。可以維持。然後徐圖吸收存款。以作持久之計。來丙與衆夥紀約定。籌得到萬金便接手。籌不到作罷論。言下作別。次日往崑山造訪任積穀董事之族叔易仲如。告以上述情形。并商將積穀存款移存盛昌。仲如素來器重此族姪。便與之約法曰。積穀款現在存莊生息。按月七厘。存典生息。按月一分。自可移轉。不過此係公款。地方紳士。皆有干涉之權。熟年不生問題。若遇荒年。或則買米平糶。或則移作賑款。或則買穀儲存。立時要提回。不可延緩也。當下論定提款須先一月知照。以便設法歸還。仲如即將某錢莊之存摺繳於來丙。言定後日換立新摺送來。來丙資本到手。便得走馬上任。爲盛昌經理。卽日與舊典東割斷關係。招牌上加公記兩字。前經理辦清交代手續。自往河南去做。

官來丙對於舊夥紀一律各歸原職。并聲明資本有限。請衆位協力助理。要知典當盈餘。祇有當本上之利息。初接手一年。利息尙少。所以第一年並無盈餘。至第二年萬元資本行將告罄。幸爾來丙平日推廣交際。信用昭著。當地幾家富戶。都願以整款存入該典生息。得以維持三年。忽遇水災。仲如先一月知照。要提取存款。典中雖有現款。乃是流動資本。若然提去一萬。勢必周轉不靈。於是四出奔走。得新陽某富翁以二萬金存入該典。付去仲如名下之存款。信用益著。纔得維持久遠。來丙兼營米麥投機。獲利甚巨。今已成爲富家翁矣。

木行主童劉槐

童劉槐。原屬江西甯人子。既無恆產。又無職業。飢寒逼人。央人荐入某木行充撐木排司務。江西爲木材出產地。撐木排雖然薪工甚薄。所負責任綦重。價值數千金之木材。交之撐往目的地交付。相距數百里。中途倘有被竊遺失。要負

賠償責任。所以介紹人須立保單爲憑。那劉槐充任三年餘水面上苦生涯。往來蘇州上海常熟等處。從未有過一毫損失。江西木行幫中頗著信用。彼因終年在水面上生活。炎夏受酷暑。寒冬冒風雪。夜來常宿於雞棚式之小木屋中。久擬另謀生計。一次於六月中撐木排至上海。半途被另一起多數木排擠斷河流。因撐木排者患傷寒重症。不能工作。一班被阻船家。公推劉槐將木排合併代爲撐開。以通河道。劉槐撐至寬闊河面停住。擬待病者神志清醒。問明一切。再作計較。不料病者熱入心包。當晚去世。劉槐弄得六神無主。只好將木排撐至上海。爲死者買棺殮葬。將大批木材分售於上海各木行。得價二千元。儲待原主來收取。數月無人追問。彼卽向江西木行通函辭去職務。開設包飯作於公共租界。四五年間獲利八千金。旋因米價漲至每石二十元左右。包飯幾無餘利可圖。正擬收歇。另營他業。時來風送。巧遇江西木商周某來滬收賬。在

浴室中遇見劉槐。問起近數年作甚生涯。劉槐便以直告。未云現擬改營他業。祇因都屬外行。尙未決定。周某曰。木業是爾內行。何不往常熟去開本行。有萬金資本足敷應用。而且不煩籌備。可以走馬上任。我還可助爾一臂之力。劉槐心想有此大好機會。豈容放過。當即欣然允諾。并詢因何可以走馬上任。周某告以常熟某記木行主人已去世。其子尙在襁褓中。無意經營。急於召人盤頂。與我行中往來十數年。積欠三千餘元。此種賬底。本無催索之理。彼先來函關切。并囑介紹承盤人。以君受頂。豈非可以走馬上任。我之三千賬底。記在賬上。承盤時却可作現款。故云可以助爾一臂之力。劉槐恍然明白。浴罷。同赴酒樓聚餐。臨別約定閱五日同赴常熟。周某爲防被捷足者先得。當日即拍電報至常熟知照。已有承盤人即日同來接洽。劉槐回去。解散夥紀。向各定戶收清賬目。介紹同業繼續承包。所有一切生財。拍賣於同業。料理停當。懷款同周某搭

輪至常。逕赴某記木行。檢點存貨。連生財等約值四千元。扣除周某名下賬底。找出一千元。該木行即爲劉槐所有。夥紀一概留用。劉槐自任總理。并與周某約定。以後添貨皆歸周某。接到貨單照配送來。貨款分三節清算。周某盤桓數日。携配貨單回轉江西。劉槐籌思現在進貨問題已解決。而獲利全在銷貨方面。祇靠常熟一隅。銷路無多。賺錢有限。欲圖發展。惟有向外縣推廣。於是購閱上海各大報。留心觀察。有無大建築事業。凡遇有創辦電燈廠電話局所在。捷足前往接洽承辦電桿木。并與本地及鄰縣之營造廠主。不惜小費。結交聯絡。雖未必人人有交易。然結交十人。總有二三人成功交易。交際費決無虛耗之理。木材都是精良上品。定價格外克己。每年營業總額。全縣各同行無出其右。十餘年。獲利十餘萬。

紗布商舒鳳凰

舒鳳凰生長常熟之耿涇鄉。在清光緒時代。尙屬一貧民。而今擁有一百數十萬財產。其致富之經過。足有一記之價值。其父生前曾充某紳家收租賬房。父死。由鳳凰繼任父職。彼素喜雀戰。在夏季中。以爲賬房無事。日與友輩作竹林游。清晨赴茶會啜茗。繼以雀戰。直至薄暮始歸。東家惡其曠廢職務。將其辭退。賦閒家居。日久謀不到位置。一度就本鄉鎮上開設米鋪。無如門市清淡。經營不慎。致耗蝕數千金。遂憤而收歇。坐食數年。資財日漸短絀。一日。赴隣鎮吃會酒。至初更時。携燈步行而歸。將近本鎮市梢。突遇一羣盜匪。頭繞油繩製成之亮子。手中各執土銃。銖器。從橫路中冲出。鳳凰駭甚。高呼捉強盜。一盜口內怒罵討死鬼。手中射放土銃。砰然一響。鳳凰嚇得魂不附體。失足跌入田中。盜匪見其應聲倒地。料必已受彈傷。奔至田岸邊。以銃柄擊其背。在此生死關頭。鳳凰急智頓生。裝假死挺臥。倘使身體一牽動。盜匪勢必再開土銃。將其結果性

命見其不動。只道死矣。羣盜飛奔入市集搶劫。鳳凰急行起立。奔入就近破草屋中暫避。遙聞鑼聲鼎沸。鄉民羣集捕盜。盜匪僅搶劫一家小銀樓。卽呼嘯而逃。鳳凰守至鄉民追盜回轉。方敢潛行還家。將上述遇盜情形。告諸親友。親友慰之曰。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鳳凰終嫌鄉鎮上防衛全無。盜警時聞。居此生命毫無保障。於是赴城賃定房屋。挈眷遷城。日用開支。比鄉居增多兩倍。坐食終非久計。當經營事業。以資挹注。而常熟土布。質地堅厚。暢銷大江南北。乃屬常熟人應辦之事業。好得紗布業中頗多友好。卽日與某布行主人磋商一切。卽於大東門外賃屋創設紗布行。專營洋紗土布兩項交易。進貨親往上海。銷貨用熟悉各路之出水夥紀。力謀推廣。每年營業總額。同行中無出其右。獲利亦最厚。迨至民國成立。滬上三友實業社專營國貨紗織品。每歲獲利數十萬。鳳凰乃決意仿行。特往三友織造廠參觀。并聘得該廠辭歇之技師與工人。遂於

常邑購地建造工廠。一俟工竣。招用女工。創辦織布廠。織造被面。各色假嗶嘰。獨幅印花被單。檯單等。營業日漸發達。批發生意。推上海爲最巨。其次浙江。南京。及江北各地。亦紛來批貨。工作忙甚。因添設分廠。其時已積有二十多萬財產。度其高尚生活。購城南某氏巨宅。將一部份舊屋。翻造新式洋房。由上海某營造廠估定五萬金包造。及至落成。工資分文未出。反爾增多十萬餘金。此所謂財星高照也。蓋所買某氏舊宅。在太平天國時代。爲長髮軍首領康天福住宅。及至官兵攻城將破時。康天福將攜得之金銀。掘地窖藏。改裝逃遁。旋爲官兵所殺。常邑光復。某氏回家居住。翌年有一湖南人造訪。某氏與之素昧生平。且知其曾充長髮軍。餉以閉門羹。湖南人臨行微嘆曰。好意送黃金來。拒不相見。可見宅主無福消受此巨額橫財也。言下拂袖而去。司閤人以其言轉告主人。主人以爲既有黃金窖藏在我宅內。終是我之財產。於是命家人掘地。掘

地皮。親自監察。全宅發掘殆遍。一無所獲。又招掘井者。將宅內兩口枯井疏鑿。祇取得自己逃難前拋入之石硯銅錫器等。僅值開井化去之代價。就此灰心。不復發掘。傳至其孫接管此宅。家產經兩代分析。景况不及從前。始將住宅出售。鳳凰將三進正屋全行落地翻造。重行打石基。掘地深丈許。方於第三進正屋地下。發現用磚石砌成之地窖。上用石板蓋面。鳳凰早經人點醒。地下有巨額藏金。常在旁邊監察。當下揭開石板。祇見金銀元寶及赤金首飾。平鋪幾滿。即命家人搬起裝箱。親自帶回家中。并囑在場全體工人。切勿傳揚於外。一俟估見數目。當提三成分派在場工匠。閱兩星期。携三千元來。聲明黃白物已全體售去。得價一萬元。應提三成分派各工匠。而工頭提去半數。其餘半數歸數十人分派。分潤太少。紮不住人口。有某工匠送信與賣屋舊主。出場與鳳凰理論。欲分其所得藏金之半。而且掘得金銀元寶若干隻。及首飾若干件。鑿鑿有

據不容掩飾。鳳凰遂以此事告諸某律師。並商對付方法。某律師曰。以民法物權而論。該屋基地所有權。爾出相當代價。買爲己有。故可將房屋翻造。則地下掘得之藏金。是爾分內之物。與某氏無涉。於是鳳凰向某氏推說。未曾掘得藏金。休得悞信工匠之誑言。某氏不得要領。挽托某紳士從中調解。取得數千金了事。而鳳凰自遷入新屋後。財力雄厚。一面創設銀行。一面收買租田市房。既皆屬極穩當之生利事業。故財產愈積愈多。前後相去不過三十餘年。而今已有一百多萬財產。雖有橫財爲之資本。然亦賴其經營之得法。故能愈積愈多也。

中藥商童壽昌

童壽昌。原籍浙江金華。該處地土瘠薄。生產力頗弱。壽昌賴栽種藥草爲業。收入式微。一家數口。幾不得溫飽。爲衣食所逼。故攜帶藥草赴蘇州。躉售於閩門。

外隆記藥行。順道托謀噉飯之所。隆記荐之入某藥行充管棧司務。該藥行規模頗大。專做江蘇各縣中藥店批發生意。行中夥紀學徒共有四十餘人。良莠不齊。有兩個學徒時常到棧房中偷竊細料藥品。背人售錢化用。壽昌茫然不知。及至年終盤查存貨。核算盈虧。發覺某某兩種細料藥。存數與銷數對核。缺少三百元有奇。壽昌職責所在。理應如數賠償。不賠則解雇。還須向保人理論。壽昌服務年餘。積得工資七十餘元。不夠賠償。因此解雇。隆記備受該藥行責難。發誓不再爲人作荐保。壽昌受此冤氣。幾欲自殺。於收拾鋪程時。向該行老夥紀陸某垂淚謝別。陸某年已六十餘。素具熱心。平時固知壽昌勤於職守。而今被累去職。頗覺不忍。遂問其謀到位置否。壽昌答稱人地生疏。謀不到位置。回去猶覺無顏。惟有一死。陸某曰。何出此言。爾且往品陞小客棧中暫住。我爲爾覓到位置。送信與爾。不出三日也。壽昌感謝。逕往品陞暫住。次日卽由陸某

荐入雷允上藥店充製藥司務。於是格外勤慎。薪工積蓄不用。十餘年積得二千餘元私蓄。時值新年例假。與同事赴胥門某茶樓啜茗。遇見同業石某。談及近處有一藥店急於召盤。或租或頂均可。生意不惡。東家係女流。經理故敢浪用賬款。去年照營業計算。應該有盈餘。經理反稱虧蝕二千金。因此女東家急欲召盤。壽昌問明盤頂須七千金。承租每年一千金。心想寄人籬下。永無出息之望。有此難得機會。還是出千元租金。做個現成老闆爲得計也。遂托石某介紹該店用人一概仍舊。祇除去一個經理。約定而別。次日石某來引壽昌與其女東王氏當面接洽。王氏聲稱爭氣不爭財。只要除去一經理。爾之千元租金不必先付。且到今年底。等爾店中獲利後交付。壽昌卽與之訂立合同。當日往山塘某藥行中訪晤陸某。說明一切。并延聘陸某爲副經理。雙方向店主辭去職務。同入新店。與全班夥紀相見。備酒歡讌。舊經理聞此訊。遂派人將行李搬

去。壽昌雖係司務出身。對於配合各種靈驗秘方。確有經驗。且有老成練達之陸某助。所以自改換招牌後。藥料揀選道地。門市部營業。常常擁擠不開。及至年終。竟獲一萬多盈餘。殊出壽昌意料之外。當即提派紅利。並付王氏千元租金。依陸某主張。營業已有把握。當出七千元與王氏交葛清楚。租賃殊非久計。壽昌力持異議。以爲王氏女流。以仁義待我。接手時未出一錢。使我得獲萬金之利。憑我良心。非但不願盤頂。且將還諸王氏。彼係女流。賺錢不易。我既得其恩惠。自應竭力相助。我有萬餘金資本。可於婁齊二門擇相當市口。分設兩處普通藥店。專做中下等社會生意。揀選道地草藥。以應門市。至於人參鹿茸等珍貴藥品。簡直不必預備。因爲此等貴藥。進價昂貴。吃本太重。祇有一部份富貴人用以治病或調補身體。決不願與小規模之藥店交易。定向雷允上胡慶餘或大參行中選購。所以普通藥店不必預備細料貴藥。有四五千元資本足

數開辦矣。我已寄家信招家屬來蘇。開春決計依上述計劃進行。至於本店則仍歸還舊主。推荐老哥爲經理。陸某曰：足下既不負王氏之恩。我亦不能負足下之恩。由王氏另選賢能可也。壽昌曰：且待與王氏商酌後再說。於是携鈔洋千元。同石某往見王氏。面奉千元租金。竭誠致謝。時在新年。王氏設筵款待。命石某代表作陪。自己另於旁邊設素席相陪。壽昌說明去歲叨惠。獲利萬金。今歲將本店歸還。我將往婁門創設藥鋪矣。王氏竭誠挽留曰：婁門設店儘可進行。本店租賃合同。已經期滿。當然取銷。自今日起。算與先生合資創辦者。一切用人行政全歸先生負責。以免再蹈覆轍。壽昌答稱改作合辦。不免要受人誹議。總之定將寶店安排妥當。原充副經理之陸某。老成練達。以之陞充全權經理。我負擔保全責。王氏只是挽留。無結果而散。壽昌祇管向婁齊二門。尋覓相當房屋。租定後。招工裝配一切藥店生財。縱使規模狹小。也須三四月功夫。

方告工竣。在此忙於籌備期內。石某忽奉王氏命。來訪壽昌。轉致王氏誠意。相邀壽昌遷入其家居住。不須房金。但願照料家事。蓋王氏自夫死後。遺有七八萬財產。愛子尙在襁褓中。女掌男權。時常受人詐欺。見壽昌之誠實可靠。現社會殊不多見。故有坐產招夫之意。壽昌卽向石某嚴辭拒絕。曰。前經理不過用虧店款六千金。若然我遷入王家。分明人財盡被我占有。非但王氏族人嘖有煩言。同行中亦將鄙視我矣。清議難逃。善爲我辭。并托爾轉達。准以陸先生陞總經理。且待我新店開幕後。簽立保單送上。石某依言回復。王氏深感其人。一照辦。及至壽昌眷屬來蘇。王氏招接至家。分一部份房屋爲壽昌眷屬安居。而王氏長女年已及笄。與壽昌次子年相若。由石陸二人做媒。結爲夫婦。壽昌與王氏成爲兒女親家。店務自可代爲照料。同行中悉其應付王氏之經過。莫不器重其爲人。交際日廣。婁齊兩門之藥店。第一年盈餘七千金。抵充開辦時

裝配生財等費用。以後年年有數千盈餘。又於無錫常熟太倉等處陸續設立分店。計共有八處。每店聘一有經驗有信用而身家殷實者爲經理。自任各分店之總理。彼以一雙空手至蘇州。致數十萬財產。已屬不易。最可敬者。不取不義之財。而創辦藥店。不擇市中心設立。不與著名大藥舖競爭營業。八處分店。都設在隣近鄉鎮之附郭地點。故能以少數資本。多設分店。此種經營。可稱謂最經濟之計劃。各同行無不盡力相助。若然創設如胡慶餘堂有名之大藥店。三四十萬資本。祇可設立一處。開支浩大。虧耗者頗多。幸爾從小處落墨。纔能白手成家。今其後輩已成爲藥業界之鉅商矣。

碾米廠主夏炳云

夏炳云。常熟農家子。在清光緒時代。耕種租田六畝半。遇水旱調勻之大。有年收穫豐足。除還租外。一家數口之飯米。可資以飽食。若遇荒年。非但無米果腹。

還須典質借貸。賠償幾成租米。因此弄得滿身債務。憤而將六畝半租田之田面。卽是佃戶之耕種權。售於同村農民。收得洋二百元。與親友二人合資創設白坊於本村。購置生財。訂立合同。議定三人輪流經理。一年一任。炳云曾經充過某米行司務。米業界熟人頗多。公推爲招攬。日往米業茶會接洽生意。以船載回糙米。臨時招江北人。將糙米打白。包定升合。送交米行。支付工資。於中抽取三四成佣錢。所得甚微。一家數口得免飢寒而已。自從上海發行碾米機器以來。白坊生意一落千丈。常常數月無交易。生活問題無法解決。祇有改設碾米廠。營業必然發達。不過購買碾米機器。以及馬達皮帶租屋等。最少須有五千金方能開辦。當先從招股入手。次日往見舊東家龐某。以心事直陳。懇其相助招股。那龐某係大米行主。正擬兼設一碾米廠。以資便利。卽同炳云赴茶會。由龐某向幾家米行主人說明招股創辦機器碾米廠。每股百元以五股起認。

多多益善。當時有十餘人各認十股。股本俟租定廠屋。一次繳足。龐某即同炳云赴近處尋得一所房屋。宏敞合用。論定押租與房金。由龐某付出一百元定洋約定次日立契交屋。龐某便謂炳云曰。俗語云。有錢不消週時辦。而今不到半日功夫。碾米廠房屋已經賃定矣。爾既屬發起人。儘爾財力。能認股分若干。炳云便以實對。一貧如洗。祇有一所白坊坐落本村。出賣無人受領。以外祇有一部份可用之白坊生財。作價不過二三百元而已。只好推先生爲發起人。我人微家貧。安能當此重任。龐某曰。爲汝權利計。居發起人地位。方能取得優先權。算爾有二十股優先股。辦事責成汝負責。我無暇兼顧廠事。只負招股責任。爾往上海購辦機器。以速爲貴。炳云回家。向合資親友說明一切。并囑將白坊收歇。次日向龐某取得五千元匯票。赴滬購齊碾米機器等裝運回常。籌備開工。不料一部份認股米商。初時只道是龐某爲總經理。踴躍認股。今知係夏炳

云爲經理。大家不肯繳款。龐某無如之何。祇就已收到之萬元股本。開始營業。龐某常在茶會上。順便向同行招攬交易。營業蒸蒸日上。開日夜班工作。第一年祇做十個月生意。盈餘七千餘元。炳云商諸龐某。不分紅利。全數作添購機器資本。次年機器增多一倍。營業更形發達。炳云對於米麥投機。經驗充足。每年於米麥市盤降落時。收買數百石。守待市盤增漲出售。并與龐某赴無錫收買白米。寄押堆棧。俟至米價高漲脫售。六七年經營米麥投機。從未失敗。獲利五萬餘金。全數添作廠中股本。竟成爲最大股東。由是交際漸廣。遂成米業界之聞人。碾米事業經久未會衰落。彼賴廠中經濟之助力。得以經營正當投機事業。而今已積有十餘萬財產。堪稱白手成家者矣。



國貨商場主姜石屏

姜石屏。南潯人。因見本鎮幾家富戶。都從商業中致富。彼亦挾貲來滬經營投

機事業。捲入交易所潮流中。幾乎破財。懸崖勒馬。尙餘十數萬現款。改營正當事業。與一女資本家合資創設大綢緞莊於英大馬路。兼售呢絨洋貨。開幕以來。營業日漸發達。數年間盈餘四五十萬。於是租地翻造三層樓洋房。建築費化去二十萬。及至新屋落成。添用夥紀。大加擴充。開幕舉行廉價。日日買客擁擠異常。第一年果獲巨利。嗣後先施、永安、新新等。三大百貨商場相繼設立。壟斷一切商業。首當其衝者。爲隣近之各大綢緞莊。石屏見本莊營業一落千丈。百計維持。終無效力。而範圍早已擴充。設使收小。則恐顧客格外裹足不前。遂勉強撐持原有局面。無如開支浩大。數年間耗蝕一百餘萬。不得已召人盤頂。石屏之現款又耗去過半數。而久居滬上。所與往來者皆要人富商。出入汽車。雖賦閒期內。月需開支五六百元。撐持至全國高呼提倡國貨時。又乘機組織國貨商場有限公司於公共租界。自任總理。原擬與先施、永安等競爭營業。故

規模宏敞。每月開支頗巨。不料開幕以來。營業清淡。支持半年。宣告清理賬目。石屏經過三次失敗。方知經濟愈蝕愈短。租界幾無立足地。還是擇華界熱鬧市區。或有發展之望。於是召集臨時會議。向各股東發表意見。將遺留之國貨。搬移華界營業。并添股本三十萬。儘老股東當場認定十萬。添招新股二十萬。就此否極泰來。開幕後營業蒸蒸日上。不過顧客中下階級居多。交易鎖細。獲利亦有限。不能鑿足石屏之願望。又召集各股東議決。設立分公司於首都。擇日開幕。營業由是大興。每年獲利。經久不衰。

人力車公司發起人

上海除汽車公司馬車行之外。又有人力車公司。以出租街車爲業。創始於清光緒中葉。創此業者爲一目不識丁之浦東人李阿春。彼原係搖舢舨船出身。繼充長江輪船茶房。長江輪船上常有扒手偷竊旅客銀洋物件。旅客誤會茶

房所竊。時常責難。因之一班茶房。銜恨扒手刺骨。一次被李阿春當場拿住。一扒手。依輪船慣例。當投諸江中。扒手在此生死關頭。向買辦磕頭乞命。磕得頭破血流。買辦憐之。命茶房綁於出入處。使旅客盡識其面。直至上海碼頭。始放之去。不料扒手邀集同類。於黑夜中將阿春打得半死。由巡捕送入醫院求治。就此不敢充當輪船茶房。傷愈出院。途遇友人宋某。偕一東洋人同赴廣東茶樓。宋某向在日清公司輪船上充大菜司務者。當下謂阿春說明同行東洋人。帶來一百輛東洋車出租。尙未聘定經租人。爾若有意承乏。我可作介紹人。阿春即請其當場作保。并向東洋人問明。在日本收買舊車連修理費每輛合價二十元。阿春積有私蓄千元。即交東洋人帶去。代買五十輛東洋車。裝運至滬。一併出租。好得不必直接招雇車夫。祇用一身家殷實之宋大觀爲租車工頭。如有欠租逃亡。由工頭賠償。其時上海尙無電車。東洋車生意發達異常。

阿春積得盈利。逐漸增添。後來東洋人在日本創辦電車公司。不復來滬。所有五百輛東洋車。得價合併於阿春。於是阿春成爲滬上出租人力車之巨擘。十餘年獲利十餘萬。購買閘北地產。建造房屋出租。儼然成爲富家翁。及至發行電車以來。人力車生意較爲低落。其時沿滬甯鐵路分站各地。一律建築馬路。發行人力車。阿春即將車輛分配南翔、崑山、無錫等處出租。每處用一有舖保之經租人。担負放租責任。雖則租車費比較以前減少一半。然仍爲本輕利重之大好營業。而今上海以出租人力車、小車、汽車爲業者。已多得不可勝數。而阿春則面團團成富家翁矣。

▲ 南洋烟草公司發起人

簡照南。原係粵籍富商。擁有百萬家財。當遜清光緒中年。紙捲烟開始流行於中國。照南預料紙烟攜帶便利。必能風行全國。即在廣東創設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製造香烟雪茄烟。暢銷全國。歲獲巨利。旋因一廠工作不能應付全國之需求。遂設分廠於上海。以應大江南北之生意。嗣後香烟銷路日廣。設廠製造者亦漸多。該公司不免稍受影響。直至英美烟公司招足千萬股本來滬營業。始則由外國總廠製成品海、大英、強盜、茄立克、使館牌等各種香烟。裝運來滬。不恤金錢。推廣銷路。在本外埠。將出品逢人便送。逢店拋贈。一經吸過。人人讚美。於是英美烟公司之香烟。不脛而走。暢銷全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營業。一落千丈。連年虧耗。而照南仍不灰心。抱定決心。奮鬥到底。一面添招股本。改為有限公司。滬廠暫停工作。一面親赴歐洲各省。攷察何處出產之烟葉為最良。蓋外國栽種烟葉。與中國種稻相似。以出產地分別優劣。周歷調查一年餘。方纔識得某某兩地之烟葉為最佳。即與各該地烟葉公司。訂定常年合同。然後取道回國。旋因國民覺悟。提倡國貨。照南乘此機會。揀選上等外國烟葉。製

造聯珠牌香烟。照本批發。烟味之優劣。吸者入口即知。劣葉刺喉而味苦。好葉性糯。色黃灰白。有香味而無苦味。大小聯珠牌香烟。克副價廉物美四字。銷路大廣。及至英美烟公司。改入美國籍。大英牌改稱紅錫包。經時年餘。始得復業。而聯珠牌香烟。已暢銷全國。能與英美烟公司出品並駕齊驅。惜乎照南旋即病故。由其弟繼任總理。蕭規曹隨。維持營業於競爭潮流中。已屬不易也。

洋碱製造者梅一笑

梅一笑。江蘇世家子。素喜研究製造。耗去無數金錢。卒無一成。一次試造假象牙。潑翻極濃之硝強水於手腕間。幾乎爛去脉門。因此拋棄。與人合資創設糧食行。因屬門外。三年間虧耗一萬多金。宣告停業。五千資本付諸流水。重又研究製造日用要品。想起碱之一物。爲洗衣製麪所必需。用途極廣。而市上洋碱。都係舶來品。若能照樣造成。獲利可操券而得。於是就家中試造。經過幾度改

良成績佳妙。然後於上海設廠雇工。製造出售。銷路由近及遠。逐步推廣。竟以碱業起家致富。今將其造碱方法錄之如下。碱粉一百斤。清水一百斤。（冬季加多二十斤。）先將碱粉入石臼中用杵舂成細粉。用絹篩篩過。粗粒再舂再篩。若有粗屑遇水凝結沉澱。有妨製造。故必篩淨。製法將百分冷清水一起入敞口缸中。將篩淨之碱粉徐徐注入。隨注用棒隨攪。粉宜少數注入。使或乳狀。（多注則容易凝成粗團。）再攪拌一小時。以後隔片時再攪一回。使其上下互換。約經十二小時。變成乾糊。移放盒中。（盒用鉛皮製成）閱半日。堅硬如石塊。即可起盒。此係緩製法。又有一種速製法。將篩淨之碱粉加入冷水缸中。攪成乳狀後。將上層之結面碱（即是小蘇打）取起。另用熱水化開。熱水量須與結面碱重量相等。化開後加入原缸中。極力用棒攪和。越二小時。即可注盒內。次日取出。即成整塊之硬碱。上法造成之碱。皆屬白色。須以荷葉（鮮乾均可

用)熬成濃水。和入製碱之冷水內。約三成許。便成帶黃之土碱色。上述製成者。爲上等之純碱。成本過巨。定價亦稍貴。再有次等碱。於製造時和入篩淨之石粉。亦能凝結。價格隨所加石粉之多少而定。最下等之碱。碱粉與石粉對充。定價最廉。蓋石粉進價廉於洋碱十數倍。而造碱之利益。卽在以石粉混充碱粉中也。而梅君廠中之上等出品。絕無石粉混充。銷路故能經久不衰。

蠶蛹油發明人

湘人戚子云。初習洋貨業。旋因店主被訟事牽連。店舖被封。子云失業家居。托人謀事。日久無成。家本清貧。生活無法解決。適遇本省招募新兵。遂報名投効。訓練年餘。兩次參加戰爭。所隸團部。士兵死傷十之七八。團長撤職。改編團部。子云返里閒居。告貸少數資本。販賣洋布。銷路滯鈍。資本吃蝕乾淨。生活陷於絕境。幸遇其族叔。向在上海經商。因嫁女還家。子云於賀喜之日。面訴苦况。懇

托其代覓枝棲。叔卽荐至無錫鑫昌肥皂總廠中充跑街。每月約有四五十元收入。初期推銷尙有交易。及至固本息發行以來。價廉物美。老牌祥茂皂尙且被其打倒。鑫昌皂因原料成本太昂。售價貴於固本。貨色不及固本。因之銷路毫無。該廠停止營業。子云又告失業。而囊中積有數百元。借居錫友高志成家。擬作投機事業。一日與志成從某絲廠門口經過。見有人圍觀十數担蠶蛹。子云向人探問。志成曰。我盡知底蘊。與汝赴茶室中細談。言下共登就近茶室。擇雅座品茗。志成曰。春蠶作繭自縛後。初化爲蛹。形似大皮虫。約閱二三星期。再化爲蛾。破繭而出。生子傳種。繭子被蛾咬破。卽不值錢。故爾繭行絲廠中。收集繭子。卽行置火灶上。將蛹烘死。使不能再化爲蛾。然後陸續繅絲。贖餘之死蛹。中國向視爲廢物。以之肥田。油分太多。不及豆餅。一部分貧人以之入油。爍爆當作粥菜。向來無人收買。近年有東洋人專收蠶蛹。多多益善。運往東洋榨油。

作製皂之原料。蓋肥皂原料。以動物油植物油爲大宗。動物中祇有牛羊猪之油最適用。其價甚昂。於是日本肥皂廠家改用大海魚之油。旋又以蠶蛹榨油配合。功效與牛羊油相等。價值低廉十之六七。誠屬廢物利用之善法。子云曰。我儕可集資收買蠶蛹。榨油出售。杜塞一部份漏卮。惟須聘一有經驗之榨油人。担任工作。志成曰。我亦能之。何必他求。當下論定各出千元作資本。卽往某絲廠。以最低價格。收買全部份蠶蛹。堆置高宅餘屋中。志成數代養蠶。家屬盡知榨油方法。於是進行第一步取蛹工作。用繅絲大釜。滿貯清水。將蠶蛹分斤倒入。舉火略煮。用繅絲棒徐徐攪動。蠶蛹盡落釜底。亂絲（名曰蛹襯）團成一起。隨攪隨將蠶蛹取起。勿使其久沈釜底。若有未脫盡餘絲之蛹。不妨用手剝出。所餘之蛹襯。可以製綿。手續費可以取償於此。再行第二步榨油工作。卽將取出之蛹（蛹多一時榨不盡。當速曝乾或烘乾。然後皮藏乾房。以免腐敗。

因蠶蛹富油分。並經水煮。不速烘曝乾透。極易腐敗。蛹多者。宜上火灶烘乾。較良於曝晒。分裝麻袋中。置榨油器中。用力壓榨。油即流出。若用螺旋壓榨器。每百斤蛹。可得油三四十斤。此係濕蛹榨油法。乾蛹。可以分起磨碎。用榨豆油器具榨之亦可。惟榨出之油。溷濁而奇臭。須加精製方適用。緣其中含有雜質。與水分。非加精製。容易變壞。祇可供製造下等粗肥皂之用。第三步精製工作。將榨出之油。入鍋加火煮至發沸。滿鍋起沸泡。方行離火。靜置一室。使其清油上浮。濁質下降。然後取出清油。如仍溷濁。再加清水適宜煮沸。如前法分離。除淨不溶化之雜質。而油味仍臭者。須於日光中曝晒數日。使油色漸變清淡。臭味透盡。工作方告完竣。第一期之出品。售諸當地肥皂廠中。俱稱價廉物美。與牛羊油之功用。絲毫無二。於是向無錫各絲廠。論定全年收買其蠶蛹。一面擴大工作。用工人添機器。榨製蛹油。推銷滬漢兩埠。批發日漸發達。歲獲巨利。至

今戚高二人俱成資本家矣。

螺鈿鈕扣廠主但富海

但富海。鎮海世家子。讀書不就。改營商業。初設綢緞莊。營業不振。且被經理飽入私囊。以致虧耗數萬金。停業。與姨丈楊詠春合資開設錢莊。初期營業頗盛。歲有盈餘。於是擴大營業。放款多至數十萬。不料時局不靖。三家往來商號。先後倒閉。共欠該莊二十餘萬。訴追無着。該莊因而停業清理。富海兩次失敗。現款耗盡。旋經其姨丈轉托滬友金某代謀位置。金某復函招往。謂富海曰。正在籌備儲蓄銀行。行屋尙未工竣。將來可爲汝安插一較優位置。不過股分尙未招足。職員例須認股。愈多愈妙。富海不得已認股五千元。回家羅掘足數。赴滬繳款。暫居金某家中。充任銀行籌備處書記。不料金某常往交易所作投機事業。連次失敗。旋爲各大股東所悉。頓悔前議。此時經營議單尙未呈部駐册。故

可悔議而已繳之款。盡被金某輸去。無法彌補。潛逃無踪。富海幾乎被累入獄。幸賴其姨丈。代向各股東伸說明白。纔得隨姨丈返里。無端又受半萬損失。且係告借而來。屆期必須清償。以全信用。於是力促姨丈。嚴追倒欠莊款之三債戶。結果追到二萬元。與姨丈各半均分。清償借款外。尚餘五千元。卽以之創設螺鈿鈕扣廠。按螺鈿鈕扣在遜清光緒年間。風行一時。盡屬舶來品。是一絕大漏卮。華人亦有設廠製造者。無如出品之式樣與色澤。俱遠不及舶來品。咸歸失敗。此種鈕扣。以蚌壳爲原料。用人工磨琢而成。富海家居海濱。近處大蚌壳極多。遂以賤價收入。堆置空屋。一面托滬上某洋行。向東洋購到製鈕扣之車床機器。并用有經驗之工匠。就家中試造。選定若干種精美舶來鈕扣作樣子。第一批出品。式樣與舶來品無異。批價較廉。以爲必能暢銷於市。趕造第二批貨色。不料日久無人來批發。親至批貨之各洋貨店查問。何故不爲本廠推銷。

國貨店主答曰。買客嫌貴。廠出品晦暗無光彩。都願出貴價買舶來貨。貴廠欲謀暢銷。非加改良不可。富海唯唯而歸。與管工馬某磋商改良製造有光澤之鈕扣。馬某但知須將原料漂白。不知漂白用何種藥料。始有光澤。富海即赴上海向各方求教。旋經某技師指示。始得其法。即托某技師購置化學原料。帶回廠中。如法泡製。用陶器深桶。滿注冷水百分。加入硫酸鎂（又名瀉利鹽）三分。俟其溶解。再以過酸化曹達一分。（分量須與水量百份比較配準）徐徐加入。且加且攪。使其溶解勻和。方以鈕扣浸入水中。閱一小時。將水徐徐加熱。常保攝氏六十至七十度之溫度。閱兩小時。取出鈕扣。用清水洗過。覆空氣中晒片時。次日另用陶器桶或木桶。注清水百分。加萘酸一分。溶解攪和。將鈕扣浸漬其中。閱五分鐘取出。用毛刷蘸水拭剔之。再浸水中五分鐘。取起再行刷剔。如是行四五次。再用光粉磨擦之。光澤始輝發而不透。漂白之藥料有腐蝕金屬

性。所以浸漬不能用金屬之釜鍋而用陶器。漂白之後。製成各式鈕扣批發。與舶來品完全無二。而批價仍廉於舶來品。銷路日漸發達。旋設分廠於上海南市。購機雇工製造。由富海一手經理。聘用本外埠推銷員若干人。批發主顧陸續而來。外埠生意比本埠多出百十倍。富海一律加以優待。凡遇由各省縣來滬之批貨客人。不論交易多少。概設筵款待。且陪客觀劇。因此營業年盛一盛。獲利達十餘萬金。

● 賽銀禮品發明人

左善昌原籍江陰。自幼學習銀匠。旋因銀樓收歇。失業株守三年。生計日窘。遍托親友鄉隣荐事。旋被歹人誘至上海。同行三十人。將往美洲作礦工。同伴俱受甘言誘惑。願聽歹人指揮。船票購定。善昌已隨衆登輪。幸被某包探查悉。歹人逃避。一行人帶入捕房。無人保出者。遣送回籍。善昌回歸故里。作小本經營。

毫無盈利可資溫飽。輾轉托人荐至蘇州清家坊朱崑山假銀器店內充夥紀。時在清光緒年間。清家坊一帶盡是假銀器店。專製造各種首飾。以鉛爲質。鍍以白銀。新時與真銀器無異。暢銷各地。清家坊貨色之名。流傳社會。及至民國成立。男女一律剪髮。清家坊假銀器之銷路。一落千丈。假銀器店陸續收歇。善昌又告失業。幸爾十餘年來積有私蓄五百元。遂與舊同事何福生結伴赴滬謀生。其時滬上各大銀樓。因爲首飾淘汰。製造各種真銀禮品。如銀盾、銀鼎、銀壽星、銀聚寶盆等。以充送禮及點綴粧奩之用。大號定價三四百元。小號定價數十元。祇有巨室富商購作禮品。銷路未能普及。善昌尋思若用鉛質製成大。小銀盾銀鼎等。鍍以真銀。專供中下階級送禮之用。美觀與真者無異。價值可低廉十之八九。銷路必廣。遂用福生爲夥紀。賃屋於英租界某里。仿真銀器式樣。製成各種假銀禮品。定名曰賽銀器。定價公道。本外埠之商人。來接洽分銷。

者絡繹不絕。營業日漸發達。至今製造賽銀器者。在上海已有數十家。而善昌爲首創老店。批發生意。經久未衰。

花邊廠主章立之

外國花邊。創自比利時。風行歐美各國。初僅婦女用爲衣飾。嗣後門帘檯毯都用之。手織花邊業遂盛行於歐洲。因其絕對不能用機器製造。出品無多。吾國女界。早有用此爲衣飾。專恃舶來品供給。在遜清光緒年間。始由山東教會某牧師之妻。由比返國。以編織花邊法。傳授於會中婦女。嗣後推及各省教會。而章立之住居上海徐家匯。首先提倡上海女界之編織花邊。立之初習典業。充任英租界協順質店夥紀。旋因缺乏識別力。以一千元當本。收進一隻鑽鐲。當時因物主係某富商之次子。且係素識。言明暫押一月取贖。未經內行估價。不料期滿不贖。始經店主看出。盡屬假金剛鑽。及立之去尋訪物主。早已他去矣。

遂被店主停職。家居株守。日久謀不到位置。生計日窘。賴其妻日至徐家匯教堂編織花邊。日得工資四五百文。以資餬口。其妻告以中國織造之花邊。運銷歐美各國。供不應求。價值昂貴。經手人都有厚利可圖。爾何不經營此業。有數百元資本。作購料與工資之用。即可創辦也。立之依言。向各親友處籌措資本五百元。即於家中開辦編織花邊廠。派其妻爲管工主任。招用女工。專造挑花衣飾及窗帘枱毯等。原料向禮和洋行購買木紗（即白線）堅韌遠勝於日本線。所挑花樣。其時無處購買。由其妻向教堂中西女教士懇商借得若干種樣子。一面向四川路寶華行購買藍色晒圖紙。如法將花樣晒於紙上。（現有現成花樣出售。晒樣法無用。故略不詳論。）選定推陳出新。投合時好之花樣。第一次出品。送至潤昌洋行。全數收買。并訂立口頭合同。以後出品。若能與此次無異。常年由該洋行收買。由是精益求精。所造花邊。勝過教會出品。花樣盡爲

中國女界所歡迎者。在本埠銷路獨冠一時。批發定戶紛至沓來。於是大加擴充。設分廠於閩北。招用女工趕製。以應批發。旋於英租界開設花邊公司。連年獲利以數萬計。遂成花邊業中之巨商。

養魚致富之錢云甫

錢云甫原籍崑山。習麵館業。充打麵司務。自奉極儉。六七年來。積得私蓄數百元。自立經營。開設麵館於城內。營業不振。支持三年。資本虧蝕告罄而收歇。繼以大病。生計日漸窘迫。無資本經商。投充苦力。不料病根未脫。操勞過甚。舊病復發。半年始愈。就此困居鄉間。賴有二畝荒地。栽種蔬菜。每晨摘取若干斤。挑入市中脫售。易米以餬口。旋見養魚出息。倍多於種菜。遂於屋後荒地上。親手鑿成三池。池底掘一泉眼。并舖牛馬糞。池旁鑿成兩水洞。以通河流。洞口遮以細眼鉛絲簾。使魚不能外游。挖起之泥。堆積池之周圍。築成埂。栽桑於其上。兼

種四時蔬菜。仍可每日摘售以資餬口。初意因青魚價值最貴。擬於池中專養青魚。卽向養魚家購買青魚苗。皆云魚池中不生魚苗。試觀二三十斤之大青魚。從未有孕子者。大鱧魚亦不易孕子。祇有不值錢之鯉魚最易孕子。不能充魚苗也。云甫問曰。青鱧既無子。養魚家何從覓得小魚以畜養。養魚者答曰。本地之魚苗。俗稱魚秧。專靠長江一帶供給。江中之青魚鱧魚產卵期。在二三月間。有以售魚秧爲業之船家。屆期放船至九江一帶江中。見有白色泡沫上昇水面者。卽知爲魚秧出產地。卽用撈取魚秧網覆張其上。口向下。底向上。經過三四小時。將沈下之網口收緊。翻轉取起。魚秧盡在網中。傾入注水之頭艙內。或缸中。約經四五日。方有小如蛆之魚苗發見。閱三四日。飼以捻碎之熟蛋黃細屑。二十日後。飼以豆腐漿。經過一二月後。魚形稍大。以豆餅菜餅屑飼之。長至二三寸後。方可畜之魚池中。爾欲買魚秧。須俟二月中。此間通達長江之官

河內有魚秧船經過。其行甚速。爾可於臨河茶室中待之。云甫守至來春。購得兩大缸魚秧。并向養魚家詳詢一切養魚手續。始將魚秧畜之新開之小池中。俟至三寸餘長。分配於大魚池中。此時魚形分不出種別。祇可於魚性上識別之。凡青魚鯉魚常居水之下層。鱧魚棲中層。草魚喜游水面。分清種類。每池畜青魚百數十尾。草魚三百尾。鱧魚三百尾。（白鱧居十之八。花鱧居十之二。花鱧腮中有苦汁分泌。多養能使池水變苦。有害他魚生長。）鱖魚鯉魚各數十尾。（鱖鯉鯽鱸四種皆非善魚。皆能妨害他魚之發育。絕對不能多養。）何以不專養青鱧魚。或分類畜養。蓋因青鱧、鱖、鯉、草魚等五種同畜一池。有交互得益之利。如青魚喜食螺螄。草魚喜食稗草。而鯉魚喜食青魚草魚之排泄物。鱖魚喜食青魚草魚口內之濁水。所以崑山養魚家。例以五類並畜一池。既可節省食餌。而且池中污物稀少。病害亦少。可得佳良結果。至於分配食餌。青魚小

時宜飼以小螺螄。俟至尺許長方可飼以大螺螄。以外稗草、麥麩、豆餅、菜餅、豆腐漿等宜擇價廉者飼之。每晨放各種食料於池。有一定之分量。至傍晚尚有留存若干者。卽以此量爲定率。若至傍晚絕無留存者。宜酌加若干。春季宜少。立夏以後。中秋以前。食料宜加多。魚池每隔一年或二年。須清除一次。云甫對於畜養手續。精益求精。獲利既多。又購地鑿池。大加擴充。竟以是成小康之家。

墨水店主康作之

康作之。在遜清末葉。由粵來滬。在某土行充夥紀。及至租界實行禁烟。土行停歇。作之失業留滬。遍托親友薦事。日久無成。時逢提燈會。彼懷藏鈔洋數十元。往來於人叢中觀燈。興盡回客棧安歇。而衣袋中之鈔票。盡被摸袋賊竊去。失業失竊。愁上加愁。自思暫作報販。或能生活。次晨赴各報館批買報紙若干份。持往各茶樓。向茶客兜售。日得數百文微利。以充食宿等費用。一日在報紙上

看見製造紅藍墨水容易非常。祇須五六元資本。即可從事。一經銷開。可獲巨利。於是放棄賣報。卽往法租界玻璃廠中。購置洋墨水瓶二千箇。暫堆於客棧中。次往顏料行中。購置上等洋紅洋藍等作原料。并向酒行中購醋數瓶。又購大洋鐵面盆與大鉛壺一把。暫借客棧爲製造所。先後將洋紅洋藍置面盆中。沖滿沸水。加入適量好醋。用箸攪和。配準濃度。用洋筆洋紙試過。濃淡適宜。用茶碗盛之。分裝入瓶。加蓋塞緊。一面寫樣。交小印刷所中趕印二千商標紙。分貼瓶外。携赴各筆墨莊、各文具店、各書局等。接洽廉價批發。各店主將紅藍墨水試過。論定躉批價格。一日之間。二千瓶墨水全行脫售。於是重行製造六千瓶。分紅藍紫三色。仍赴上次批發各店兜售。無如相隔祇有一星期。各店上次批進之貨。售出無多。此次祇批去紫色墨水數十瓶。携向遠離租界之各文具店兜售十餘日。纔得售罄。客棧主人謂之曰。出貨太多。本埠銷路滯鈍。祇可向

旅費較廉之繁盛縣城兜售。本外埠循環推銷。事業方有持久之望。作之依其言。嗣後出品。携向蘇松常鎮各縣兜售。經營半年。積得盈餘二千元。始行賃屋製造。函接家屬來滬同居。兼造各色印刷用之油墨發客。營業擴大。獲利亦較多也。

造紙廠主季三立

科學昌明。迷信破除。錫箔銷路大減。而收錫箔灰者。各地所見不鮮。足徵其中有利可圖也。本來人家視作廢灰。由收者任意定價收進。轉售與坐收錫箔灰者。或自行淘錫出售。可得一二倍利益。浙人季三立。向充杭城洽記錫箔莊。街夥紀。旋因放賬不慎。被累失業。繼設香燭店於市區。營業尚可支持。不料隣居失火。延燒十餘家。香燭店亦被波及。存貨盡付一炬。資本都係籌借者。而今告貸艱難。日久不能復業。於是改營小本生意。遂為收錫箔灰。先由自己出外

收取。旋爲坐莊。知照一班相識之同行。分赴各地收取。歸三立。薑數坐收。淘錫出售。無如範圍狹小。五六年間。僅得數千盈餘。自知錫灰中無大希望。旋與人籌設造紙廠。自居發起人地位。招足股份二十萬。建築工場。聘請技師。購機雇工開辦。一面設立股東會。推舉某資本家爲監察。其時自造各色雜用紙類。尙在萌芽時代。出品得與舶來品無異。適值全國一致抵制外貨。提倡國貨。銷路大暢。滬上各製盒廠。陸續定貨。營業蒸蒸日上。三立將歷年分得之紅利薪金等。儲於銀行。及至廠中添招股本。便全數提出爲股份。由小股東而變作大股東。至今廠中營業發達。彼已爲造紙業中之鉅商矣。

外國糖菓廠主沈明初

沈明初。原係無錫縣屬之貧家子。未曾受過教育。成年後。托人荐入上海某米行充司務。終日搨米送貨。勞苦異常。不料服勞過分。兩手忽患瘋症。不能舉重。

請假就醫。調治半年始愈。兩手雖可工作。欲舉五六十斤之重物。仍覺不能勝任。設或再事調養。生活將更窘迫。不得已托人薦入閩北某糖菓廠充司務。工作較輕於米行。勤於職務。深得廠主信用。陞充管工。月薪加多數倍。且有紅利分派。十餘年積得私蓄六千金。適值廠屋被某地產公司挖去翻造。廠主擬自行購地造廠。暫告停業。明初籌思外國糖菓爲本輕利重之大好事業。本埠生意雖爲幾家規模宏敞之糖菓公司所壟斷。而江浙各縣之銷路頗發達。糖菓向滬埠批發者居多數。批價昂貴。各批發店沾利無多。若能減短批價。不難壟斷各縣之批發生意也。其時原班工人都在賦閒期內。一律招雇幫助。即日賃定廠屋。購置製糖原料及器具木箱等。一面開工製造。一面囑司賬致函各縣糖食店。說明舉行開幕廉價。現金批發者。照定價作七折算。便宜貨人人歡迎。各縣糖食店主陸續親來看樣。果然色色精良。原定批價。已比各大糖菓公司

減少一成。現批還可作七折算。堪稱價廉物美。盡願現金交易。及至廉價期滿。盈餘數千金。添作資本。擴大範圍。嗣後批發各戶。可以前賬搭後賬。第一次貨款於第二次批貨時付清。出品精益求精。營業蒸蒸日上。本埠各雜貨店紛來批發。年年獲利。旋又添設茶食部。並分設發行所於熱鬧市區。而今明初已有三十餘萬財產。目不識丁之貧家子。而能白手致富。亦足稱豪矣。

織機匠許容如

許容如。蘇州之織機匠。專司提花。工作甚巧。自歐化東漸。社會人士都愛用舶來品。國貨絲織品銷路一落千丈。容如因此失業家居。坐吃山空。生活上大起恐慌。旋經親友薦至上海某布廠工作。無如織布與織綢方法各別。所學非所用。不能展其長才。反被淘汰。暫居逆旅。日往各大綢舖及外國商場中參觀各種時新綢緞之織造法。一日於英大馬路遇見某綢舖之經理李志仁。原屬同

鄉。從前志仁設綢舖於姑蘇。常年與容如交易。固知其爲提花好手。而今相見之下。志仁卽說本店擬仿外國絲織品之花紋。織造新式綢緞。但求顏色入時。花紋與舶來品無異。多多益善。素知爾有創造天才。且係提花老手。定能勝任。容如答稱有樣仿造。固非難事。不過我今非昔比。機廠已停。缺乏購置原料之資本。志仁告以有弟設絲經賬房於閩門。我給一支貨摺與汝。需貨儘可憑摺往取。我當去函知照。貨款向此間結算。爾担任織造。先付汝定洋五百元。以後銀貨兩交。言下檢出若干種外國綢緞樣子。并定洋付之。約定出貨日期而別。容如同旅館。收拾行李。搭火車回轉故里。着手進行。招雇機匠。向絲經賬房支取原料。將原有織機修理。便可工作。夥紀担任織工。自己担任拉花。照樣子細心仿造。工竣後將出品送交上海某綢舖。志仁逐件過目。花紋織法尙稱滿意。不過全是白色。祇恐加染後。顏色不妙。第二批定貨爲三閃緞、什景緞、巴黎花

綢等一律須用染色絲織造。指定滬上某染坊担任染絲。容如一一照辦。工作格外審慎。出品在上海銷路不旺。而內地之批發生意頗發達。滬上有幾家綢緞店。陸續向容如定貨。工作大忙。添用夥紀。增設機房。容如日坐腳踏車。往來其間。担任拉花工作。親友憐其勞苦。勸其雇用拉花好手。何必自己去苦幹。容如曰。定貨盡是仿外國花樣者。非普通拉花匠所能勝任。我之精神未衰。尙能担任事業復興。頗非容易。事事親裁。方有持久之望。我若貪懶而假手他人。出貨必然遜色。定貨主顧看不入眼。另托他家機房織造。豈不就此失去復興機會。工商界因懶惰而失却大好機會者。所見不鮮。不願去蹈其覆轍也。親友莫不嘆服。而容如竟以耐勞不倦。成小康之家。



賽真象牙發明人

賽真象牙。乃屬人造象牙之一種。按人造象牙。在數十年前。由東洋人首先發

明。置模型中製成烟盒。洋傘柄等。着火燃燒。不能暢銷。以後另有人發明不燃燒之人造象牙。其法附後。惟鄒生花發明之養真象牙。可以任意雕刻物件。現在市上出售之牙章牙牌。都是養真象牙。而鄒君發明此物。却從艱苦備嘗中得來者也。彼原籍河南。畢業於中學。祇因家無恆產。父母相繼去世。在本地謀不到位置。赴杭探訪同學趙某謀事。詎知趙某已往廣東行政機關辦事。以致訪友不遇。流落異鄉。回去川資不足。日往六橋三竺間。希望相遇熟人。告假川資。無如異鄉客地。盡屬素昧生平。夜宿小客棧中。惟有長吁短嘆。打算投錢塘江以自殺。幸經同房間旅客周某悉情形。指點其暫作小本生意。積得川資。即可回轉故鄉。并出大洋兩元助其作資本。於是生花日以販賣甘蔗山芋。覓微利以暫維生活。一日於上天竺路上。遇見表叔尤君亮挈眷進香。生花告以經過。懇君亮挈之歸里。而君亮行將赴滬經商。不便挈之同行。助以二十元川

資促其歸里。生花感謝回寓。仔細思量。我因居家不能生活。不得已到此訪友。現在有此贈款。與其作川資返里。不如作資本發明一種日用品。生活問題可賴此解決矣。原來在中學修業時。對於理化科頗有心得。此時憶及從前曾將山芋製造假象牙。成績頗佳。今有贈銀。足敷試辦矣。次日購置原料。即於客棧中製造。其法將生山芋（即馬鈴薯）削淨外皮。約五十分。浸於淡硫酸內。（淡硫酸製法。以硫酸八分。漸漸倒入百分之清水內。須用竹箸隨倒隨攪。使其融和。因硫酸遇水。頓發大熱。若一次倒入。盛水器必致爆裂。）約經六十小時。取出。納入布袋中榨乾。再加強力。使成堅韌之固體。俟其十分乾燥。即成假象牙。（上面所定之分量。是與淡硫酸配合之約數。若用一百分淨山芋。當用硫酸十六分。徐徐倒入二百分清水中攪和。分作兩器浸六十小時。）此種假象牙。可以任意雕刻。生花即用快刀製成烟斗圖章及玩具等。携至六橋三竺間出。

售。每日最少有五六元收入。就此生活寬裕。并請同房間旅客周某相助。旋於城內賃屋設肆。發行賽真象牙雕刻物件。如雀牌、洋傘柄、扇骨、香烟嘴等。銷路大暢。營業日漸發達。於是添用夥紀。擴大範圍。并設分店於上海城內。竟以此而白手成家。

〔附〕人造象牙製法。難於前法十倍。製法分三步。原料爲棉紗、硫酸、硝酸、第一步製法。用棉紗三十分（棉絮、棉布、他種植物纖維亦可用。耗費硫酸、硝酸、二酸更多。以棉紗最爲合用。）放新鍋內。和以炭酸、碱一分。用新棉緊壓。加適宜清水。加水煮沸二十分鐘。鍋水成淡棕色。是卽棉紗上脫下之松香質。卽將棉紗取起。用清水漂白。不可用漂白粉。拷打軟熱。晒乾候用。第二步製法。純硫酸（一名磺強水）三磅。純硝酸（一名硝強水）一磅。徐徐和入玻璃缸內（木器、瓦器不可用）。須用竹箸隨倒隨攪。次將預備之棉紗約三兩分作數十絞。一

併加入。上用玻璃棒壓住。并用玻璃蓋密。過一小時。取起壓乾。第三步製法。再用純硫酸三成。純硝酸三成。加入用過之強水內。如前法。將棉紗浸入二十四小時。取起壓乾。用清水漂淨酸性。乾燥即成火棉。以後手續容易。用火酒、樟腦等分。將火棉浸入。略加微熱。自能漸漸溶化。製假象牙、假蜜蠟、假琥珀、影戲片、軟片等。火酒宜少用。以能壓扁火棉爲度。如製洋囡囡。內實石膏之洋傘柄。吹汽球、鏡背等。火酒宜多用。使成稀薄。如米湯之原料。顏色隨意加入。用模型製成各種物件。銷路甚廣。倒入模型以滿爲度。餘多除去。乾後倒出。即成。如欲製輕汽球。須用硫酸溶化白鉛。所生之汽。即是輕汽。納入球內。用線紮緊球口。自能騰空。以上各物。現社會銷路甚廣。

造糖廠主邱富海

糖有黃白冰三種區別。中國出品精良。遠勝於外國糖十倍。而一班資本家爲

貪製造便利。都喜製造洋糖。原料都是舶來品。以致洋糖充塞於市。國貨糖反不多見。皆由於國人不知提倡國貨所致。閱過此段實事筆記。當知製國貨糖爲巨大之生利事業。如邱富海者。原籍福建。系出貧家。既無恆產。又無職業。在故鄉飢寒交迫。不能生活。遂於清光緒中年。赴南洋三寶壠謀生活。初入某工廠工作。勤慎爲全廠冠。遂由普通工人由漸陞至管工。而自奉益儉。所得薪工除剃頭洗澡外。絕無他用。積成整數。存入錢莊生息。旋經同事作伐。贅入郁姓家爲婿。郁氏有田三十畝。栽種甘蔗。刈割後。躉售諸糖廠中。富海自入贅後。担任田事工作。不得不將工頭辭歇。其時已有數千餘元私蓄。遂陸續將廉價田地收買。共得百畝。咸栽以甘蔗。繼思刈割出售。由糖廠中定價。出息有限。且受廠方之抑制。心不甘服。毅然決定設廠造糖。就在宅後空地建築廠屋。延聘有經驗之技師。購機雇工。先就自己田內之甘蔗製造。今將赤糖白糖冰糖之製

法分述如下。以備有志造糖者參攷。

赤糖製法。將冬季（十月十一月間）收割之甘蔗。最好隨割隨製。則糖汁充足。經過兩旬。汁乾不堪用矣。製時用刀將根葉削去。截其莖成二寸長。置搗蔗器內。略加搗碎。盛於麻布袋中。放壓榨床上。下承盛汁桶。用力榨出液汁。以乾爲度。將液入熬汁鍋中。加文火煎。至糖液粘稠時。煤烟須隔離。用銅勺盛取泥黑色之糖液。置有穴之瀘液盆中。下盛以瓮。使良汁沈澱。由穴流入瓮內。卽是精良之黃糖。瓮上須加蓋。與外氣隔絕。至於赤沙糖製法。糖汁入鍋加石灰少許。加熱略煮。移置澄清桶內。一桶汁加石灰二碗。桶與碗之大小。由技師配準。用竹棒攪拌使和。再放鍋中加熱使沸。則不純物上浮。與糖分離。用勺擦淨雜質。再加石灰少許攪拌。移置澄清桶內。使污物沈澱。將上面之純淨糖汁傾入鍋中。加石灰和麻油適宜。加熱煮至汁厚爲度。移置冷釜中使其冷却。最後移置

箱內用棒攪二十分鐘。俟其結晶。即成最純淨之赤沙糖。絕無雜質。黃糖中多含雜質。即因不曾加工提煉。售價故廉於赤沙糖。中國糖以赤沙糖爲最甜。最良。白糖製法。預備素燒瓶若干個。瓶底有穴。將上述已結晶之糖液。納入瓶內。使其蜜液自底穴流出。糖質收縮至七八分滿。即取地上之粘土。裝入瓶內。約厚四五寸。靜置二十日內外。泥下之糖。已有十之二三變白色。更換粘土蓋上面。至糖全變白色。即成白糖。因粘土有吸收糖液中色素性故也。此法手續簡單。故都用之。

冰糖製法。取上述之白糖十斤。清水五斤。一同入鍋溶化。加火煮沸。擦去浮起之雜質。以鴨蛋兩枚。破壳和水入鍋。待至蛋白質凝固。不純物凝聚其上。用勺一併除去。煮熬約一日。汗漸厚。傾在麻布上濾過。次日再用文火煮半日。分裝入瓶。瓶中須置雜亂之短竹片。密封瓶口。置箱內。實以糠使瓶不能搖動。且易

結晶約置一月。全體結成冰糖。必用短竹片入瓶者。使其結成小塊也。倒出時須將竹片揀淨。富海事事親裁。製造認真。出品精良。營業日漸發達。竟以糖業起家成富商。

△薄荷錠製造者

金石如籍隸廣州。幼年喪父。及冠喪母。不事生產。薄薄所遺。吃蝕殆盡。祇餘住宅一所。全部房屋已招房客居住。僅餘一大片空地。及破屋三椽。以作棲身之所。飢寒迫人。便思於空地上栽種蔬菜。以資生活。猶覺担之入市叫賣。體面攸關。還是栽植藥草。躉售於藥行中。較為便捷。於是就廣大空地上遍栽藥草。而以薄荷為最多。無如價值甚微。不敷日用。旋經房客點醒。既有許多薄荷。何不製成薄荷錠。薄荷油出售。成本甚輕。比較售葉之利。可多出五六倍有奇。石如依言。購置蒸溜器。并赴小木作定製薄荷錠小木匣三千只。要知薄荷精液全

在葉上。於葉盛時將其摘下。稍加洗滌。裝入蒸溜器（藥店中提花露之器具）滿以清水。加火蒸。從上口流出之汽水。即是薄荷油。靜置冷卻。其中有一部分無色針狀之結晶。即是從油中析出之薄荷腦。將腦提出粘併。置於小木匣之中心。形如小塔。便是市售之薄荷錠。餘汁仍爲薄荷油。蒸製既竣。將薄荷錠薄荷油攜往藥行中躉數售去。比售葉之價多出五倍。一年分夏秋兩期製造。所得代價足敷一年開支而有餘。嗣後又以廉價收買毗連之荒地五畝。分栽價值較貴之藥草。範圍擴大。培植精明。遂得以此成小康之家。

火柴廠主張有成

張有成。江蘇世家子。畢業於理化專修科。有志發明。從事製造。耗費無數金錢。卒無一成。最後設稻草製棉廠。無如稻草不及棉絮和暖。出品毫無銷路。耗蝕巨資。變產清償。嘗向至友喟嘆曰。西洋人得天獨厚。具有發明天才。中國人何

獨無之。其友慰之曰。西洋人爲發明新事物。耗費百萬家產者。如恆河沙數。偶有成功。非輕容易。父作之。子繼之。至孫始告成功者。往往有之。爾還是就日用要品中。擇一製造。購現成原料。有多少資本。做多少事業。庶少虧耗之虞。有成曰。火柴爲無分貴賤之日用要品。從前曾加研究。原料大都從草木灰中提取。想中國儘可自製。何必要用舶來品。於是我即從事試造。因爲出品不及舶來。發售竟無人收買。現在祇可購原料。就家中作小規模之製造。一俟銷路發達。再圖擴充。其友促其即日從事。有成於是繪就商標。印刷製匣。一面製成數萬火柴木。一面向西藥房中購置鹽酸鉀、硫黃、赤磷、硫化銻、二氯化錳。以及普通膠水等爲原料。製法以赤磷同硫化銻研細。和以膠水塗硬紙上。待乾粘貼匣之兩邊。以供劃火之用。另以鹽酸鉀七十分研細。硫黃二十分。另行研細。切勿混和同研。以防爆裂。加二氯化錳十分。和以膠水攪勻。塗於小木條頭上。待乾

裝匣。此種名爲黑頭安全火柴。全無毒氣。非比用黃磷製成之紅頭火柴。吞入腹中能死人。第一期出品廉價出售。以後有香烟公司定名製造安全火柴。營業日漸發達。嗣後設廠添機。雇工趕製。以應定貨。出品精益求精。得達於成功之域。

坑邊紙製造家陸芝山

陸芝山富陽人。初入牋扇店充學徒。該店旋因虧耗停歇。芝山失業家居。謀事無成。與人合資開設小米鋪。生意清淡。耗蝕資本過半數而停業。由是生計日益窘迫。一日與友吳廷揚談及坑邊紙又名草紙。爲富陽出產品。一班農民恃作冬季之收入。是以稻草切斷碾細。納入麻袋。懸挂河中。以木搗爛。然後入槽製造。閱時須月餘。手續麻煩異常。芝山曰。我久思製造。祇因手續太繁而未果。不知有無新法否。廷揚卽以實驗新法詳述一遍。并告之曰。我被商業所羈。無

暇製造。爾好自爲之。言下告別。芝山卽日如法泡製。取稻草一百斤。除去稻梢七寸。用鋤刀斷爲數段。每段約四五寸。用清水一大鍋。（鍋之大小以能容百斤稻草爲度。可以浴鍋代用。如不能容百斤。減半五十斤亦可。惟配料亦須減半。）炭酸鈣四個。先入水中溶化攪和。將稻草加入。蓋密加火煮數沸。啓蓋用剗刀上下翻動。再煮數沸。再翻一次。務使全鍋稻草盡行受水。約煮四小時。稻草全體皆爛。用銅勺撈起。置大竹籬內。就河水中淘洗。愈淘愈爛。蓋稻草已被炭酸鈣煮透。一經冷水。更易細碎。淘至草絨變白色。用清水半缸。滴入硫酸（卽是硫強水）千分之一。將淘淨之草料加入。用棒充分攪拌。露浸二十分鐘。移入大竹籬。再入河水中淘洗。取起。草料已成白色之糊狀。加溶化之牛膠適宜。攪和入槽。流出之紙質甚細膩。遠勝於農人出品數倍。爲競爭營業計。定價克己。一班草紙客人。紛來批購。間有付定洋。預定若干者。蓋草紙售價分上中

下三等芝山之出品以下等價格批出。客人可以上等價格轉售於各紙店。各南貨店作包裹紙用。營業自然日漸發達。積得盈餘。設廠雇工。擴大範圍。并用推銷員赴江浙各縣接洽推銷。而稻草每屆冬季。市價較廉。出資收買。架柴堆於工廠中空地上。以供全年造紙之用。嗣後分包裹紙坑邊紙兩種製造。包裹紙質地細膩。手續稍繁。定價稍貴。坑邊紙質地粗。手續簡。定價較廉。營業總數年增一年。至今已成富商矣。

五金店主季坤生

季坤生原籍鎮江。其父向在常熟錢業界服務。托人將坤生薦入某大綢舖充學徒。工作勤慎。頗得經理信用。學習期滿。派充門市部夥紀。經過五六年。相熟之主顧漸多。都向其手中賒貨。賬款例由經手人負責。分三節收取。殷實主顧無問題。間有頑劣主顧。或則祇還半數。或竟分文不償。屆年節避不見面。該綢

舖旋因營業不振。整理賬款。着經手人一律收清。如有短少。由經手人賠償。坤生名下連年積欠二千餘元。欠戶或已死亡。或則遠處他省。無從收取。綢舖經理。將其停歇。限三個月歸清賬款。坤生無從索取。托人荐至蘇州某綢莊服務。不料被常熟綢莊經理查悉。一面飛函蘇州某綢莊警告勿用坤生。一面向縣司法起訴追償。坤生受此重大刺激。愈增其營業之經驗。其母出私蓄四千元。給之清償賬款。餘多作自立營業之資本。坤生謹遵母教。與至友合資開設五金店於常邑市區。出售五金雜貨及化粧品、絨衫汗衫等一切洋貨。定價公道。劃一不二。童叟無欺。包退包換。貨色盡是精良上品。主顧如嫌價值太貴。祇須不損壞。不弄污。儘可退還原價。由是信用昭著。常界各市鄉。及太倉無錫等繁盛市鎮之店舖。紛來批發。坤生鑒於自己放賬賠償之經過。初擬一律拒絕登賬。旋因無賒不成店。凡屬批發主顧。須覓殷實保人。否則先付保證金。方可照

單批貨。門市主顧概不登賬。定章雖嚴格。而定價低廉。同業無出其右。一班批發主顧紛至沓來。營業爲全縣冠。值此百業凋弊之時。獨彼一家。依然歲歲獲利。語云死店活人開。經商能守信實不欺。價廉物美八字。鮮有失敗者也。

25 6 20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20001)

工商各業
 手與家業
致富錦囊
 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八分正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魏必華
 校閱者 虞益卿
 出版者 大通圖書社
 發行人 吳雨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

